

简介

=====
魔法禁书目录 第二十卷 自翻
=====

作者：鎌池和马
插画：灰村清孝
译者：Coca003
EPUB制作：祈者之路

泉川生徒會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翻译者的辛勤劳动
泉川生徒會 <http://www.cnfmp.net/bbs>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内容简介

10月18日，俄罗斯发布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布告。
学园都市与俄罗斯俄罗斯发生了把全世界都卷了进来的大规模激烈冲突。在这个形势之下，在政治的暗处活跃的『神之右席』最后一人——右方之火。
在这样的世界大战的战火漩涡之中，一些人在奔走着。
学园都市的高中生——上条当麻，想要解救因为被右方之火夺取了灵装的影响，而陷入昏睡状态的茵蒂克丝。
最强的超能力者——一方通行，想要帮助因为谜之存在『爱华斯』(Aiwass)的出现，而进入高负荷状态的最终信号。
原·暗部组织『道具』的杂工——滨面仕上，想要治疗因为过度使用能力促进剂『体晶』，而衰弱不堪的泷壶理后。
他们把彼此三人不同的想法团结在一起，急迫地向着俄罗斯赶去！而在那里等着他们的是……
科学与魔法交织之时，故事就此开始——！

=====
魔法禁书目录 第二十卷 自翻
=====

作者：鎌池和马
插画：灰村清孝
译者：Coca003
EPUB制作：祈者之路

泉川生徒會
转载时，请注明以上信息，尊重翻译者的辛勤劳动
泉川生徒會 <http://www.cnfmp.net/bbs>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这一次是为了守护世界和这个世界上居住的全人类的战斗。
今天，世界各地发生了温室效应事件、海平面上升造成的环境破坏、石油以及其他化石燃料的短缺，全部事件的元凶都是学园都市的特异科学技术。如果不阻止他们继续无秩序地滥用科学技术的话，这个星球所居住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全部都会因此灭绝。
为了我们全人类、乃至所有生命体的未来，必须迅速地把学园都市在各地进行中的项目完全冻结才行。而且，为了分析并解决各地的问题，必须要求把元凶的最先进科学技术向我等完全公开。
追求和平的我等的提案，被他们无情地拒绝了。这正是证明了学园都市对世界融合意志的抵触。我等将其判断为因一己私欲，而把这个地球上居住的所有生命体暴露在危机之下的邪恶的存在。
我等会在莫斯科标准时间10月19日上午0时之前，等待学园都市的回答。倘若到该时限为止都没有得到回答的情况下，我等会认定其抱有战意，并开始考虑使用洲际导弹的进攻作战。
另外，我等对于与学园都市之间有着特别友好关系的大不列颠岛以及北爱尔兰，做出同样的判断。如果学园都市坚持成为不仅追求一己私利，而且蔑视其他所有的生命体的存在的话，我等认定其为敌国，为了今后漫长的未来的子孙后代，必须全力与之战斗。

10月18日

俄罗斯联邦大统领

索尔及艾·库拉伊尼科夫

——Shooting_Game

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对于命运的10月19日，长久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华丽事件，也不是背后『神之右席』的穿针引线、仿佛在泥沼中一般模糊不明的图谋，而是一度开始的战争是不会那么简单就终结的。

日本海上空。

在那里有着学园都市的最终防卫线。如果这里被敌国俄罗斯方面的强袭登陆舰或者战略轰炸机突破的话，小小的岛国就会化为火之海和血之海。

这样的事情，谁都知道。

即使学园都市掌握着二、三十年后的先进科学技术，说到底，把大人和小孩加在一起，也只有二三十万的程度，不过是一个都市而已。相比之下，大国俄罗斯是与美利坚、中国并列的世界三大军事势力之一。学园都市虽然在技术力上略胜一筹，但是硬要比数量的话，大概一瞬间就会被淹没吧。

但是。

10月30日的现在。

本应居于压倒性优势的俄罗斯空军女飞行员，艾卡莉艾莉亚·A·普伦斯卡亚，她握着操纵杆的手掌内侧，能够感觉到浸透着的汗水，然而这并不是兴奋，明显是冷汗。

前掠翼机的设计（注：水平稳定面配置在主翼前面的飞机，前掠翼机不容易稳定但操控性较好，多用于战斗机）使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至，格斗战的话就连美利坚制的隐形战机都能轻松对付的最新机种，而且身边有同机型的战机数十架相伴，艾卡莉艾莉亚对来到这个空域的事开始认真地后悔起来。

战争这种东西，被说成是军部上层和政治家的便利工具。

对现场的士兵来说，并不只是向哪里砍去那么简单。

有时必要抱有即使是不期望的对手也要将其击落的觉悟。

特别是这次突然爆发的战争，不管有着什么样的理由，首先着手去做了，接着后面的事情自然会继续下去。

但是，现在不是在说这个问题。

艾卡莉艾莉亚纯粹是因为自己可能会死，而对现在的战况后悔着。

「该怎么做才好啊？」

相同战机里的同僚通过无线电的声音传了过来。没有使用军用的短小暗号，仿佛是胆怯的小孩子一样的声音不断传了过来。

「我们的敌人真的是战斗机吗！？不管怎么说，这也大得过头了吧！！」

敌人的名字是HsF-00，学园都市制的超音速战斗机。应用了原本超音速轰炸机HsF-02的骨架的成果，全长近80米的巨大机体，以时速七千公里的猛烈的速度在日本海的上空席卷而过。

但是。

本来，战斗机的全长是十五至二十米程度的尺寸，时速两千五百公里左右。学园都市的兵器，无论是大小还是速度都是异常的。重的物体快速移动的话，其本身会带着大量的惯性之力。如此大的巨体如果要像小型战斗机那样敏捷地飞行的话，光是这样就会让机体四分五裂了。即使不会裂开，巨大的压力也会把飞行员的内脏压扁。

「（自然科学吗？）」

艾卡莉艾莉亚不吉利地嘀咕着。

和学园都市的兵器的初次遭遇，与其说是科学的力量，更像是突然横穿进了不可思议的黑暗之中。

「开什么玩笑。什么科学的力量啊，做的方式已经深入到超自然领域了啊！！」

这就已经是日本海全域配备的全部HsF-00了。

时速七千公里的压倒性的速度，以及搭载的具备压倒性射程的武器，仅仅一机的制空范围就扩大到了极限。

以这架HsF-00为中心，周围交错飞行着无数的小型机。（尽管这样，与HsF-00相比，它们与艾卡莉艾莉亚所搭乘的苏霍伊（译注：苏联军用飞机制造商，主要产品是SU系列）机型是同样大小的）。学园都市对俄罗斯空军是压倒性的。小型机的强化玻璃制的防风罩里完全漆黑一片，无法确认里面是否有人。

「知道吗？学园都市里好像不存在军队。现在我们面对的都是称为警备员的类似于警察一样的组织。」

「还要说些什么不具备进攻的力量的话啊？那个哪里是防卫兵器啊！！光是偷偷做出这种连补给都不用就能从地球的背面飞过来的航空器，就已经很明显是为了进攻而开发的啦！！」

「那些家伙对宣战布告中正式声明听了吗？说是我们没有无端互相残杀的必要，还说为了阻止战争这样的悲剧，持有必要力量的人什么都不做仅仅观望才是正确的，甚至说，因此我们一点点杀戮的想法都没有！！」

不认为这就是敌人的全部战力。

而且，为了防卫的兵器，改变目的当作侵略用的话是完全可行的。

艾卡莉艾莉亚的精神上放弃的瞬间，好像感觉到了俄罗斯的道路化为火海根据不明的念头。

对着无法理解的现象燃起了怒火的艾卡莉艾莉亚的前方，HsF-00的巨体正在靠近。

真正的交战开始了。

本来的话，以三倍以上速度差的机体为对手，艾卡莉艾莉亚他们根本就追不上，不要说到达对手背后的死角了，就连在可攻击范围内捕捉到敌机都是不可能的。毕竟，对手的最大时速超过七千公里，只要少许认真一点，很轻松就能拉开一百米以上的距离并重新摆好架势。

（……他们用的肯定不是普通燃料）

自我意识到纯粹地在实力上就已经输了，但是作为专业的军人的艾卡莉艾莉亚带着殊死的决心寻找活路。

（也就是说，莫大的速度所换取的应该是极短的续航时间。拖入持久战的话，说不定会有取胜的机会。）

然而，此时敌方无视暗号的通信传了过来。

<想来马拉松比赛的话早点放弃吧，我们装备了把机体装甲表面的摩擦热能源再利用的结构。也就是说，速度越快的话效率也就越高，最大能减少90%的损耗吧。> 「！？」

<即使是小型机的话，可不要觉得用这样的方法说不定能对付得了啊，……喂喂，本来我们的兵器就是为了迎击而专门开发出来的东西。续航时间的对策怎么可能不考虑啊。> 正说着的同时，艾卡莉艾莉亚的视野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小型机的导弹连点火都没有就与机体分离了，之后导弹被同型的小型机追上并用机翼的连接处捕捉到了……就这样完成了补给。

其他的话，装载着机枪弹药的金属制盒子也在空中进行传接，如同玩杂技一般，在飞行速度中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简直像抛接球的杂耍一样。

特别的空中加油机都准备了，根本没有返回基地的必要。

他们把从基地到战场的空中补给网络都构建好了，通常不可能的续航时间和距离都实现了。

（呜……！！这样的话，连补给线都无法切断了！！）

重新握好操纵杆的艾卡莉艾莉亚，完全想不到能够逆转形势的具体策略。

小型机如果是无人的话，肯定是做出各种敏捷的动作，无论如何全长80米的HsF-00的动作实在是太异常了。

现有的战斗机中，也存在着用不规则的动作迷惑敌人的方法。精神水平S级的飞行员，另外加上俄罗斯人的普加切夫特技（译注：Pugachev's Cobra，指一种飞行中的超常规机动动作，很诡异，有兴趣可以WIKI下），确实是一种能够把背后被敌人掌握的不利状况一瞬逆转的策略……但实际上，战场中的飞行员都不喜欢这种特殊的动作。

机体强烈的摆动和回转，进行特殊的不规则动作的话，就会因为强大的惯性G力折磨飞行员的身体，在飞行中本身就已经脑中血液不足导致判断力下降了，机头再任意摆动，使视野大幅动摇的话……结果，即使用新奇的方法到达敌人的背后，也会变成在实施具体的反击之前，敌机就已经逃走了的愚蠢后果。

可是。

HsF-00的机首却不朝着前方，机体以90度横向的状态向前移动，仿佛陀螺一般地进行高速回转。对它的运动方式不得不抱有疑问，违反了飞行器应该保持着飞行器的形态这个最最基本的大前提。不仅机体没有四分五裂，而且其中的飞行员也好好地活着，简直是不可思议。

即使如此，对方的攻击仍然很准确。

发出的导弹比起己方的导弹，以数倍尖锐的曲度不断追逐着目标，机枪的子弹一直线地扫过来撕碎了飞机主翼。最后连激光一样的武器都用上了，在这些根本不知道怎么回避才好的攻击中，同伴们被一架接一架击落了。

更有甚者……

<啊，啊~~听得到吗？这里是学园都市防卫部队所属的龟山琉太。姑且算是一个警备员吧，无聊的学校老师这种谁干得下去啊。本职是军人的我，对于玩摇滚的事情实在没有感到内疚的必要啊。对我来说啊，不如说我一直就志愿当防空部队的飞行员，因为学园都市里职位的问题，才不得不为了必要的头衔去利用一下教师执照而已嘛。> 从敌人那里传来的悠闲的通讯。

<停止自我介绍，给我进入正题啊。导弹的引爆距离设定太长了没事吗？姑且，本来是故意把降落伞做成能让所有人都脱离的理念啊。> 「！！你们这些家伙，看不起我们吗！！」

忘记了己方的无线电密码已经被轻松解析了，脱口而出的艾卡莉艾莉亚情绪激动着。但是，无线电对面的男人奇怪地停顿了一会以后。

<可恶啊，原来是女飞行员啊。确实听说过传闻，娇小身材的话，受到的惯性力也比较小，被当作宝贝一般……这下麻烦了，越来越下不了杀手了。> 反过来说，对那家伙的来说，一直以来所做的事就好像宣布一件事一样。

一幅蹙眉弱小的场景。

应用着真相不明的科学技术，把无法理解的人侮辱为原始人，这种姿态其本身，比起表面上看起来很绅士的态度，实际上有着数倍的激怒效果。

然而，如此的煎肠煮肺，还是弥补不了战力的差距。

就仿佛莱特兄弟的活塞式飞机和最新锐的喷气式战斗机相互追逐一样，艾卡莉艾莉亚的机体根本就到达不了学园都市的HsF-00那里。

「那个混帐巨型苍蝇！快点因为惯性G力崩溃掉算了！！为什么做那种机动飞行员还不自灭啊！？」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也就是说，人类的身体是不能承受一定速度以上的战斗的。那就简单了，把肉身的强度提高的话，不就能搭乘如此巨大速度的东西了吗。> 「……？」

<把身体在负七十度的条件下冻结，用生命维持仪器来代理各种内脏机能，仅仅保留大脑的判断能力的运转，就是这样的结构。把演算一部分交给了机械处理，再加上从头皮读取微弱的电流，就是以此来操纵的……怎么样，这样的身体就硬朗了吧，本来的惯性界限也超过了。哎呀~以医学相关人员的角度来说，把身体冻结，仅仅维持思考能力的「半冻结技术」，多少是有种很想拿来用用的感觉呢。> 咕噜、咚。

艾卡莉艾莉亚的身体不由地震了一下。

仿佛被揭示了彼此之间的「根本上的差距」的一角。

<好了，无聊的解说也结束了，进入正题吧。>

被这样告之后不久，HsF-00的轮廓发生了变化。

啪轰！！

巨大的主翼的上部，数量大概在十个左右的東西分离出来，就好象小鸟一样向后方飞去。好像用细小的电线之类的东西连接着，各自独立的类似竞技风筝（译注：Sports Kite，与传统风筝不同）一样的东西飞着。

<从多方向同时贯穿敌人的激光单元>

机体在旋转着，周身飞舞类似钉头锤一样的兵器，名叫龟山的飞行员开口说到。

很明显带着悠闲和轻蔑的口气。

<在光速下是逃不掉的喔，我会温柔地击落你的，做好准备哦，小妹妹。>

10月30日。不管电子温度计上显示的是多少，总之冷得发抖。

车内的暖气设备基本上就一直是坏的。

在白雪覆盖的大地上，一辆破破烂烂的小汽车在行驶着，滨面仕上握着方向盘的手在发冷。不管开到那里，什么都看不到，只能看到广阔的平坦大地。就连马马虎虎的柏油道路，都大半被雪埋着几乎看不见。即使偏离了道路，大概也不会发觉，周围的景色就是如此地贫乏。

这是日本见不到的光景。

北海道附近也有相当广阔的土地，但是大概也没有如此的规模。

简直像是白色的沙漠一样。

这里是俄罗斯的西部。

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国境附近。

他们为了从学园都市的掌握里逃出来，利用超音速客机的无人操纵机能，终于跑到了俄罗斯。因为状况不允许做好十足的准备，逃逸资金基本上都用光了。

（……虽然是偷来的也不好抱怨什么，可恶。空调上的问题就不多说了，根本上的衣服好像就带错了。这里对防寒装备的要求跟日本的等级差太远了……）

小汽车的涂装已经剥落了，茶色的锈迹都看得出来。一边握着方向盘，滨面向旁边的助手座上瞟了一眼。

在那里坐着的是，穿着粉色运动衫的娇小女孩。

泷壶理后。

因为一种叫做『体晶』的药物产生的副作用，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少女。现在只能疲软地靠在座位上，如同感冒时发高烧那样，难受地流着汗。虽然很想马上带她去看医生，但是滨面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体晶』是学园都市的顶级机密，就算让「外面」的医生诊治泷壶，也不可能找到治疗的方法。

他们逃走了。

从唯一能够救助泷壶的学园都市那里，逃走了。

（……就算只有我们自己，也应该去和学园都市战斗的吧。毕竟，如果完全灭掉的话，能够治疗泷壶的技术也就丢失了。无论怎样，要救泷壶的话只有回学园都市了，除了仰赖那里的最先进技术别无他法）

但是，现在这样就算举起两手回到学园都市，也由不得滨面和泷壶选择，被杀的可能性不低。因此，为了确保人身安全，必须要仔细制定策略。

（……所以，我们的战斗是这样的。在逃到俄罗斯的这段时间里，找到「那个」，把它作为「交涉」的材料。尽可能拿到有利的条件，想办法让泷壶接受治疗，就只剩下这个办法了。

「滨面，怎么了？」

「没什么啦。」

滨面微笑着回答。

「……不管在这里要做什么，钱都是必不可少的。从学园都市逃出来的时候，钱包里的基本上都没塞多少。而且不是俄罗斯的钞票也一时没法用。所以就有很有必要去「筹备」一下了。」

虽然还有把现在开着的偷来的车卖掉这一手，但是滨面觉得这不是上策。能够倒卖失窃车的灰色商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够找到的。如果是学园都市内部还好，但俄罗斯的情况完全不了解。

而且，不会说俄语。在学园都市和俄罗斯的大规模战争期间，看见说日语的东洋人的话，那可能就要出大问题了。

「还是，只好去偷了，去当强盗了。」

「那个……」

泷壶有些犹豫地开口了。

可是，只有这个办法了。

仿佛响应了滨面他们的想法一样，前方出现了一个很小的商店，和加油站并排建在一起。大概是为了远途驾驶的客人，卖点罐头之类的储备食品吧。

「在这里等着。」

把车停在略远的地方以后，滨面对着泷壶说到。

「我稍许去筹点钱。」

……虽然是这样说的，实际上滨面相当地烦恼。

首先，这里不是日本，对枪的使用是不同。他手边虽然有一把很小的手枪，对方大概也有自卫用的手枪……运气不好的话还可能还是来复枪。

再加上。

（……现在是战争中）

听过泷壶翻译的俄语车载广播的滨面，现在正在脑中浮想着基本没有现实味道的单词。

（对俄罗斯人来说，我们可是敌人中的敌人啊。万一在学园都市里做的事情败露的话，光是这一点大概就会被毫不奇怪地塞进麻袋里围殴了吧。

战争。

根本不要说能从哪里听到消息了，简直就是从天而降。遥远的国度，或者说是只会在电视新闻中才会出现的战火，现在正在世界各地燃起。让人没有实感的是，不知道是学园都市被迫逼得无法从容应对了，还是说现在放任滨面他们在这个枪弹和炮弹乱飞的战场上暂时懒得管了。学园都市正帮助在俄罗斯境内的协力机关的撤离，以及为了防卫设施开始布置部队……虽然从车内的广播新闻听说是这样，但是危机感还是消除不掉。

从现在开始，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哪里的谁赢了也好输了也好，掌握世界的权利被谁获得了，说实话，对滨面来说哪边都好。只不过，尽早把这个傻

瓜战争结束掉，保护好自己和守护自己的人。以后的事情怎样都好。

……虽然滨面这样那样考虑着，实际上最担心不是那里，也许会因为过多考虑战力的问题而不小心错过了「那个」。

当前最大的忧虑。

那就是，不得不去袭击有店员看管的商店。……虽然是非常个人的想法，这和偷自行车和ATM完全不一样。想着万一变成「无法使用手枪的情况」之类的东西，无论如何肚子里都好像压了一块重物一样。

滨面已经把口袋里的小手枪的安全装置确认了好几遍了。

（……绝对……绝对，不要把店员弄伤！！只要打收款机就足够了，拿着枪冲进去就行了，威吓的时候要把枪口向上抬！！）

必要的事项都在脑中反复确认，最后含糊地轻声祈祷了一下。滨面在即将进入店子之前把大衣的帽子深深地罩在头上，戴上偷来的车里找到的手套。

打开商店的门，同时拔出了手枪。

（绝对！不要伤了店员！！）

于是，滨面看见了。

被银色胶带绑着手脚，嘴里塞着东西呜呜哼着的女店员。

以及把她按在地上，头上用匕首抵着的看起来很专业的蒙面男。

身高两米的高个男人，还不只一个，是三个人。他们看见了打开了小小店门的滨面，用俄语说了些什么。

「谁啊你这家伙？」

语言不通的滨面，只是用特地准备好的日语吼了回去。

「是强盗，两手举起来！」

砰砰砰！！连续不断的枪声在泷壶耳边响起。

坐在偷来的车的助手席上的泷壶抬起头，看见了正从店子里出来向这里走来的滨面仕上。看起来是做完强盗了吧，他两手抱着很多大号的米色纸袋。大概是里面塞很多的食物吧，一根法式长面包都从袋口飞了出来，别的袋里还能看见毛线的围巾和团成一团衣服一类的东西的边缘。对着打开门坐进驾驶席的滨面，泷壶问到。

「滨面，成功了吗？」

「被店员感谢得一塌糊涂，于是送了一大堆的东西！！连汽车的燃料都有了！！」

「？」

载着歪着头思考的泷壶，偷来的小汽车再次出发了。

一方通行潜入了货运列车里。

联邦贯通铁路。

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世界上最长线路，本来的从起始站到终点站要花两周以上时间才能走完。不过现在好像是例外，由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战的关系，大量的军用物资都需要搬运。因为这个原因，通常的时刻表被完全无视了。连安全规定也被无视了，所有列车都高速运行。

多亏如此，使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了，大概也让研究所里的那些试验机器都能拿出来用了。一方通行所乘坐的货运列车的时速超过五百公里……能够匹敌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先头的车上载着不知道是战斗机还是航天飞机的头部一样的东西。

列车的墙壁采用了最新式的像竞技泳衣一样的哗啦哗啦的材料。（译注：原文ザラザラ，原本指粗糙，但这哪像泳衣，理解不能……）

（战争吗……无聊死了）

一时，逃跑的一方通行有点怀疑这也是学园都市为了追捕最终信号所采取谋略的一环，不过即使是这样也过虑了吧。直到最近都一直在城市暗部活动的关系，一方通行是知道的，到现在为止大张旗鼓的行动都不像是学园都市的作为。不如说，学园都市应该更喜欢在尽可能做到的范围里不把问题显露出来。

在法国的阿维尼翁（译注：法国南部城市Avignon，事件参见14卷）的时候倒是大打出手了，那个很可能是因为想得到「某个」的关系吧。虽然具体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还不知道。

但是。

（……先不管那个混帐学园都市在策划什么东西，里面一定隐藏着什么。）

学园都市的影响力很大。按照他们通常的做法，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之前就应该会出手的才对。尽管如此，却爆发了大到要颠覆科学支配的世界的战争。所以，认为他们应该在谋划些什么的想法就一点都不奇怪。

于是，学园都市就接受了找上门来的干架，虽然接受了，说不定是想乘机获得些什么吧。

这方面的事情，一方通行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那些事。

（……可恶）

他的旁边还能看到一个10岁左右的少女。

最终信号。

使用第三位的超能力者的体细胞制作出来的克隆人少女。她被利用来使叫做爱华斯的怪物在这个世界的现身，大脑中被加载了巨大的负荷。因为这个，连自己行走都做不到。现在也只能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

现在的最终信号在无袖上衣的外面穿着男式衬衫的，上面再加盖了厚厚的毯子，是在货运列车里找到的东西。一方通行也同样找到了白色基调的保暖服穿在身上。

「……这里是哪里？御坂御坂左右打量着。」

「列车上」

「黄泉串和芳川呢？御坂御坂试着提出问题。」

「现在不在这里，不过很快会见到的，我保证。」

「这样啊……」

最终信号的声音稍许停顿了一会。

「大家在一起的话，就可以请黄泉川来做炖汉堡包了（罐子：@*#% 炖？！），御坂御坂无精打采。」

「……」

「不过，太好了，御坂御坂发着呆说到。终于，过了很久以后，又看见你的脸了，御坂御坂试着伸出手。」虽然这样说着，她小小的手还是没有动。只有手指在微微地颤动。不知道是否察觉到了，最终信号继续说到。「以后有机会，大家再坐到一起吃饭吧，御坂御坂做出提议。黄泉川的炖汉堡包很好吃的噢，御坂御坂得意的说。」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一阵阵的刺痛，一方通行咬紧了牙齿。

（……这个小鬼到底在做了什么。凭什么变成这样连自己的手指都动不起来的状况啊。凭什么，让这个小鬼受这种苦。」

咯啦咯啦，下颚上的力量加强了，发出了异样的声音。

那个地方保证不了她的自由和安全。

一方通行对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模模糊糊的命运之类的东西，感到异常的愤怒。自己明白并不是憎恨哪里的哪个家伙，但即使如此，怒火还是无法抑制。

一方通行用力握紧现代设计风格的拐杖把手，仿佛要把它捏碎一样。

现在，这个地球上爆发了世界规模的战争。

不同国家的不同的人们，大概都在为着各自的理由而战斗。

但是。

为她而战的人一个都没有。

明明世界上的人都做好了为了战争拼上性命的觉悟，对于什么坏事也没做的最终信号，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她。

「……开什么玩笑……」

一方通行嘀咕着。

他一直和这些不讲理的事情战斗到现在，不管哪里的谁在谋划着什么「计划」，为了这一个少女毫不犹豫将其毁灭。为了解救她，为了和这个过于残酷的命运抗争，一方通行把自己的立场和傲气全部都舍弃掉，来到了俄罗斯。

去俄罗斯。

过去，爱华斯曾这样说过，一方通行是必须彻底打倒的违反规则的存在。从这里如果能掌握些什么东西的话，或许就能够帮助最终信号了。

但是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根本不知道。

甚至连爱华斯的话是否可信都不清楚。

可是。

（……不去做不行）

一方通行静静地下定了决心。

（……不管怎样，我很清楚如果仅仅是在学园都市里留下来的话，是救不了这个小鬼的。既然如此，就得去找其他方法，和爱华斯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方通行是学园都市第一位的超能力者，最终信号是处于学园都市的计划核心中的特殊个体。或许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说不定会把他们当做有威胁的战略武器或者是重要的军事据点之类的东西。不过，这方面随他们的便好了。虽然被那样的烂城市想成那样有点不爽，不过也没有用心解除误解的必要。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妨碍的东西一律碾碎，只管向前突破就行了。

正在这个时候。

哐铛！！声音从头上响起。

厚重的金属凹陷下去的声音。

大概是货运列车上的集装箱歪掉的声音吧。一方通行抬起头，接着又有两三次类似的声音响起。

不仅仅是这节车厢。

列车行驶中的噪声也完全掩盖不住的异样的声音，从列车各处传了过来，不仅仅是天花板，甚至墙壁和床下。

与次同时，还能听见俄语的叫骂声和复数的枪声。

但很快就变成了悲鸣的声音。

大概有什么东西在高速移动中的货运列车中飞奔着，一方通行推测到。

而且是限定于能够在时速超过五百公里的行驶中的列车上做到这些事的某种东西。

（……追过来了吗？）

「怎么了？御坂御坂试着询问。」

小小的少女问道。

一方通行不紧不慢地看了看床上躺着的最终信号。第一位的超能力者从最终信号的口袋里取出了手帕，叠成了小块，刚刚能盖住少女眼睛部分的大小。

不想让她看见这个鲜血淋漓的世界。

「……什么都没有啦。」

一边这么说着，一方通行把手伸向颈部的电极。

那是成为学园都市最强怪物的力量开关。

「不要又在那么大的风里打架哦，御坂御坂试着问到。」

「……啊，我答应你。」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脱口而出的谎言。

如果是平常最终信号的话，可以强制切断御坂网络，剥夺一方通行的全部力量。虽然如此，却没有这么做。现在的她，大概就连这种程度的行动都做不到了吧。

一方通行向下稍许看了一会最终信号被盖住眼睛的脸。

很快，他安静地站了起来。

一切可能威胁到小小的少女生命的东西，都要杀得片甲不留。

咚哐！！

一方通行纤弱的身体撞破了天花板，直接飞到了列车的顶部。

像树脂一样的裂缝中出现的一方通行，看见了异常猛烈的大风中在货运列车上奔跑着的袭击者们在略微靠后的下方。

是白色的驱动铠。

同一种装备强化后的小队，大概有10个。

相对于苗条得另人惊讶的上半身，两腿却极度地胖。大概是仅仅追求移动速度的特殊型号。高速移动是基本的，在这个状况下还正确地保持平衡，大概是把缓和冲击的必要装置全部装备上了吧。

驱动铠一般是广泛用于工程和灾难救援等方面。现在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把阿维尼翁进攻作战时的军用机种也投入到俄罗斯了。只不过，现在出现在这里的机种明显不一样，为了发挥出极限的性能，有种完全无视开发费用和整備费用的感觉。看起来给袭击者们发出指令的上层部门，非常希望作战成功的样子。

被大量的枪口围着的一方通行，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

眼睛泛出赤红色的光把周围看了一圈，一方通行低声自语道。

「……垃圾废物，别惹老子发火。」

俄罗斯士兵们在恐惧中颤抖着。

他们并没有为了能在最前线作战而接受严酷的训练，只是为了把战争必需的物资准确送达的补给部队而已。即使如此，多少也算是军人。通常情况下，不会软弱到被枪指着就投降的程度。

但是，他们眼前的东西不是同一个次元的。

突然朝着货运列车飞奔而来的恐怖的白色机械部队。

甚至。

把那些东西一击粉碎的身份不明的白色红眼怪物。

把天花板掀掉，把墙壁吹飞，风往裂口里猛烈地灌着，不知道把多少个机械士兵一脚踢了出去。仅用人类的手脚，厚达五厘米的钢铁制集装箱车厢就像纸一样撕裂了。实在不像是什么正常的招数。「日本的学园都市在开发关于超能力的科学」，这样的情报多少知道一点，但实际目睹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切，这种程度还死不掉啊。」

从旁边偷看着时，怪物嘴里漏出了这样的话。从时速超过五百公里的列车上把人踢了下去，说出的话竟然是这个。

已经不是哪边是怪物的问题了，哪边都不正常。

怪物看了看周围。

紧接着，从货运列车的车厢和车厢之间的隐蔽处，巨大的机械部队直接突破了隔墙冲了出来，正对着那那怪物的侧面。但是白色怪物完全不动声色，只用一只手轻轻一挥，就把难以置信重量的机械部队，变成了四散纷飞的装甲残骸。

机械部队所拿的东西，掉在了怪物的脚边。

很可能是抢夺来的某样东西吧。

那是硬铝制的手提箱。把手的地方还能看见破碎的手铐残骸。原本是和俄罗斯士兵的手腕连在一起的东西，那个机械部队只用指尖就把锁的部分捏碎了。

怪物向着手提箱走去，俄罗斯士兵没有阻止他。

大概意识到如果让他转向这边的话就死定了。

简直像是在狭窄的笼子里，把各种肉食类野兽一起放了进去一样。

手提箱是上了锁的，那个怪物就像开自己的钱包一样轻松地把它打开了，应该是有上锁的，但是那个怪物的力量把锁整个结构直接粉碎了。

「……这啥东西啊？」

怪物嘀咕着。俄罗斯士兵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接着，手提箱里出现了数十张羊皮纸。上面用古老的墨水记录着不祥的咒文和魔法阵一类的东西。

无聊的骗人的东西。

对于魔法之类的东西，不了解的人大概很多都会抱着模糊的期待或者不安的情绪吧。但是如果照着上面做的话，会得到什么来历不明的恶魔之类的物质吗？举例来说的话，发生杀人事件的时候，「那是恶魔干的」之类的严肃证词出现的话，大家会怎么想呢？

不过……。

军上层部不可能把什么意义都没有的东西用「连上手铐的手提箱」来运送。然后，学园都市还派了机械部队来抢夺着个手提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俄罗斯士兵这样想着。

俄罗斯军上层部是想用佯攻作战把学院都市的注意力引开吗？

还是说，既然学园都市的特殊部队尽全力来抢夺的话，手提箱里的羊皮纸就有着重大的价值。

「……有意思。」

这个怪物低声说道。

怪物脸上浮现出强烈的笑容，如此正是表示了羊皮纸极其特殊吧，俄罗斯士兵这样想到。

「和学园都市最强超能力者本大爷的回收任务同一级别的作战吗。……虽然一丁点的效果也没见着，不过这也许就和那个混帐家伙说的「另一种法则」有什么联系吧。」

3

于是，上条当麻来到了俄罗斯。

虽然只是10月下旬，周围已经被白雪覆盖了。几厘米深的雪并没有使交通完全瘫痪，但一脚踩下去却感觉很明显，融化后的冰冷雪水渗透到靴子里，冷得脚趾无比刺痛。

身上穿着的学生服，平时总觉着不方便，现在看来，意外地发现「提升对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的宣传还真是所言不虚，上条如此感慨到。……当然，这大概是利用了学园都市制造的纤维技术吧，虽说如果有大衣的话就更好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下也就不能奢求了。

战争。

简直是突然间蹦出来的消息。按照英国的女王爱莉莎德的说法，以目前国际形势来看，是「不自然的」爆发方式。罗马正教和俄罗斯成教私下有联络的可能性非常高。多半是右方之火在暗地里引线吧。

「……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和魔法师打过多少次了，基本上也多少知道一点那些家伙们的做法了。」

4

多佛尔海峡。

英国与法国之间，相距大约30公里的海峡。

从古代开始在两国关系恶化的时候就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一片拥有血染的历史的大海。现在这片大海，又将会吸取更多的鲜血和生命。

「〔清教派〕和〔骑士派〕，双方的混成部队部署完成了。」

听到这个声音，神裂火织静静地点了下头。

她们现在所站的地方，并不是陆地，而是在船上。木造的，全长一百米级别的巨大帆船，好像要把大海都掩埋掉一般林立在海面上。全部帆船都用魔法进行了补强，比一般的战舰都硬，同时也持有高速航行的性能。

一副异样的光景。

并不是指如此众多的帆船浮在海面上，而是魔法师之间的战争，又要大大地展开了。

〔时代变了啊。〕

站在神裂旁边的亚涅赛·桑库缇丝说道。

娇小的少女把手掌放在眉毛上面，好像笨拙的敬礼似的姿势一样，向远方眺望着。

〔英国发生的那个政变，〔不列颠万圣之夜事件〕表面上声明一下的话，就被当作尼斯湖水怪啊纳斯卡巨画之类的世界七大不可思议一样的东西了。人类还真是坚强啊，即使用自己的头脑无法理解，随着时间流逝也渐渐地接受了。〕

〔没有人注意到那个的本质是叫做魔法的东西吗。〕

神裂缓缓地舒了一口气。

〔本来的话，日本的学园都市在开发〔不可思议的超能力〕的科学的事，也都是模模糊糊的谣传。由于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法则，而且他们多少也有点习惯奇异的东西了，既然超能力这样的东西实际都已经存在了，自己身边发生什么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神裂总有种如鲠在喉的感觉。为了安定魔法阵营这边的势力，借助了科学阵营的常识。反过来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搞不好会发生更严重的恐慌。对于在不知不觉中牵扯到的〔某个〕，神裂开始稍微警惕起来。

〔无论如何。〕

神裂打算改变话题。

〔如果这里被攻陷的话，以后到伦敦就是一直线了，虽然想尽可能地回避交战，不过法国势力既然攻过来的话，无论如何都得守住这里。〕

〔你应该明白他们大致上百分之百都会来的吧？〕

率领一整支部队的娇小修女，哼着鼻子笑着说。

〔本来的话，在政变发生前，英国与法国就已经处于极度危险的紧张状态中了。〕

……罗马正教的上层部的幕后支持真是麻烦透顶。在这基础上连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爆发了，而且背后果然有罗马正教和俄罗斯成教的影子，这下子法国怎会不从英国侧面发起攻击啊。虽然还不知道法国是算罗马正教的前锋呢，还是单纯打算给两国之间魔法的对立历史划上一个休止符。

就在亚涅赛这么说的時候。

从她的部下阿嘉妲修女那里传来了通信。

〔确认法国从近处发来干扰！！他们来了，警戒！！〕

不久以后，一直多佛尔海峡上翻滚的缓慢波涛，在法国国境附近突然固化了，就好像一瞬间冰面扩展开来一样，海水噤里啪啦地凝结在一起。

〔盐！？〕

〔切，作出适合的立足点的同时，夺取这边船只的机动力的作战啊！！〕

像箭一样奔走的身影。

不是一个两个。

超过一百个、一千个的魔法师，从法国国境那边，在白色固化的海面上笔直地向着神裂她们冲了过来。这样下去要被玩死了，就像上了陆地的杀人鲸被乌鸦群啃食掉一样，防线崩溃了。

船只完全用不上了，神裂她们布置好的战力突然之间就被削去了一半以上。

不过，怎么能就此作罢。

以神裂为首，擅长白刃战的新生天草式十字凄教的魔法师们从船上跳了出来，开始迎击法国方面的魔法师。

这时，神裂的脚下有种违和感。

〔嗯！？〕

慌忙向旁边跳开。

刚才站立的地方，盐之大地上突然裂开了一个口子。如果再迟疑一下的话，大概就掉进海里去了。然后大概就会因为丧失移动力被集中攻击了吧。

（……本来就已经是必须全力对付的对手了，这样一来话……呜！！）

在失去行动力的船上战斗很不利。

但是，下到盐之大地的话，主导权则被对手掌握了。

不管怎么样，都是最糟糕的情况。

说到底，对于真的要发动战争的人来说，怎么可能会给敌人制造有利的状况。

这时。

「这种程度就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你们真的是要守护英国的战力吗！」

充满威压感的女人声音响起。

紧接着，盐之大地的上面，像喷漆一样展开了一层薄膜。这次不是从法国方面展开的，而是从英国这边向法国那里侵蚀过去，一口气就扩展到全部海面。

立足点确保了。

一脚踩实的神裂用剑鞘把包围上来的法国魔法师们，大概二十个以上的人，全部打飞了。

不过，真的仅仅如此吗？

如果已经给出了单纯的提示的话，那只需要追寻线索不放就行了。

但是，相对来说，学园都市在武力对抗方面，也实在是应付得太顺利了吧，简直就是像是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做相应的准备了，开战的同时就对俄罗斯投入了大量的部队和无人兵器，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虽然处于靠近战争中心的位置，但是，只不过是一介高中生的上条，对于背后的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完全无从掌握。

不过，相对于阻止右方之火，暂且打算先终结掉这场战争的话，还是能够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的。然后再阻止右方的计划，这是和上条极其个人的战斗理由紧紧连系在一起的。

还有名叫茵蒂克丝的少女。

拥有十万三千本魔法书的完全记忆特性的茵蒂克丝，除此之外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而已。于是，有人觊觎她所拥有的〔巨大的知识〕。

右方之火，他把能够远程自由地提取茵蒂克丝脑中知识的灵装，从英国抢夺了过去。在他启动灵装的同时，茵蒂克丝的大脑和精神承受了巨大的负荷，使她陷入了意识不明的状态。

为了解救茵蒂克丝，一刻也不能耽搁打倒右方之火，必须把远程控制的灵装破坏掉。

于是，上条来到了右方之火曾经潜入过的地方——俄罗斯。

「……为什么，蕾莎你会在这里啊？」

上条很消沉地嘀咕着。

突然说到蕾莎什么的，大概会有些人莫名其妙吧。所谓蕾莎呢，是英国的结社预备军「新生之光」的一名女成员。也就是第二王女琪雅丽莎使用卡提那一世发动军事政变的时候，为了发掘和运输那把卡提那一世，在黑暗中活跃着的魔法师们。

皮肤很白，个子不高，年龄大约在十几岁的前半部分吧？长长的黑发的只在前端扎成三束，上衣大概是曲棍球服，最起眼的应该就是屁股旁边伸出来的〔尾巴〕。扁平的锁链穿在透明的管子里，前端还接着一个箭簇一样的东西，给人一种哪里来的小恶魔似的印象。

军事政变结束后也应该把互相的芥蒂都解开了，虽说如此，蕾莎却突然什么先兆都没有就出现在俄罗斯。

相对于表示理所当然的疑问的上条，蕾莎则把自傲的〔尾巴〕咻咻地左右摆动着。

「嗯——？不是接受英国王室的什么命令哦，也不是因为和右方之火有什么仇，更不是要加入成为上条势力的一员，没有那样的意图啦。」

用非常敷衍的口气回答着。

「只不过嘛，如果你死在这里的话，对于英国整体利益来说是不好的，这样的话对我们支援的一方来说不是很好吗……我们这样说不要紧吗，不会被贝洛蒲那家伙猛地抓住弱点吗……」

蕾莎在回答的途中就进入自言自语模式了。……虽然在第一次碰见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感觉了，上条推测着，难道说这孩子是超自我中心的思考回路？

完全不顾上条的感想，蕾莎幼小的脸上浮现出了坏笑。

「嘛，考虑到这方面的利用与被利用的话，再考虑到使用专业的魔法师战力的话，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蕾莎的话，原来很强的吗？我只记得你拿着奇怪的包，在夜里逃回伦敦而已。」

「要不要我打飞你来证明一下？反正，〔必要之恶教会〕的家伙也帮不上你了。那么，稍许重视一点不好吗。本来，单纯使用〔钢之手套〕的贝洛蒲就比较厉害了，连〔智之号角〕都用上的话，怎么都赢不了了了。」

虽然实战时是不会说这些牢骚话的，蕾莎又补充了一句。

「所以！！这次的〔钢之手套〕升级过了！！锵锵，蕾莎特装版！这个顶部可以放出红色激光一样的东西喔，就算不用刃状的〔手指〕，也可以把很远的地方的某个东西一把抓起来甩来甩去喔！」

「……没拜托过你解释那个……」

「还真的不考虑战力的问题啊，难道因为军事政变时的印象华丽过头了……？」

嘟嘟囔囔开始失落的蕾莎，为了吸引注意力开始改变话题。

「那么，你那边安排一个人作俄语通讯的话，事情就方便很多了吧。」

「说起来，为什么蕾莎已经悄悄地把我掌握了俄罗斯的情报当作大前提，就这样偷偷地进行下去了啊……」

军事政变结束不久，爱莉莎德和史提尔虽然作出了去俄罗斯的指示，具体的方法和日程并没有说。尽管如此，蕾莎到底是从哪里知道了上条的行踪的？

或者说，没告诉任何人只身一人潜入俄罗斯，却突然碰见伙伴什么的，这实在太丢脸了。虽然现在不是说这话的时候，果然还忍不住作如此感想。

蕾莎发觉了一副困惑表情的上条。

「喂喂，不会是觉得对不起睡在伦敦大圣堂里的茵蒂克丝了吧？〔为了救她我一定要努力啊〕这样刚说完一开始就突然和其他女人碰面了之类的。〔唔……！？〕

「把耳朵凑过来告诉你个情报吧。裙子下面的伸出〔尾巴〕的蕾莎呢，实际上在裙子下面穿的不是紧身裤而直接是内裤呢。」

「把这个完全没用的情报告诉我干什么啊！？」

「回顾过去！！然后翻过这一页！！把过去的女人都忘掉！！」

上条的太阳穴上浮现出了青筋。

但是蕾莎完全不加理会，继续着看见了内裤的论调，一边悠闲地晃着〔尾巴〕一边问着上条。

「说了半天，在这个广阔的俄罗斯，要怎样寻找右方之火啊？」

完全是「反正你什么都没考虑过吧」的口气。

「俄罗斯是很大的哦。从欧亚大陆的西边到东边，基本上一直线都连着呢，一个国家内的时差就能达到9个小时，这可是很罕见的哦。如果想偶然正巧撞见一个人的话，实在是宽广得过头了呢。」

「我想是这样吧。」

「？」

预料之外的反应，让蕾莎一下子楞住了。

上条继续说道。

接着，神裂看向了女人声音的方向。
在那里站着的是，身上穿着鲜红色礼服的，这个国家的第二王女。

5

右方之火。

罗马正教的秘密组织「神之右席」的首领。当然，他本来对于世界上拥有二十亿信徒的罗马正教，只要动动嘴巴就能操控的。

但是，前方之风、左方之地、后方之水，其他的「神之右席」一个接一个被打败，或者是以自己的意志脱离了组织。

这种时候，他为了弥补欠缺的战力，会利用些什么呢？

罗马正教·俄罗斯成教的联合状态中，到底还拥有什么？

「这里所得出的答案就是俄罗斯军队。」

上条一边在雪中走着一边说到。

「当然，右方之火大概没有什么伙伴之类的意思。为了「自己的计划」不被妨碍而争取时间而已，大概就当做防波堤一样的东西吧。不过，那家伙会利用一切能利用的东西。为了能在俄罗斯国内的自由行动，比起罗马正教的组织，利用原本就在俄罗斯的家伙们会更方便，这样也是很「自然」的。因此，俄罗斯军队的动向里，绝对有右方之火的影子。追寻这种「違和感」，最后就能找到那个家伙。」

「我说过的吧，右方之火是为了搜寻莎夏·克洛伊洁芙才进入俄罗斯的。」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

对于蕾莎的问题，上条直接举起了白旗。

「但是，真的「只是如此」的话，并不能作为右方之火亲自入境的理由。」

「诶？」

完全颠覆前提的言论。

「给俄罗斯军和俄罗斯成教下命令，让他们在广阔的国土上搜索不就行了。右方之火在温暖的暖炉前的安乐椅上坐着等待结果不就行了。但是右方之火并没有这么做。」

「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吗？」

「右方之火非要亲自动手去触摸不可的「某个」的话。」

听了上条的话，蕾莎看向了他的侧脸。

不知道是笨蛋还是聪明，完全搞不清楚的少年。

很可能是擅长方面的问题吧。就像拼板玩具一样，如果不是心思缜密的极其狭窄的范围内，这个少年的脑袋就转不起来。即使擅长打游戏的人，在反射神经和动态视力以外的方面也……举例来说的话，并不能使出什么格斗技（罐子：这例子举的，反应快的人格斗技才容易很强吧，河马你只是身为宅没锻炼的自觉罢了）。大概就像这样的事情吧。

很可能在伦敦大圣堂沉睡着的少女，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块拼板」吧。

「不过，现在正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热火朝天的时候哦？军事行动什么的，大小行动互相配合，俄罗斯军才能四处行动。中国和印度也好，加上学园都市方面，对俄罗斯军来说失利是预料之外的。现在慌慌张张地到处派遣部队。在这种大混乱之中，只寻找和右方之火有关的线索能行吗？」

「右方之火绝对会把自己的计划隐藏起来。」

上条回答说。

「利用俄罗斯军的话，俄罗斯军就会接触到秘密。所以，会使用表面很合理的作战，而且是像错觉画一样。稍许改变一点视点的话，就浮现出完全不同另外一种意思。……比如说把「魔法」的单词混进去，就会有发生奇怪的化学反应之类的作战。」

「那个，就是这里？」

「如果不是的话，就不用特地跑到这里来了。」

上条面向茫茫白雪的风景，轻轻说着。

「……等着我。」

6

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

是近年来，反对俄罗斯做法的几个独立国缔结的同盟。和EU一样保持共通的贸易，国家之间的人和物资的流动都需要护照。

俄罗斯视其为眼中钉，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一有理由就考虑攻打过去。于是在这一次，终于等到了趁乱剿灭的机会。

「俄罗斯军，貌似在国境附近的基地展开了啊。」

大概事先从附近的居民那里收集了情报吧，蕾莎继续说到。

「基本的构成是导弹发射器和自走榴弹炮，大概是打算从三、四十公里的距离以外，就把弹药直接发射到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境内吧。」

半径四十公里的话，比日本的学园都市的规模还大。更可怕的是，加上这么多装甲车在基地周围展开，实际的攻击范围已经扩大了两三倍。

而且，发展到战争程度的话不是一两发炸弹就能了事的，基地的建设完成的话，一千发甚至两千发的杀人兵器在空中飞舞都是可能的。

「不过，这并不是最终目的。」

「……」

「如果真的是要轰炸的话，应该借助空军的力量使用战斗机和轰炸机。那样的话射程和距离基本可以无视掉，就连一国的深处的深处也能一口气化作火海。……表面上的配置都是用来迷惑别人的。本来这个基地就根本没有建造的必要。」

就在这个时候。

唧————！！尖锐的轰鸣声从上条他们的头上飞过。不是单纯的民航客机，而是超音速特有的轰鸣声。

不过，这不是俄罗斯空军飞机的引擎声音。

相反，这是敌对方学园都市制的超音速轰炸机飞过俄罗斯上空。本身目的并不是要把城市化为火海，而是直接在俄罗斯内陆的把基地建设所需的物资和兵器投放下来。

通常情况，空降部队不是这样的用法。

确实，从空中一口气在敌阵正中央里降落，再构筑要塞的话，对于战局是极为有利的。……但是，这只是在所建造的要塞能够维持住的条件下，实际上如果不能保证运送大量的物资所必需的地面线路的话，即使用这个方法造出了要塞，也会立刻被包围孤立起来。

但是，学园都市把这个问题硬是解决掉了。

超音速轰炸机以超过每小时七千公里的时速从空中可以很悠闲地突破俄罗斯军的对空武器网，这些以压倒性速度用开迎击战斗机的怪物，迅速确实地向要塞持续供应大量的物资。结果到了现在，广阔的俄罗斯境内到处散布着学园都市紧急建造的要塞。

「还真是厉害啊。」

蕾莎一边眺望着「遥远世界的技术」，一边用悠闲的口气说到。

「听说了吗？相对于俄罗斯的宣战布告，学园都市回答说：『虽然无理的争斗是没有必要的，不过拥有了能阻止争斗的手段却坐视不理，难道就是正确的吗』。纯粹比试兵器力量的话，还真是从容的态度呢。」

「……本来的话，俄罗斯那边应该是想方设法要击落这个「力量差距过于悬殊的大型航空机」的吧？」

上条对于蕾莎的自说自话一直没有吭声，现在终于开口了。

他仰头看着每二三十分钟就从空中飞过一次的军用飞机。

「如果说这里是「大街」上，那么听引擎的声音就好像狗和猫一样。虽说如此，这个基地里全是陆地兵器，战斗机用的滑行跑道之类的完全没有，也没看见俄罗斯方面的战斗机。也就是说，这里一定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如此断言的上条，是因为他属于科学阵营的人吗？

姑且算是战斗专家的蕾莎，对科学方面的军事行动却完全拿不到话题的主导权。

「那些东西，是从哪里知道的？」

「是地图啦。」

上条这么说着，拿出了哪里都有卖的折叠起来的纸张地图，蕾莎皱起了眉头。

「光是看了地图就能知道那么多吗？」

「不是的，又不是专业的军人，光是看见阵形哪能推测得了部队内部啊。」

上条轻轻挥了挥叠起来的纸张。

「要进行真正重要的军事作战的话，根本不会卖这种地图。即使现在也有好几个地区是被征用掉的。但是，这一带附近却没有进行管制，从基地的规模的来看真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很难认为这里很重要，也就是说故意降低了安全措施。这样一来反而就显得特别了。」

哇——，蕾莎不由得佩服起来，一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了。

「也就是说，右方之火在那个基地里面吗？」

「在不在基地里这点确实很可疑啊。」

「可是姑且有俄罗斯军驻扎在那里，要怎样侵入才好？」

「这个嘛……」

正在上条要继续说下去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汽车的引擎声。声音相当大，不是普通的载人汽车，感觉像是大型的卡车。

事实上，在白色的雪原上的远处，可以看到数辆大型车辆形成的车队正在行进中。分辨不出确切的车型，在重要部位用厚重的金属加强过的卡车，给人一种强烈的军用的感觉。

仅是如此的话，在当前的战争中大概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但是，还有很明显非常可疑的东西。

在车队的先头和末尾，两边都有一辆有两个头的马拉的马车。而且是银色金属制的马。并不是上面披着盔甲之类的东西，而是完全「用金属制造的马」。

马车整体没有采用木头和布料，上面覆盖的是像西洋铠甲一样的外壳。

这次轮到上条的眉毛皱起来了。

「那是啥玩意啊？」

「您得意的科学论这么快就断货了吗？」

「卡车就算了，那个诡异的马车哪里是科学的东西啊。难道说俄罗斯军的独立技术已经能开发出马型的机器宠物了吗？」

「嗯，是俄罗斯成教制造的斯雷普尼亚吧。（译注：北欧神话里奥丁的战马，有八条腿，跑得比风还快，可以任意驰骋在天空、地上和地狱）听说连雪原上移动用的脚部也开发完成了。」

「……也就是说，这次的敌人是魔法师吧。」

「关于卡车的话，多半是向军队借来的吧。虽说不太了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驾驶卡车的话，魔法师应该也能想办法做到。」

总之现学现卖的上条先在雪上卧倒了，不过隔着未经过防水加工的衣服，刺骨的寒冷瞬间侵袭过来，上条慌张地跳了起来。

蕾莎一副败给你了的表情。

「半吊子地做些不自然的举动，反而会让人起疑的喔。」

「呃，我知道。」

上条吐了一口了白色的气息。

「俄罗斯成教的家伙们，在那个卡车的里运的是什么东西啊，果然是在战争里使用的灵装之类的东西吗。」

虽然不是为了听取回答才提出的问题，但是蕾莎却说了意外的回答。

「大概是当地居民吧。」

「？」

「所以说啊。」

蕾莎从上条手里把地图抢了过来，指着「可疑的基地」的附近的位置。

「为了攻打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不是有……急忙赶工的基地吗？所以说，在基地建成之前那里应该有住的人吧。」

「……」

上条的肩膀颤了一下。不知道是否察觉到了，蕾莎继续漫不经心地说道。「顺便一提，那个斯雷普尼亚马车护送的车队正在朝这里走着。这样下去会我们从旁边开过去，在那个前面的是政治犯强制收容所吧。虽然不知道打算以什么理由强制他们离开……在这种寒风里剥夺住房的话，也就是说俄罗斯成教完全没把他们的性命当回事吧。大概是为了偷偷让基地运转起来，把周边居民一口气都驱逐掉了吧。」

「有几个村庄？」上条在蕾莎的旁边看着地图。「在预定建设的基地上的村子原本有多少？」「二三十人的村子有八个左右，还真是原野级的啊，看起来没怎么开发过。虽然那东西坐起来的感觉是再糟糕不过了，不过那么多数量的卡车的加起来的话，大概全部人都容纳得下吧———哎，等一下。你到哪里啊？」看着摇摇晃晃走开的上条，蕾莎不禁问道。他所走向的地方是近处的圆木房子，周围一带直到地平线那边，什么都看不到，所以这个房子大概是像山间小屋一样的休息场所吧。不知道是用作什么的，无人的圆木房子还配备了一台四轮驱动的车，从侧面的记号来看，大概是俄罗斯军的东西。这样的话，这个圆木房子应该是拿来警戒和监视用的吧？上条靠近了那辆车，毫不犹豫地用手肘砸碎了玻璃，从内侧打开了门锁。

蕾莎听到玻璃很响地碎掉的声音，身体没有动。不如说是，用一副败给你了的样子叹了口气。「……还把工具箱拿出来，到底想要干什么啊？不是想去救被带走的村民吧？就凭那个L字的撬棍？」「不知道对手有几个人，他们用些什么魔法也完全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从正面冲过去的话，肯定轻松不起来吧。我又不是因为喜欢才往死地里冲的。」似乎并不否定要去救助被遣送的村民这件事，蕾莎禁不住开始萌生一些个人看法了。在伦敦政变的时候就曾经想过了，这个少年的脑袋里大概哪个地方有根重要的螺丝完全坏掉了吧。（……也罢，正因为如此，如果能很好地笼络的话，看起来有机会可以让他为英国方面做事啊，嗯哼。）正在蕾莎这样确认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上条把L字撬棍插在了雪地上，并且从工具箱里拿出了尼龙制的结实的线，绑在了立在地面上的撬棍上，同时不断看着自己手机画面上表示时间的时钟盘。

「？」又在稍许离开一点的位置上刺下一个桩子，把线结上去并用大头针固定住。看着这样的上条，蕾莎皱起了眉头。（……测量？）一下子所能想到的是为了进行大规模的魔法仪式而测量正确的方位，因为魔法阵的尺寸必须正好与目的相吻合，所以需要有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从刚才开始你就在干些什么啊？」「看了还不明白吗，测量方位。严格来说，应该是飞行路线才对吧。」上条又在雪上刺下了数个桩子，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固定住线。「哈，原来你不是要操着L字撬棍开始大暴走啊。」「再怎么说，那样我也笨蛋得过头了吧。那个车队，光是护送就用了多少人啊？以专业魔法师的集团做对手，怎么可能从正面去挑衅。那边可是职业的杀手。又不是少年漫画的开场片段，和那种家伙们打是没有胜算的。……我的右手是有着特殊的力量，但数量上被压制就什么都做不成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做？」「在此之前先确认一下，俄罗斯成教的家伙们完全不把那些遣送中的居民的生命当回事，对吧？」「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也不会送到的强制收容所了不是吗。像日本那样的和平痴呆国家里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是什么样的地方难以想象吗？」

「不。」不知道什么原因，上条抿着嘴在笑。「如果那样就好了，多少会有点办法的。」「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啊？」「不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只是把能利用的东西都用上而已。」上条把不知道多少根线都张结好以后，伸手向上面指了指。蕾莎顺着向上看去，那里一条细长的飞机留下的云彩正在延伸着。

7

布兰夏·P·阿尔海因斯克皱着眉头。布兰夏驾驶着小型的斯雷普尼亚马车，走在护送囚犯的车队的前头。覆盖着像铠甲一样的银色金属板，好像团子虫一样的马车。虽说如此，并不是讨厌它，而是因为耐久性至上的设计，只能通过横向的一条窄缝的玻璃才能看见前面。并不只有布兰夏是这样，其他装甲车辆的驾驶员基本也都是这么个表情。既有魔法上的东西，也有科学的成分。（罐子：说了半天还是讨厌吧，团子虫很丑的，坐在团子虫里面……）

一片广阔的白色雪原。道路和土地都区分不出来。乍一看的话，无视道路随便走的话都没什么问题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问题在于雪上。雪到底有多深，表面上是分辨不出来的，里面可能会埋着巨大的倒下的树木。不小心钩到什么东西把八脚马的灵装弄坏的情况是绝对要避免的。毕竟俄罗斯地域辽阔，虽然城市部分的发展态势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反过来说的话，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就真的一无所有了。说直接一点，这里附近就是和沙漠一样让人不希望遇难的地方。而且打开地图，画着「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好几年都不会更新一下，连在哪里迷路了累倒了都不会知道。换句话说，只有避免偏离道路，沿着被雪掩盖着的细小的道路走下去。<离收容所还有多久？>从车队里的卡车那里传来了非常无聊的通信。当然，使用了魔法的灵装。

<人口密度高过头了啦，可恶。拜这所赐好像蒸桑拿一样。>「那么要把门打开看看吗，用不了十秒你就会爱上热气的。」对于同僚的话，布兰夏随口敷衍着回答道。这个时候，头上突然响起了尖锐的声音。是HsB-02，布兰夏接到过阿维尼翁化成熔岩之海的报告。虽然它现在似乎不是在进行空中轰炸而是运送任务，但是从头上通过的话，也不是能够冷静面对的敌人。<可恶，正规的俄罗斯军在干什么，地对空导弹不能做点什么吗。>「时速有七千公里吧，即使导弹锁定了发射也追不上吧，我看空战理论根本就不适用。」<米格呢？苏霍伊呢？俄罗斯空军的大型飞机不是连美国制的隐型战机都打得过的吗？>「我咋知道，关于科学的事情我又不清楚。」布兰夏瞪着上空那架不祥的轰炸机。（……因为圣徒约翰的迎击术式的关系，魔法师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那个飞机装载的是炸弹的话，现在这个瞬间布兰夏他们说不定已经死了。轻量级小型空降坦克虽然有降落伞可能散架的问题，但布兰夏对于并没有直接做「本职工作」的轰炸机，与其说是安心不如说是屈辱的感觉更多一点。「（……开什么玩笑，给我等着瞧。）」布兰夏忍不住这样嘀咕着，就在这时。

啪轰！！在布兰夏他们的前进路线上，突然喷出了爆炎。「！？」大概就在前方三百米左右。布兰夏慌忙对拉着装甲马车的斯雷普尼亚下令，紧急拉起制动闸。车队全部都在道路上停了下来。直到地平线所及之处，应该都是空无一物的雪原才对。但是，途中为了给发生引擎故障之类问题的人，还留有一幢圆木房子一样的建筑。爆炸就是在那附近产生的，仔细观察的话，貌似那是一辆四轮驱动车。那里紧接着又发生了爆炸。这一次把圆木房子整个都吹飞了，广阔雪原中唯一的人工建筑物就这样被吹飞了。不是单纯的炸弹。好像在地面上一直线走着一样，直到三公里以外还继续着爆炸。白色的雪一瞬间被翻了起来，接着地面发出了桔红色的光，简直像是岩浆翻滚起来一样，巨大的热量溶化了地面，撕裂了俄罗斯的大地。<喂，那是怎么了，轰炸！？>对于同伴的问题，一般是难以回答的吧。不过布兰夏听说过这样的东西。学园都市制的超音速轰炸机，把法国的名叫阿维尼翁的城市从地图上面直接以一个正方形切掉了。能够利用时速超过七千公里的速度所产生的空气摩擦，产生恐怖破坏力的可怕兵器。

「终于动手了吗……！！」布兰夏的脊背上流出了冷汗。由复数的卡车和装甲马车所编成的车队，在空无一物的雪原上是极佳的目标。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巨大的集团用雷达可以非常轻易地锁定。<喂，能用「驱人」术式让他们别瞄准这里吗！？>「没有那么悠闲的准备时间啊！」一边回答着，布兰夏再次确认了自己的危机感。「还是算了，就在这里下车了，再这样下去要被杀掉了。」<那可是空中轰炸啊！？而且是学园都市不明真相的超兵器啊！？如果在这里下车了，在爆风里还能拿什么保护自己啊！！>「刚才的威力你也看见了是吧！！别说手上的灵装了，连整部车都会变成木头残渣的！！还是别被发现为好，用白色的装束隐藏起来，在雪原上散开的话活下来的可能性还高一点！！」<那些抓来的家伙们怎么办！？>「扔下不管。」布兰夏抓起惯用的杖，走向装甲马车的出口。「顺便一提，本来是要送到强制收容所的，不过放在这里当作轰炸的诱饵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时。上条当麻和蕾莎所希望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蕾莎你确实说过，「钢之手套」改良过了，就算不用刃状的「手指」去碰，也可以抓住红色的激光之类的东西所照到的远处物体吧。」「是这样又如何呢？」对于少女的疑问，上条指了指头顶上。「那么，能稍许抓一下那个东西吗？」「？」蕾莎皱着眉头，姑且打算听从一下他的指示。「稍等一下，还有一个要求。像这样，把「钢之手套」插在地面上，稍微离开一点的地方默念『嘿』大概就能动了

吧？」「……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的事情……」「做不到吗。」「我行了吧。」一边说着，蕾莎把「钢之手套」倒插在雪地上，离开了几米以后，向灵装慢慢输送魔力，以此「抓住」某个物体。是的，即使是在一万米的上空飞行着的时速超过七千公里的超音速轰炸机。

紧接着，被「钢之手套」牵引着的超音速轰炸机，把俄罗斯的大地劈成了两半。

单纯只是空气摩擦。时速超过七千公里的速度撕裂靠近地面的「空气更多的空间」的结果，产生了巨大的能量。

轰！！带着让人发毛的爆音，超音速轰炸机的航线以迷之形状在白色的大地上划出了一条桔红色的线。长度大概有三公里左右，地面好像熔化的岩浆一样。白色的雪全部被吹走了。大概从中途开始就耐不住摩擦了吧，在「钢之手套」四分五裂的同时，破坏之线的势头总算停止了。

蕾莎惊讶地看着。
「噢噢噢噢噢噢呜呜呜呜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诶诶诶！？（罐子：和原文一致一字不差，嗯！）我、我的、我的「钢之手套」啊！？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蕾莎特装版啊！！」
「嗯，效果不错啊，很有阿维尼翁的那种感觉。这样的话应该就能骗过俄罗斯成教的那些家伙们了。」
被坚固无比的术式保护着的马车和卡车车队，现在被舍弃在了雪原的正中央。一介平凡的高中生无论如何也打不过的强大的魔法师集团，现在正为了尽可能离车队远一点而徒步四散奔逃。
只是使用爆炸物给他们看「轰炸」的话，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虽然外行人的上条区别不出来的，炸弹也有各种类型，爆炸的范围和方式以及声音都是不同的。举例来说如果使用用液化气或汽油伪装成爆炸的话，很可能因为其中的差异就会识破了。
然而，使用空气摩擦的爆击是学园都市的科学技术所特有的兵器，用自己国内俄罗斯制的兵器列表来对比的话一点参考都没有。

所以才能达到欺骗的效果。
不管是专业的魔法师也好，坚强的军人也好，一时间的判断能力被混淆了也是可能的。
「如果卡车上运送的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护的重要客人的话，就不会如此顺利。不过，如果不用加以顾虑的话，一旦被逼迫到窘困的情况，就会毫不犹豫地舍弃了。」
「……虽然你一副很有成就感的样子，那个「钢之手套」可是我的啊！！完全弄坏了你要怎么赔我啊！！」
「灵装的话，具体大概要多少钱啊？话说这东西哪里有卖的？」
随口敷衍的同时，上条已经往车队那边走了大约三百米了，不停发着牢骚的蕾莎也跟了上来。
原本在基地建设的征用地居住的居民们，似乎被关在卡车里了。
在卡车后面转了几圈的上条，不知道该如何把门打开。乱摇了一会巨大的金属门，一点松动的迹象都没有。虽然蕾莎说过卡车是由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在驾驶的，不过这里似乎没有使用魔法制成的钥匙，用右手碰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于是蕾莎索性把手伸了过去，很简单的一个动作，意外地却轻松地打开了门。
蹲坐着在车厢里的男女老少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这里。
目光里带着害怕和困惑。
没有到达决定好的某个坏地方的恐怖，加上对于打开卡车门的人不是俄罗斯成教的疑问。
上条为了让他们安心，试着上前答话，俄语什么完全不懂。本想用身体加上手势，结果还是放弃了，最后靠向旁边蕾莎的耳朵。

「告诉他们现在要开始逃跑了，所以请他们来帮点忙。」
「真是麻烦死了。」
蕾莎很直接地说道。
「我不认为这是为了英国的行动。」
于是，上条随手指着雪原的方向。
「不快一点的话，发觉违和感的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就要回来了哦？」
「……」
虽然拉长了脸，蕾莎还是老实地顺从了，开始与卡车里的人们交谈起来。上条则走向了其他的卡车。同样构造的门，这次用自己的手也能打开了。反复说明太麻烦了，就用手势让他们往蕾莎的方向聚集起来。
「要怎样逃走啊？」
「就直接使用卡车逃走。在这里的人里面，应该有会开车的大人吧。总之先想办法开到附近的城市里。」
「……嘛，虽然也可以啦。只不过，他们没有施加过隐蔽用的术式。这些车也明显是俄罗斯军用卡车，还真是期待在内陆展开中的学园都市的坦克轰过来呢。」
「我们就乘上先头的马车吧，就是那个覆盖金属板的团子虫一样的东西。」
上条看向了小小的马车。
「那个东西再好不过了，从外面很难看清里面人的脸。我一副东洋人的面孔太明显了，蕾莎也是……在我看来虽然没什么感觉，不过英国人和俄罗斯人多少在体形上有些差距的吧。既然如此，就希望尽可能地在路上不暴露脸。那个装甲马车的话，向那边的基地走过去也不会有什么入追过来吧……倒是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和你商量下吗？」
「你不会是要说你不会驾马车吧。」
「这年头要是能有满不在乎地驾马车的高中生，我还真想见一见呢。」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只是个中学生来着。」

虽然这样说着，蕾莎率先向装甲马车那里走去，看起来多少有些自信。上条也打算转向那里的时候，突然衣服角被谁拉住了。
回过头来看见的是一个幼小的女孩子。（罐子：把妹之手的效果无时不在啊）
虽然想说点什么，不过似乎明白自己所用的语言和上条所用的在根本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条轻轻地拿开抓住自己衣角的小手，也不考虑能否把意思传达给对方，直接打算用日语来说。
不过，实际上在声音还没发出来的时候。
似乎是少女母亲的抱着婴儿的女性，慌忙过来抓住了少女的手腕，把她从上条旁边拉开了。那位母亲说了些什么果然还是听不懂，但是视线里能感觉到敌意和害怕。
（……第三次世界大战。学园都市的日本人是俄罗斯的敌人吗？）
虽然有种被刺痛的感觉，上条没有在表情上显露，还是用日语把所能说的话说了出来。
「有一天，我碰见了同样危机的时候，反过来帮我一下就行了。所以不用太在意了。」
装甲马车上响起了短促的喇叭声，看来喇叭之类的东西和普通的汽车里的都是一样的啊。如此感慨着的上条，向着装甲马车的方向走去。

样的味道。被厚厚的钢铁密闭起来，外面的情况也观察不了，总有一种很异样的闭塞感。
蕾莎在停下的装甲马车上的驾驶席上正好坐下。那里也是完全没有露出来的地方，完全用金属板覆盖住了，只有栓着名叫斯雷普尼亚的金属马匹的缰绳，从缝隙中伸了出去。
「唔，虽然有所预料了，果然还是像蒸笼一样热死了。」
「……这个像是空调的东西，设定得粗略过头了吧。多半把这个刻度盘再偏斜一点，这回就要急速变冷了。不过在那之前，我不小心用右手碰了一下，好像坏掉了。」
「哇，受不了了。还是把衬衫的纽扣往外拉，再把裙子哗啦哗啦一下。」
「嗯！！你要干什么！？实在不明白你这唐突行为的意义所在！！」
「因为你用好色的眼光来看才会有所反应的吧！！赶快推倒变成既成事实的话，就可以对于英国的尖兵一局定胜负了喔！！」
「喂，喂——！！看来这家伙，是个连工口的意思都不懂还能笑着张口就说的孩子啊！！作为人生稍许一点的前辈我要说教你，是真的真的要说的喔！！你给我注意一点！！」
（呆子，上当了吧！！）
于是，小恶魔少女蕾莎从迷尼裙下伸出的「尾巴」轻轻地晃动着，抓住了反击的机会的邪恶笑容浮现了出来。
「OK，明白了！！那么我就给你证明一下我具体地有多么认真吧！！」

在多佛尔海峡的战场上，新生天草式十字凄教的少女五和两手握着枪，却有种脊背发凉的感觉。
「呃，哇——！？」
「？怎、怎么了五和？」
面对被奇怪的行为吓到的建宫斋字，五和提心吊胆地慢慢移开了视线。
「没、没什么。那个，有种不好的预感……」

当然能干的少女没有引起任何值得恐慌的事情，握着斯雷普尼亚的缰绳的迷尼少女蕾莎很熟练地驾着马车。
「俄罗斯制的金属马虽然看起来有点害怕，基本上和普通的马车也是一样的啊。」
「普通的马车是什么……」
坐在俄罗斯成教的装甲马车里，多少减少了一些警惕心吧。不过，总不见得就这样走进守备森严的要塞腹地吧。
蕾莎驾着装甲马车大概走了三十分钟的时候，在空无一物的雪原上突然停了下来。
「差不多要和要塞的防卫线接触了。说白了，再往前走的话，就要陷于导弹发射器和榴弹炮的火力圈了。以这个马车上装备的防御用的灵装，很可能会抵御不住的。」
「在雪地上，有很多类似尺寸的车辙痕迹呢。不过嘛，果然没那么方便的好事啊。光是基地里接收了很多同类型的「马车」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了那里不是普通的军事设施了。」
「普通的军事设施是什么啊……？」
要塞其自身大小大约就有四条边各十公里了。邻接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国境的前线基地……虽然是这样的名目，不过应该没有具备本来的机能吧，这样才能掩盖住右方之火计划。
另外，在这个要塞的周围，还构筑着半径四十公里的防卫线。
当然不可能是像万里长城那样的高高的墙壁，而是在要塞的各方位设置了监视塔，大概是一旦看见可疑的影子就会用大量的炮弹轰过去的系统吧。
「……那就是说，在比日本的学园都市还大的范围以内，把所有的居民都强行赶走了吗？」
「这附近都是原野啦，所有人加起来我看也比不上日本的一个村落。」
又一次重新认识到了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规模，日本列岛不管从哪里看起，都没留下如此广阔的自然区。
「那么，从现在开始该怎么办？」
蕾莎坐在驾驶席上问道。
「这样下去会踩进防卫线以内的，总之先不要被当作导弹和榴弹炮的靶子吧，那可不是以马车的速度能够回避的东西。不好好想办法可不行吧？而且我觉得不会特意留有什么死角的。」
「不，也不完全是这样。」
对着半挑衅的语气的蕾莎，上条回答道。
「前面不是说了吗，右方之火利用俄罗斯军，却不会把自己的魔法的计划详细地说出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理由就用大义之类的名义糊弄过去。既然那样的话，为了把魔法的机器和材料运进来，就会设一条「秘密路线」。绝对是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找到那个的话，就可以不被任何人发现潜入要塞内部了吗？」
「俄罗斯那边的大部分人都不懂魔法。至少在普通的军队中的人都不太可能会懂得魔法战。比起正面突破的话总归轻松一点吧」
「……右方之火是相当厉害的吧？不是「神之右席」的首领吗？那家伙特别设下的魔法陷阱，感觉应该是等级很高东西在前面等着我们才对。」
「正因为如此，总算到了我出手的时候了。」
上条笑着挥了挥自己的右手。
那只手，拥有着能把各式各样的异能之力全部打消的「幻想杀手」的力量。
「装备了步枪和炸弹的士兵们，本来就不合我的战斗风格。和一群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集团也战斗过了，说实话也觉得找不到平时的状态。……到现在了，终于等到现在了，这才是我真正的舞台。」
上条当麻从装甲马车上裂缝一样的窗口，向前方看去。
遥远的靠近地平线上的地方，能看见目地的设施的影子，他口中似乎自语一般低声说道。
「……我现在就来了喔，右方之火。」

装甲马车内谈不上舒适。姑且还装备了调整内部温度的空调一类的灵装，虽然冷是不冷了，但还是捂着一股汗一

莫斯科的深处的深处，战场上的士兵绝对不会出现的地方，有一个穿着奢华军服的刚进入老年的男人身影。地点在一个仿佛宫殿一样的建筑物里，但却是被登记为正式军用设施的一座要塞。男人的军服上装饰着好多勋章，他相信自己一直都处于俄罗斯的暗部最底层的地方。但实际上，似乎并不是这样。

还有其他穿着同样军服的男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除了衣服和经历以外，连当前的立场都很相似。

「……俄罗斯成教的总大主教吗。世界似乎正在朝着意想之外的方向不断地发展吧。」

「正因听信了他们的计划才引发这么多事，那么这场战争，到底能把学园都市的兵力压制住吗？」

「没想到的是，学园都市的协力者很多。科学技术给予的恩惠已经构筑了如此庞大的战线了。」

「事实上，在罗马正教·俄罗斯成教的支配圈以外的世界，战争还在继续着。没取得印度和中国的协力还真是让人痛心啊。」

「搞不清楚学园都市在计划什么。包括无人兵器，拥有了如此兵力还展现出来，他们应该没什么好处才对。」

「难道是有单纯的迎击和防御以外的目的？」

「说不定是导弹发射井。」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导弹发射井被夺走。他们如果有足够的技术，说不定都不用正规的信号就能让导弹启动。还有可能被「带走」到外面去。」

「也就是说。」

「把那个的发射也列入考虑，在此作出提案。」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在他们之间，关于这个的讨论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不过再怎么讨论，毕竟决定性的许可并没有出来，因此现在的话才额外地沉重。

不久，不知道谁轻声嘀咕了一句。

目光移到了桌子上放着的一捆文件。

「克里姆林报告吗。」

行间 一

学园都市里也有种慌乱的气氛。

在女生宿舍里，御坂美琴坐在自己的床上。室友白井黑子不在，多半是因为风纪委员的工作被派到外面了。

今天是休校日，不过并不是因为台风登陆。

可能性「仍然」很低，但是俄罗斯方面的弹道导弹和轰炸机飞到学园都市正上方的概率，绝对不是零。

顺便一提。

学园都市和俄罗斯的战争气氛十分紧张，日本政府本身却对战争持消极态度。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吧。日本并没有保留军队。即使被说『请进行战争吧』，也不可能回答说『好的』。俄罗斯方面以「世界性的战争」为前提行动起来的话，美利坚的抑制力也无法适用了。

既然完全正面冲突没有胜算的话，日本政府开始对学园都市施加压力，立刻接受罗斯的要求，回避这场战争。

作为回应，学园都市所给出的提示，则是非常简单的一段动画。

是从大气层外面爆发的弹道导弹的影像。

不是一发两发，一度有三十发以上的影子高速冲了过来，但全部被学园都市的迎击兵器击落了。

「我们对你们的一切强行要求拒绝接受。」

在移动式单波段播放中，学园都市的播报员这样说到。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友方以外的人，没有守护的义务。俄罗斯方面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已经发射了弹道导弹。幸运的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确认其中搭载了核弹头。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何时会跨出了禁忌的那一条线。希望你们能用自己的头脑，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虽说日本投入了巨大的税金确保了神盾级巡洋舰和PAC3（译注：爱国者导弹进阶型的型号），你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吗。」

（……基本就是在威胁吧。）

一旦有敌袭的话还有防空武器网可用，这完全是把日本的各个都市排除在外的说法。确实自卫队积极调遣来的美利坚制的迎击兵器群非常优秀，但和科学技术超越了二三十年的学园都市制造的东西根本没法比。连小孩子都知道百发百中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一发溜了进来就不知道要酿成多大的悲剧了。

简直像是学园都市拿俄罗斯制的导弹在威胁一样，不过民众们多半是这样想的：怎么都好，总之别落到自己头上。

因此，大部分的市民都蜂拥到政治家那里。刺激一下那个城市（罐子：原文真的就是这么写的，理解不了的放过我吧……），让自己的城市保持于安全地带之类的。巨大的民意的洪水封住了政治家们的行动，在这个空隙里，学园都市就可以做自己所期望的事情。

宣战布告的内容是在全世界发表的，美琴也从网络上浏览过了。

那个内容脱离了常规，明知学园都市不可能接受。

但是。

还是有种真相不明的不快的感觉。间接的恐怖煽动了大众，学园都市则绝对不会弄脏自己的手，继续保持着干净的「保护市民的正义使者」的形象。那种清廉纯洁的姿态，简直像是用漂白剂把所有颜色全部清掉一样，白得令人发毛。这里内部如果没什么猫腻的话还真是要让人惊讶了。

（……是什么呢……）

美琴的目光从通信机移到了手机上。

带着呱太挂坠的手机。

不知道已经拨了某个刺猬头少年的号码多少次了，却完全没有接通的迹象。就在最近，那个少年说过这样的话，他现在正在军事政变下的伦敦。

以为那是某种玩笑。

但是，说不定的话。

那个少年，还会回到学园都市吗？

有必要调查一下，美琴这样想到。

大战的宣战布告的同时，第二十三学区的机场就限制了民用飞机。而且考虑到政变和世界大战的时机，也许要回来也很困难吧。

这种想法好像把外界的骚乱隔离开了一样，但实际上学园都市也是大战的另一个中心。

如果那个少年在「外面」的话，危险程度就明显上升了，不能放着不管。

蕾莎走在白色的雪地上，手上咯啦咯啦地组装着金属的零件。

「……唉。即使把备用零件组装起来，蕾莎特装版的话果然还是不行啊。结果反而变回原本旧的「钢之手套」了。可恶啊，那个特装版，要是记录下来就好了，就算只有理论数值也好。以前光试着手工追加零件了，现在的话连自己都掌握不了平衡分配了……」

自言自语的蕾莎突然伸长脖子往雪里看去。

「哦呀，有了有了，总算找到了。」

不知道她在搞什么的上条，试着顺着她的视线看去，于是明白了那是什么东西。

雪大约积累了三十厘米，不过在蕾莎所发现的地方，明显有一个三米以上的空洞入口正敞开着，完全像是一个雪做的隧道一样。

「本来这里应该是一个V字的沟吧，在这上面雪堆积起来以后，外面看起来就像平的一样了。」

「……不过，这个上面应该有普通的运输卡车之类的东西朝基地开过去的吧。」

「说起来，是「普通的堆积起来」的话，雪应该会配合V字的形状变化才对。堆积的方式和强度，都经过了魔法加强了。现在就算是民航客机在上面着陆，大概也不会塌吧。」

上条看向自己的右手。

「……不会在碰到的瞬间就被活埋了吧。」

「谁知道，以防万一，你还是尽可能不要触摸到墙壁比较好。」

蕾莎随口说着，身体已经滑进了空洞里。

上条跟着后面追了过去的时候，突然蕾莎的动作停了下来这样说道。

「糟糕了……。在雪上用脚滑下去的话，自然地就抱在一起了，内裤就被看见了，色色的大道就开辟出来了。」

「我知道了啦，今天您是国王大人好了吧，好了好了快往前走吧。」

内部还有列车的轨道，两条线路并行着，向深处延伸过去。还有一列货物用列车停在那里，大概有五节车厢连在一起。没看见电线一类的东西，大概是用内燃机驱动的吧。

「就是这样把必要的物资偷偷运进去的吧。」

「还真是意外啊。」

蕾莎一副惊讶的表情。

「右方之火能够把罗马教皇和第二王女一击打飞的吧。实在不觉得他是这样偷偷摸摸费劲心思做这种东西的类型，明明是一种有什么不爽的事情就正面宣泄过去的印象。」

「原本他就是能利用「神之右席」的权限驱使罗马正教，不亲自动手就能解决问题的家伙吧。不如说那样才比较正常。既然非要直接自己动手不可，这不就证明那家伙的迷团的厚度又减少了一层吗。」

对于上条来说，这里有个货运列车真是侥幸。毕竟离基地还有三、四十公里。就算找到了什么近道，一旦「没有移动手段，请在雪中步行吧」，在撞见右方之火之前，体力就先被耗光了吧。

「不管怎样，随便启动货运列车的话，那边多半会察觉到的吧。」

「所以要等着定时启动啦。这边，藏在这个集装箱里。」

一边说着，上条向着先头车厢连接着的集装箱走去。侧面的门打开着，像房车的后部座位一样的滑动式铁门，上条他们潜入了内部。

蕾莎盯着上条裤子的口袋附近。

「话说回来，刚才就有点在意了，这个青蛙样子的挂坠是什么啊？」

「是叫呱太，具体我也不清楚。」

「……自己都不清楚的幻想系的吉祥物……？总有种女人的味道在里面呢。说不定有必要变更作战，这里就由我来下手尽快消除为好。」

自言自语的蕾莎环视了一下集装箱内部，表情变得难看起来。

「嗯——。光从记号来看，果然比基本的十字教系的灵装要多啊。确切来说，是要用来做什么用这一点还不清楚。」

很快就适应了黑暗中的视觉，蕾莎说道。

「话说回来，你还真是熟练啊。」

「……政变的时候，曾经潜入了「骑士派」的满载货运列车，一直开到福克斯通。（译注：Folkstone，英国南部城市，连接海底隧道）」

「哦，说起来，普罗丽丝说过的，再碰见那个日本人的话一定要揍扁他。」

「是、是吗，话说那个人为什么会被「骑士派」抓住的？」

正在聊天的时候，外面复数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传了过来。两人停止了扯闲话，竖起了耳朵。

对话是俄语的听不明白，不过能听见好几个集装箱的门被打开，还把追加的货物堆了进去。估计自己藏着的集装箱会被打开了，上条他们躲到了灵装的小山里。似乎白担心了，门没有被打开。先头的车厢响起了引擎的声音，随着轰隆的一声伴着摇晃，货运列车开始动了起来。

「……那些家伙是俄罗斯兵吗？还是说是魔法师？」

「虽然没法确信，不过多半是后者吧，很可能是俄罗斯成教的人。关于堆着的灵装还抱怨了些什么。」

在集装箱中屏息潜伏的两个人。

他们所乘坐的货运列车，正时时刻刻地向迷之要塞的中心部开去。

时时刻刻地……

「……哇——。果然还是热死了。基本上来说，在密闭的地方光是因为自己的体温大概就使体感温度上升了吧。」

「在这里禁止把裙子哗啦哗啦哦。」

「不会那样做的啦。那个是在『这里喔』的时候不经意用出来效果才——」

正说着的蕾莎，声音突然完全静了下来。

上条晚了一拍也察觉到了原因。

她发觉了。

因为出汗的关系，身上穿的运动型衬衫都被浸透了。而在那下面，可以看见女间谍所穿着的小型甚至连小费大概都藏不住的面积很小的胸罩。

但是蕾莎的脸也没变红，两手都没去遮一下。

「完蛋了！！一直保留着的特别珍藏场面的秘密兵器啊，竟然就这样被消耗掉了……！！」

「你这家伙到底是来俄罗斯干什么来的啊！？刚才裙子哗啦哗啦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那个难道说是骗人的吗！？」（罐子：当麻原来你很期待那么哗啦哗啦一下啊）

上条喀哒喀哒开始颤抖起来，在这段时间里，列车已经接近目的地了。

列车朝着基地中心部大概走了二、三十分钟。

货运列车停了下来，外面再次听到了俄语，蕾莎说了一句。

「要下车了哦。」

「诶？等那些家伙离开了再行动的话比较好吧？」

「还真是个会在奇怪的地方发傻的人啊。他们是为了运送物资才开的货运列车啊，这一次肯定要确实地把集装箱里的货物都搬下去的，那个时候肯定就要和那些家伙碰头了吧。在那之前不出去的话就麻烦了。」

说起来确实是这样，但是在明显有人活动的地方跳出去，果然还是需要点勇气。

上条把集装箱的滑门稍微打开了一点，向外面窥探。奇迹的是附近正好没有人。平坦的雪地上堆着好几个木箱，好像小山一样。如果能藏到那里的话，应该就能设法不被发现继续前进了。

（……还是害怕得不行啊。）

「上吧。」

这么说着，上条把门的缝隙稍微拉大了一点，扭着身子钻了出来。从大约一米高跳到了地面上，接着藏进了木箱小山的阴影里。蕾莎紧随其后。仿佛肉食野兽一样的动作。

这样一来，在木箱的小山对面进行着的货物搬运工作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好像把他们包围了起来一样。不断被这些声音环绕着，身体开始往外冒汗。

「往积极的方面想一想吧。」

形成对比的是，蕾莎的表情非常卡洛利。（罐子：ケロリ，呃，这是出自某个日本的流行卡通形象，超乐观的性格，不管发生什么事第二天就雨过天晴了。样子大概像个大脸的青蛙吧，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

「周围非常嘈杂的话，我们多少发出点什么响动也不会发觉。」

临时赶造平台的出口，在距离木箱的小山大概有十米远的地方，还能看见向上的楼梯之类的东西。这个平台上有些积雪，所以很可能是可以升到地面上的吧。

从现在开始，上条他们就要向右方之火的要塞中心部进发了。

比起这里货物装卸卸载，那里的监视耳目众多，十分地危险。

不过这种程度可不是能让人裹足不前的等级。

上条警惕着周围，再次向出口的方向迈出了脚步。

与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撞面了。

是一个比上条年长的青年，两手抱着木箱，应该是货物装卸的工作人员吧。两边大概都是意料之外，表情楞住了。两手都塞满了对于上条来说大概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魔法师的反应，就晚了那么一拍。

就这个瞬间，蕾莎动了。

「！！！」

非常冷静 的动作，没发出声音一瞬间蕾莎就缩短了距离，胳膊冲向了魔法师无防备的喉咙。不是单纯的拳头，而是更锐利的一击，魔法师的身体就这样向下倒去。蕾莎没管倒下的魔法师，而是把手伸向了他手里拿着的木箱。

除了最小限度的响动之外，周围什么事都没发生，作业继续着。

丝丝地，上条指尖上讨厌的感觉散去了。

「请注意一点。」

蕾莎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慢慢地把木箱放了下来。用金属线一样的东西把青年的手脚都绑了起来，把旁边的木箱小山重新组合了一下，做出了一个口字型的空间把青年藏了进去。

「……没、没有死吧。」

「杀死的话会更容易一点，那样也就不需要用「封印足枷」这样贵重的拘束灵装了。」

脚腕上的金属线，似乎有着阻止全身动作的效果。这样很轻松地回答的蕾莎，果然有一种和上条完全不同世界的居民的感觉。

另一方面，蕾莎的「尾巴」蹭着迷尼裙的边缘摆来摆去。

（……「这边」看起来情况不太好，因此这种踏踏实实地一点点赚取好感的方式，从结果来看才是比较有效率的吧。不不，我应该很性感的才对！！）（罐子：蕾莎满脑子都是逆推啊……）

两个人顺着出口的楼梯来到了地面上，这里已经到了基地内部，前方数百米还能看见铁栅栏的路障一类的东西。

于是。

边缘十公里的四方形的基地内，中央部分大概有七公里，大得惊人，甚至还有二十米高的落差。雪像垫子一样，仿佛巨大的影子一般覆盖在基地上。

「一般的话，说到基地这东西，应该是平坦的才对吧。」

「这还真不是个普通的地方啊。」

作为巨大的高低落差的「墙壁」的一部分，搬运货物似的大型入口敞开着。上条和蕾莎从那里进入了内部。

内部的装潢好像西洋式的城堡。不过，并不是用金银财宝装饰得金碧辉煌的那种感觉。石块构造的潮湿空间，好像为了幽禁罪犯而建造的一样。

墙壁上每隔一段距离设有蜡烛，借助着那点摇曳的烛光，两个人前进着。

幸好，途中没有撞见看守和巡逻的人。

说不定右方之方自己下了禁止入内的命令。

「？」

上条抓住了走在前面的蕾莎的肩膀。

门就在眼前了。

略微打开一点缝隙向里面窥探，里面是广阔的空间，不知道是为何建造的广阔空间。只不过，从里面听见了说话的声音，而且还是某个听过的声音。

「（……是右方之火啊。没想到就这样直接撞上了最终目标啊。）」

上条嘀咕着，就连蕾莎也稍许有点畏缩。

古老的石砌墙壁上到处都支着现代风格的铁架，好像正进行着修复作业的教会一样。铁架上面还有一套与场景很不搭调的高级桌子和椅子，右方之火就坐在那里。桌子上打开着一本厚厚的书，从那里还透着一点淡淡的光。

其他一个人也没有。

只听见右方之火一个人的声音。

那本书，是通信用的灵装吗？

「没有必要喔，这里是「空间」。因为坐标和容积，这两者都很重要。」

很久没听见的声音，让上条的心中沸腾起来。

「俄罗斯的宫殿什么的我没兴趣，如果只是憧憬这个宝座的话，就没必要特意把圣皮耶罗大教堂炸飞吧。对于本大人来说，这里比莫斯科还要重要呢。能够知道形势，虽然多少有点延时是个问题。即便如此，为了进行计划，从「伯利恒计划」（译注：伯利恒，现位于巴勒斯坦，传说耶稣降生地）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

（……）

上条加强意识地保持沉默，如果不努力抑制的话，现在马上就要怒吼着冲出去了。

「我知道，本来对于你们来说，战斗就不是本意。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哦不，是学园都市和罗马正教的对立，只是这个大趋势其本身而已。

虽然离着相当远的距离，但没有其他任何人，右方之火的话传到了上条的耳朵里。那么反过来说，这边的话也有传到那里的危险，上条比先前更加紧张了。

和右方之火说话的到底是谁？

「学园都市赢了的话科学的时候就来临了，罗马正教赢了的话魔法的时代就来临了。不过，无论怎样，俄罗斯成教都没有多少好处。即使魔法的时代来临了，只要罗马正教掌握着主导权，俄罗斯成教也就失去立场了。」

一边拜托蕾莎翻译着俄语，上条思考着。

但是，思考突然中断了。

因为看见了。

放在桌子上的，另一个灵装。

「所以不都说了，你们这些家伙们赶快和好，把那些对于自己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势力都联合起来，然后把这场大战结束掉以后，这样你们才能享受到最大的利益。明白的话，就快点把调查结果拿出来，把派出去的俄罗斯兵那边的报告拿出来啊。」

那是一个小小的圆筒型的道具。

带着好多个环状的金属零件，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个拨号盘式的挂锁。

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灵装。

让她尝尽痛苦，陷于意识不明的东西。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破坏掉那个东西的话。

「对、就是这样，乖孩子。……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吗，确实，如果是那样的话，难怪在俄罗斯国内搜寻遍了也找不到莎夏·克洛伊洁芙。」

上条不由自主地身体就要冲出去了。

这时，上条被背后的人捂住了嘴。

是蕾莎。

接着被另一只手，在侧腹狠狠地挨了一击。嘴已经被捂得严严实实的了，想要痛苦地咳嗽也咳不出来。

身体上的力量消失了。

「哎呀，虽然不完美好歹也是一流的魔法师啊，普通的兵队大概对付不了吧。要是被射杀了，那可是很让人困扰的。俄罗斯成教？「歼灭白书」也真是不中用啊。是因为原同僚所以不知不觉中手下留情了，还是因为单纯的档次太低。不管怎样，在目前阶段还没有抓住也是事实。……虽然很麻烦，这里就只好由本大人出手了。保持计划的确实性才是最好的。」

身体被压制住的上条，透过门的缝隙瞪着右方之火。

那边还没有察觉到这里。

「……那么，再说一遍。你也不愿光做做司教就满足了吧，俄罗斯成教的最高权利者是总大主教。但是，按照你的爬升速度到寿命完结为止都别想到达那个位置。就是这么一回事。想利用本大人的话，就先让本大人的利用一下，按本大人所想的行动。下次，如果再敢来做些奇怪的小家子气的无聊交涉，本大人就毫不留情地把你干掉再去找别的途径，明白了没有？」

像是要把话切断一样，右方之火把厚厚的书合了起来，然后伸手抓住了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用灵装。

不知道是不是至今都没注意到，就在他旁边有一个像钢铁窗户一样的东西。右方之火把那个东西打了开来，立刻昏暗的室内光芒四射。他就从那里轻轻地飞了出去。

就差一步的地方，远程控制灵装再次被拿走了。

蕾莎放开了捂着上条的手，同时上条的劲头也回来了。

很快，上条抓住了她的前襟。

「（……你到底在干什么！？就差那么一点点了！！）」

「（……倒是你到底在干什么啊？明明室内有两千人以上的魔法师。）」

被这么一说，上条愣住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

被这么一说，上条重新看向门的缝隙。广阔的空间里的黑暗深处，有许多发亮的眼睛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在进行着什么样的作业，还是担任着右方之火的护卫在那里待机。

「（……就算在这里正面冲过去，也到达不了右方之火那里吧。如果右方之火是如你所说的某种人物的话，无论怎样，都会在部下拖住我们的时候，从那个窗口逃走的吧。）」

蕾莎为了安抚兴奋的上条，一句一句慢慢地解释道。

「（……他提到了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不是吗，还有莎夏·克洛伊洁芙。下令让俄罗斯兵退下以后飞了出去，大概是想一个人去和莎夏接触吧。想抢那个灵装的话，先迁回才行。如果能比那边抢先压制住莎夏·克洛伊洁芙的话，就能腾出工夫和时间来准备对右方之火的奇袭了。）」

「（……可恶。）」

上条吐了一口气。

右方之火。虽然知道不是那么容易就伸手够到他……。

「（……总之，现在要搜寻莎夏。既然右方之火那么想找她，看来背后的事情肯定不那么轻松……另外最首要的是，你给我适可而止把茵蒂克丝的事情先踢到一边去。）」

2

滨面仕上正开着偷来的车。

目前无论食物、军需资金还是车的燃料都到手了。

终于到了可以和学园都市「一战」的时候了，在这个俄罗斯找到某个「交易的材料」，一定要保障自己和泷壶的人身安全才行。

「……虽然是这样说的，具体该找些什么才好呢。」

「不幸中的大幸的是，现在在战争中，即使在俄罗斯也有学园都市的军队和兵器转来转去。滨面，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或许会更好点。」

「捕获最新式的军用武器之类的东西，用那个科学技术来交涉吗？」

「还有一招是监视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行动，把有利的情报转让给学园都市。」

一边说着这些事情的滨面，其实并没有抓住什么灵感。

也难怪，虽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的本质还是普通的不良少年而已。即使说军队、兵器什么的，也完全涌现不出实感。和学园都市这样的巨大势力进行「交易」，关于具体的过程也一点都不清楚。

另一方面，见识过学园都市的黑暗深处的少女，给这样的滨面提供着建议。

「滨面，在这场战争里，学园都市的目标是什么考虑过了吗？」

「诶？因为俄罗斯打过来了所以很困扰，学园都市要自我保护不是吗？」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就没有必要进攻到俄罗斯境内了。只在日本的周边海域构筑彻底的防卫线就好了。一般的城市可能没法应付所有的大量轰炸机和弹道导弹，但是学园都市是能做得到的。就这样争取时间的同时，慢慢操纵世界经济，让俄罗斯陷于无法进行战争的财政困境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学园都市有着别的目的吗？」

「在抓住那个目的基础上，再向那个中心前进。想象一下对抗的天平，滨面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砝码，但不管在哪个托盘上，只要抢到一个能使天平倾斜的位置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就能对学园都市提各种要求了。」

「……」

这么说来，唯有冲进学园都市和俄罗斯之间激烈的战场了，必须全力以赴收集情报。简直就好像是削减寿命的作战，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为数不多的机会说不定会从手上漏过去。

「这里附近一片还真是打得激烈啊。是叫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来着？确实就在这附近，试着从那边开始探索吗？」

「……嗯，是啊，滨面……」

「泷壶？」

听见了嘶哑的声音，滨面有种不好的感觉。

扫了一眼助手席的滨面，不由地一脚踩下了刹车。

泷壶的样子变了。

脸上密密麻麻都是汗水。

「喂，你怎么啦，泷壶，还好吗！？」

「没有，问题，不要紧，所以，滨面，快点行动。」

不是开玩笑的，无论谁来看都不会觉得是普通的状况。泷壶还是在被「体晶」的不良影响折磨着。虽然问题重新被摆到了眼前，即便如此，滨面还是什么也做不到。虽然知道是无用功，还是把她带到医院去比较好吧。但是，「外面」的医生不可能知道诊断和治疗方法。就算知道方法，泷壶本身同样令人担心。现在在战争中，学园都市和俄罗斯的关系恶劣。而且说到底，滨面他们根本就是没有护照的非法入境者。

可是。

没法放着不管，不能这样下去了。通过合理的理由以外的感情，滨面希望能减轻一点泷壶身体的负担，就算只有一点点也好。那么，应该怎样做才好呢。为了寻找和学园都市「交易」的材料，就不得不冲进战争的正中央收集情报。

苦恼的滨面这时听见了很小的邦邦的声音。

拳头轻轻敲打驾驶席的窗户的声音。

转过脸去，看见的是一个大个子的白人男性，很可能是俄罗斯人吧。滨面不由地在他看不见的位置，贴着门拔出了手枪。就像前面说的，现在学园都市和俄罗斯的关系不好，光是滨面来自学园都市这一点，就有被加害的危险。

滨面隐藏着手枪，谨慎地打开了窗户。

白种大个人男人这样说道。

「以前应对观光客，做过日语的导游，这样说的话能明白吗？」

「你是要干什么？」

「好像需要医生吧？」

大个子男人朝助手席上的泷壶抬了抬下巴。

对于意料之外的问题不知所措的滨面，男人笑着继续说。

「是平等交换啦。我们的村子发电用的燃料没了。这样下去的话温度降到冰点以下大家就要挨冻了。这个是内燃机汽车对吧？你在这个窘境下把积存的燃料让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小姑娘带到我们的医生那里去，怎么样？」

3

开坦克的环境，真的进步了吗。

引擎的声音嘈杂不堪，油和废气的味道，汗和污垢混合以后产生的臭气。最糟糕的是，狭窄的空间里，中年的大叔

五个人挤在一起，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都不会有个好心情了。

坐在指挥官的椅子上的安杰卡·S·克法鲁夫叹了一口气。

这里是俄罗斯的中央。

在抵御外敌的防御大纲里，本来就不存在这个地方展开部队的行动指南。所谓的防卫，应该是在国境附近的地方才对，而且根据情况不同用先发制人越过对方国境的阵型来展开部队的预定计划也很多。

被深入到如此内部的情况，则完全没有计算过。

尽管如此，学园都市的地面部队已经来了。

更有甚者，他们似乎打算从正中心向外围挺进。

「……混蛋，还在空降。」

安杰卡从顶盖的缝隙里看向白色的天空中，用恨恨地口气低声说道。

「什么为了守护和平而投入最低限度的防卫兵器啊，这些混蛋。派了一个小队冲过去，被一个最新锐的车辆不知道吹飞的还是什么，碎得像彩色纸花一样。这分明就是侵略和占领用的规格嘛。」

「那帮家伙，据说二三十万人的八成是学生来着。就是这样都和我们俄罗斯军对等了，兵员的数量太矛盾了。听说了吗，那个战车里似乎不搭载乘员就能到处活动了。」

坦克内的同僚令人不快地说道。

安杰卡不快的眉头又皱紧了一层。

「傻乎乎的谣言吧，好像那些家伙什么都做得到似的，」

学园都市的超音速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了，顺着那一条线，像描线一样的大量降落伞落了下来。这一回不是空降坦克，多半是简易基地构筑用的建材吧。

那些家伙们的基地，有好几个阶段。

从大量的钢板组合而成的「小木屋」开始，到使用了速干型强化水泥的「庇护所」。还有驱动铠，以甲冑兵器来说令人惊异的速度把基地组装起来了，像是蟑螂的巢穴一样，一眨眼之间就在俄罗斯境内四处展开了。

学园都市似乎不愿意自己的技术流传到外面。

这么说来，那样的要塞大概也是设计成事后能够爆破或者回收的结构。

明明在战斗中，却和拼尽全力的己方不同，连战斗以后的事情都考虑好了。

「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

同僚叹了一口气这样说道。

「前面突然地就出现一个基地，就在筹划着攻略那个基地的时候，回头一看背后又有一个基地造好了。正在慌乱之中，这时补给线路又被别的基地切断了。那帮家伙的速度也太快了吧。就连夜逃屋的业者，都少许有点磨蹭的时候。」（译注：夜逃げ屋，说白了就是帮人趁夜潜逃，2小时不到帮你所有东西打包上车，WIKI可查，不过中文版解释不详细。）

在开始的时候，还试着去击落那些降落伞，但收效甚微。虽然高射炮和机关枪给降落伞开了几个洞，但马上就伸出了滑翔机似的机翼，别的降落伞又一个接一个出现了，简直没完没了。

没法进入自己得意的领域。

这就是安杰卡他们最直接的感想。

他们并不是傻瓜，单论实战经验的话，相比专攻科技的学园都市，肯定要丰富许多。正面开打的话，最差也有自信能把战局扳成五五开，接着保持胶着状态，阻止进一步的入侵，

但是。

这根本就不是他们所熟知的炮击战。

根本就不是千锤百炼的坦克兵们的战斗。

学园都市的特异战术，本来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基地的构筑所必需的资材、基地的构筑所必需的人员和时间、基地的维持所必需的物资和能源，考虑到这些因素的话，要在敌阵的正中央一个接一个地构筑基地、还有考虑给设施人员设置补给线，这种做法是完全不现实的。别说军人了，就连旁边的记者一看，都能指出好多个问题。

虽说如此。

学园都市压倒性的技术把这个弱点克服了。

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的速度的超音速轰炸机，不断投下大量的的资材和燃料。着陆以后，还有能把资材超高速地正确组装的驱动铠群。光是考虑一下就觉得愚蠢透顶了。从训练时期的教科书起就开始颠覆了，完全跟不上。

「怎么办？」

坦克里最年轻的一个凑了进来，不过即使如此这也是一个中年大叔士兵。

「燃料和炮弹都差不多见底了。退路和补给线路都被那个基地给封锁了。请参谋大人想一个划时代的反击策略出来吧。」

「这样下去的话，坦克别说冲锋了，就要直接被困死在这里了。」

别的士兵，也用一种受够了的语气说道。

在一开始超音速轰炸机投下大量降落伞的时候，他们的部队以阻止对方基地的建造为最优先目标。但是击落降落伞没什么效果，抢先一步着陆的驱动铠用让人诧异的动作回避炮弹，还特意挖出了隐蔽所，用超巨大的霰弹枪进行确实的反击。

被对手用稀奇古怪的行动玩弄着，磨磨蹭蹭的时候追加的资材和空降坦克又一个接一个被投下了，回过神来时候安杰卡他们已经被巨大的战力差给封住了行动。

连自己发觉到那是在浪费炮弹。

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是这种战术的话，多少也能冷静一点保存一点炮弹下来，但现在说这些也与事无补。

回想起这些状况的同僚们，都看向了安杰卡。

「我们也知道已经是不投降不行的状况了，但是，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就结束吧。至少最后也要干掉一辆。即使杯水车薪也好，如果不多少削减一点战力的话，这个国家就真的要变得不行了。」

安杰卡从舱盖的缝隙向白色的天空看去。

时速超过七千公里的复数的轰炸机正在俄罗斯上空轰鸣着，大量的降落伞成一直线地投下。

「喂，假设那个不是补给物资，而是破坏堡垒用的大型炸弹的话，我们会变成怎么样？」

「……」

僵硬的沉默在坦克中展开来。

是的，超音速轰炸机本来的功能，正是那样。那样做的话，大概能更简单地把安杰卡他们沉默掉。

为什么学园都市要特意执行一个兜圈子的战术。

安杰卡看着不详的天空，叹了口气嘟囔着。

「人道的兵器运用法吗，被看遍了啊。」

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

上条和蕾莎终于走到了境内。因为处于战争中被攻打的一方，想必国境一定是戒严态势，基本上都尽量避开着走。

「日本和英国这样岛国暂且不谈，土地邻接的国与国之间的国境，还真是挺容易越过的啊。」

「就算如此也有点太简单了，这种形势下就算被射杀了也不奇怪的才对。」

「大概连那样做的余力都没有了吧。不过，你的话在进入俄罗斯的时候就已经偷偷越过几次国境了吧？」

「没啊，因为到处搭便车旅行来的俄罗斯，具体的越境方法什么的并不知道。」

「……嗯——。只是因为语言不通所有没有注意到吧，实际上还真是相当程度的大冒险吧……？」

蕾莎低声自语道。

这里是一个广场一样的地方，各种各样的人在周围交错着。并不是只有特定的一个民族，不同人种的人都有。说话用的语言上，虽然详细不清楚，不过能感觉到有好几种混在一起。

「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话，本来是反对俄罗斯的做法的小地区吧，好像就这样独立以后成为国家了。」

「正确的来说，是这样的国家聚集起来产生的。」

蕾莎订正道。

「这里可是内陆地区，只有一个国家独立起来的话，周围三百六十度全部是俄罗斯的领土。要是那样的话，就会变成人员和物资的获取都必须要有「俄罗斯政府的许可」才行的状况。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就是为了摆脱这样的间接支配，由好多个小国结合在一起，连通往俄罗斯以外的东欧国家的路线都靠自己力量构筑起来的国家同盟。……正因如此，独立以后的国家里，特别是对俄罗斯非常地疏远呢。」

这样经纬纵横的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从东西向延展出去成一个细长的形状，长度大致有三百公里的程度。……在道路上走着的话，正好和想找的人偶然碰见的可能性也是无限地低。

「总之，必须抢在右方之火前面抓住莎夏·克洛伊洁芙。」

上条好像在催促自己一样说道。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去找那个人呢？」

「首先找个能住的地方当作据点吧。」

「果然要在这么广阔的范围里搜索的话，一天是不够的啊。」

「当然，为了保存资金，只要一个房间就行了。虽然多少有点猥琐的意思在里面，不过没有关系啦。」

「看来基本的思考回路已经设定到那边了是吧，你这家伙！？」

「投宿不行吗？那么在外面！？」但，但是，这很困扰啊。野外本身倒是没有什么问题，考虑到极寒气候的话，可能会死得很白痴哦。」

「……知道了，那么我就认真点跟你说。」

上条抓起蕾莎的脖颈走进了小巷子里，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的说教。然后带着精神上已经疲惫不堪的蕾莎，少年再次回到了广场。（罐子：= =！当麻升级了，学会了调教技能！）

「该怎么找她？莎夏也是个魔法师，如果能发现那种「使用了不可思议的东西的痕迹」一类东西的话，说不定就能找到她了。」

「那，那样的话，有更简单的方法。」

「？」

听见蕾莎的话的上条把头歪了过去，就在这时突然察觉到了异变。

周围。

好像隐藏在行走交错的人群一样，四、五个男人盯着上条他们。虽然穿着深绿色的军服，但立在白色的雪中反而很显眼。

「是国境警备队。」

蕾莎简单地说道。

「前面我就说越境简单得过头了吧。正是如此，他们也不是笨蛋。虽然好像是连符合环境的迷彩服都没有入手的状态，但作为守护这个国家的人的事情没有改变。」

「喂，怎么办？」

「决定了，就去直接问他们吧。」

说了意义不明的话的蕾莎，对于一副诧异表情的上条，重新开始慢慢说明。

「右方之火不是利用俄罗斯军去寻找莎夏·克洛伊洁芙的动向了吗？这样来说的话，他们一部分人已经进入了国境进行了搜索活动。就算找不到魔法师莎夏本人，追查她的俄罗斯军的行动也会被艾莉莎莉娜的军人发现的吧？于是，战争的主谋者现在潜入了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也是事实，对他们来说不正是无法忽视的「交涉材料」吗？」

英国与法国之间的多佛尔海峡，已经化为了两势力正面针锋相对的战场。

海面被正体不明的半透明物质覆盖住了，在这上面，数十、数百、数千的刀刃交错拼杀着。那已经不属于普通「战斗」的领域了，而是完全达到了「战争」的级别。

两阵营从数量上是法国一方较多，英国一方处于被压制的一边。

但是，果然神裂火织的存在异常地强大。

世界上不足二十人的「圣人」所拥有的力量，仅仅一挥就把大量的魔法师一口气横扫出去。而且，在她周围的新生天草式十字凄教的每一个人，时而对她进行支援，时而利用神裂为诱饵，从别的方向进行确实的狙击，取得了超过本来人员数量以上的战果。

「喝————！！」

神裂的刀鞘把前方的半透明的大地大面积地破坏掉了，穿着黑色修道服的少女们立刻冲了上去，从上空对站在支离破碎的立足点上的法国魔法师发动奇袭。

是原亚涅赛部队的修女们。

以亚涅赛·桑库缇丝为中心的部队，与新生天草式十字凄教一样在战场上活跃着。她们在纯粹的战力以外，更能发挥「熟知敌对的罗马正教的战斗方式」的效果。

但是，仅是如此还不能击退法国一方。

他们之中并没有像「圣人」一样，位置极其特殊的魔法师。然而作为代替，他们从可以夸耀拥有二十亿以上信徒的罗马正教那里，借来巨大数量的兵器和灵装增强战力。不仅是杖和杯之类的作为个人装备的典型武器，甚至还有用大剑代替炮身、用甲冑的铁板代替装甲安装上去的奇怪的坦克一样的灵装车辆。

看着这些场面的第二王女琪雅莉莎，很无聊地说道。

「这边还只是小小的试探，多半都是为了侦察这边战力而派来的斥候。」

她至今还没有握住武器。

被大量骑士们守卫着的琪雅莉莎，原本优雅的气氛现在也显得有一点僵硬。

在她旁边骑士团长，用轻松的语调问道。

「那么，不知道法国阵营的主力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这边除了罗马正教基地的魔法师以外，还能看见有骑士关系的人物也混在里面。本来的话，对于骑士来说，能算做十字教的范畴吗？」

「法国的骑士如果也是十字教系的话，大概是查理曼那边的分支吗？」

「或者说是为了凡尔赛宫打着哈欠的「首脑」圣女大人，连奥尔良骑士团的残党不顾形象来为之哭泣了吗？」

<……还真是希望不要太小看我了啊……>

冷不防，来源不明的声音横插了进来。

琪雅莉莎的眉毛微微一动。

<那种东西只是为了保身才留了下来的，我的傲气可没那么便宜。对于被英国出身的佣兵解决掉这件事，不如说是觉得愤怒才对。>

「哎呀哎呀，还没睡醒的话，先去洗把脸再来如何啊。虽说你那身体是不能离开凡尔赛的，看起来这就是你的反应总是慢了一拍的原因吧。喂，今天这次不也是一样的嘛。」

<什么都做不到这一点你也是同样的。>

凡尔赛的「首脑」用平静的口气低声说道。

<我们掌握了卡提那一世破损的情报，第二件情报则是爱莉莎德女王的住处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现在的你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加上你身处于英国国境以外，周围骑士们的力量也不过如此。我虽然理解你好战的性格，不过你也对自己已经是个繁赘的事有点自觉如何？>

「蠢货。」

琪雅莉莎简短地嘀咕了一句。

喇哗！！

第二王女周围的骑士们，都获得了卡提尔散出的巨大的力量。

力量的供给本体，是卡提那·二世，很可能是由爱莉莎德的某种命令而放出来的吧。但是，仅仅如此还是无法说明问题，卡提尔的效力，说到底也只能在英国境内适用。

「假设使用了卡提那一世，在英国国内政变成功的情况下。我就打算向欧洲进军，然后把所有的敌对势力全部埋葬掉，这件事你是知道的吧？」

<莫非……>

「你觉得我具体实行起来会怎么做呢？总不会就是因为是国境以外，光抱怨着卡提尔的力量没法使用了吧？」

眶——巨大的声音响了起来。

从琪雅莉莎的背后，十公里以上的后方发出来的。

那里有什么东西浮现了出来，是一个无比广阔的巨大构造物。用沉重的石头做成的立方体，以数十种随机组合构成的像是「四角的泡泡」的神秘的构造物。大幅度脱离了正常的建筑技术的人工的城池一样的东西，还能看到巨大的岩石也被强行切离以后在空中漂浮着。

「移动要塞格拉斯顿伯里。」

琪雅莉莎宣告了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要塞的周边都被强行规定为英国领土，也就是对卡提尔的使用圈进行飞跃性延伸的设施。你不觉得这个正是完全不考虑对手那边意向的「侵略」所用的大规模灵装吗？」

状况突然改变了。

获得力量的骑士们，仿佛要守护琪雅莉莎一样拔出了剑。

「这不是为了防卫的消耗战！」

护卫琪雅莉莎而展开的骑士阵，开始缓慢地变化。

从被动变成了主动。

随着意义的变化，「军事」王女的声音在此宣告。

「是进行攻击的扫荡战！」

6

上条和蕾莎两人，以被复数的巨汉们包围的状态，在广场上走着。语言不通，而且是被军人一样的人仿佛押送一样走着，感觉实在不好。相对于战战兢兢走着的上条，旁边的蕾莎则是一副很无聊的样子这样说道。

「没关系的啦，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这边，对于右方之火的情报应该是不管是什么样的都求之若渴。所以我们不可能就这样被送到收容所里去的啦。而且说到底，这个同盟里都不存在那么危险的设施。」

「……真的吗？接下来预想的事就会被彻底推翻，这不正是不幸的上条先生的一贯模式吗？一旦就这样被带到只放着皮带和椅子的房间可要怎么办啊！」

「好了好了，那个时候为表示歉意，我就穿着连衣裙睡衣爬下去扭着屁股给你看好了。……嗯，这个不错啊。要不从今天开始就这么干吧。」

「看起来说教得还是不够啊蕾莎君，这里有点麻烦，到那边的小巷来一下。」

提起了少女脖颈的上条刚想往人圈外面走，周围就爆发出了俄罗斯语的怒骂声，巨汉里的几个人，甚至把手伸到枪套里去摸手枪。

「哇！！知道了啦知道了啦，可恶，果然感觉不像是被欢迎的啊！？」

「我也只是开玩笑啊，我可不像连周围的家伙们送上杀必死，貌似对英国的国家利益也没什么好处。现在就暂且老实一点吧，过后等进了住的房间的时候，再讨论穿不穿连衣裙睡衣的问题。」

上条他们继续着这种风格的对话，包围他们的巨汉里的其中一个人，极其不耐烦地轻声嘟囔了些什么。虽然不懂俄语的上条听不明白，但是旁边蕾莎翻译了过去。

「问我们在俄罗斯境内，是不是有救过被卡车押送着的母女们，是一个两岁左右婴儿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子。」

「……？我们是对那个卡车和装甲马车的车队出手了，那个，是有几十个人乘坐的吧？光是这点还真一下子想不起来啊。」

对着一脸惊讶的上条，那个男人又用俄罗斯语，松了一口气似地说了些什么。

听见这些的蕾莎，一瞬间眉头紧了一下，缩起肩膀的蕾莎看向上了条。

「他说，那是我的姐姐和她的女儿们。」

……既然知道这些事情，就说明卡车里的人们已经平安无事到达了附近的城镇，大概是用电话什么的取得了联系吧。

说不定，刚才把手伸到了枪套里却没有直接拿出手枪指着上条，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层人情吧？

在这么对话的当口，上条和蕾莎两人已经被带到了广场近处的四方形石造的建筑物那里。本来应该是很大的教会建筑之一吧，现在似乎在被用作别的目的。

军事设施。

如果要称之为办公室的话，也实在是杂乱得过头了，纸张的资料散得到处都是。钢制的桌子的位置也不固定，墙边的白板上贴着邻近的地图，颜色不同的磁铁大概是表示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和俄罗斯双方坦克的配置图一类的东西吧。其中一方的颜色数量压倒性地多。

一个金发的女性等在那里。

是个非常消瘦的女人，如果穿上泳装的话，在兴奋之前大概会令人担心她瘦得过头了吧。深陷在眼眶里的目光向这边看了过来，于是笑了。

她用日语这样说道。

「右方之火好像到这边来了呢。」

咻~，蕾莎吹了声口哨。

大概她们认识吧。

上条这样想着，不过似乎不是这样。

蕾莎说道。

「……是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名字由来的女性。为了复数的国家的独立，为了将它们缔结起来而活跃着的圣女大人就是她。」

「右方之火好像到这边来了呢。」

眼前的艾莉莎莉娜又说了一遍。

身为非法入境者却立刻就能和这样的人物见面，看来右方之火的名字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还真是一个不吉利的象征。

也难怪。

作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诱因的男人。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俄罗斯军也不会想到要对独立国进行侵略作战了。

「在国境那边邻接的俄罗斯军的基地里，从当事人口中直接听到的话，多半是不会错的了。」

一下说明到了这个程度，上条不由地有点违和感。

「……稍许等一下，艾莉莎莉娜小姐知道那个右方之火到底指的是什么吗？」

换句话说，就是是否知道魔法阵营这一回事。

而且，要对罗马正教的相当的深处也有所了解。

艾莉莎莉娜几乎嘴唇都没动地回答说。

「虽然技术还不高明，我也算是魔法师的一员。」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光是靠部下那里不完全的报告，是没法做出如此迅速反应的吧。知道我们的价值，并且立刻发出了指示把我们带到一国的中枢来。光是能做到这些事情这一点，就已经很明显是「知道魔法的人物」了。」

蕾莎用很随意的口气追加道，看起来她很清楚艾莉莎莉娜这个人物的功绩和传说。

「她表面上为了政治和经济的独立而整顿着国家的基石，在背面则是进行隐秘的工作活动，把俄罗斯成教的魔法师们一个不留统统击退的实力人物。如果认真打起来的话，大概连我都会被打飞的。」

「没有到那么可怕的程度哦，只是帮忙做了几个提案程序而已，和「法国的姐姐」比起来还差得远呢。」

很随意地搪塞过去的艾莉莎莉娜，似乎不喜欢居于必要以上的高度。

她很快回归了正题。

「右方之火对于这场战争……哦不，是与侵略我国的有关的重要人物。如果能乘此机会打倒他的话，光是这一点就能让威胁民众生命的可能性大幅度地减少了吧。

至此，上条都是赞同的。

但是，接下来说的却不同。

「另一方面，我不认为能够在战场上轻易地打倒右方之火，这是魔法师的能力上的问题，即使把这个国家所有力量全部集合起来，也打不倒他一个人。」

这样说着的艾莉莎莉娜，露出了苦恼的表情。

对她来说，只是单纯地不想放过这次机会吧。

既然是伸出手就能够到的程度，那么就立刻采取能够尽快脱离危机的行动。

到达这种地位的艾莉莎莉娜，果然是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吧。

如果说乍看之下的机会，实际上孕育着出奇的危险的话。

「对我们来说，独立国同盟的居民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为了防止一时疏忽伤及平民，我们与右方之火之间的交战是必须要避免的。」

「都到这里了，现在却让我们自己去做吗？」

蕾莎这样问道。

艾莉莎莉娜摇了摇头。

「不。」

她立刻回答道。

的光芒。

看见这些的右方之火，不由地失笑出声。
「在本大人面前，居然还敢用「右手」来组合术式啊？」
紧接着。
铿锵！！右方之火的右手迸裂出闪光。
已经不是炫耀力量的程度了，简直像是要把脸前跳来跳去的碍眼的小虫子彻底捏碎一样的动作。不管艾莉莎莉娜做些什么，都要把抵抗连同肉体一起粉碎掉。
她在一开始就说过。
把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全部兵力汇集到一起，也赢不了右方之火。正因如此，才要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以外实行迎击作战，来打倒右方之火。
如果是这样的话，从右方之火站在这个地方开始，艾莉莎莉娜的命运大概就已经被决定了。
但是，并没有变成那样。

喀锵——！！
抵抗的声音炸响了。
右方之火的闪光和上条的右手激烈冲突着。

在这时，冲到艾莉莎莉娜前面的上条，确实应该是承受住了右方的一击。闪光没有立刻消失，而像是要逃离上条的右手一样向四面散去。这或许可以说是，因为全部的异能余波仍然过于庞大的缘故吧。
尽管如此。
上条的鼓膜里的声音完全消失了。
勉强残留下的一点点房子的墙壁，这一回被旁边弹射出去的闪光余波完全摧毁了，余波甚至继续直冲向广场方向。
轨道稍许有点向上偏斜，多亏如此才没有把广场上的人直接打飞出去。但是广场上石造建筑物的房顶，则全部被麻利地削掉了。

上条当麻和右方之火。
同样拥有特殊右手的两个人，面对面互相瞪视着。
「来和我打吧，战斗的理由已经很明显了吧。」
「是什么来着？」
对于高叫的上条，右方则慢悠悠地歪着头回答。
上条往右肩附近看了一眼。
「你这家伙不是说了主菜之类的话吗，要先开吃吗？」
「唔！！」
被吹飞到墙角的蕾莎动了，拾起了钢之手套的残骸的碎铁块，像炮弹一样投掷了过来。
所瞄准的不是右方之火。
对他不起作用这一点，在先前的一击中已经证明了。
蕾莎的投掷物，直接击中了上条的侧腹。上条的身体僵直地弯了起来，打折以后直接向旁边飞去。就在这个瞬间，右方之火的右手如同断头台一样落了下来，这个床都溶化了。如果是人体被这样命中的话，后果不堪想象。
「……噤吗……！？」
墙壁基本上都被破坏了，勉强剩下一点床和墙壁残骸的建筑物已经近于白地的状态。滚倒的上条就这样直接往外面的广场跑了出去。在雪地上，右方之火继续朝上条的方向慢慢走去，对于先前目标的艾莉莎莉娜连看都没看一眼。似乎相比战术上的重要目标，碍眼的小飞虫连打都懒得打一下。

右方之火的重要目标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上条当麻的右手。
第二个是莎夏·克洛伊洁芙。
（……不妙啊。）
上条很坦率地想着。
（只是单方面地被打，照这个样子下去，还要一边保护着莎夏一边战斗根本是不可能的……）
不幸中的大幸是，右方之火还没有发现莎夏。
按照艾莉莎莉娜的话似乎就在很近的地方，只要不被他找到的话，行动的范围也可以增大。
就在上条这样想着的时候。
「你知道吗？」
突然，右方之火这样说道。
「从十九世界末确立起来的现代魔法师，基本都是讨厌集团行动的。从「黄金」开始的天才集团，也大都因为性格上的问题从内部发生了分裂。这也就是为什么罗马正教的教义打着以构筑集团战为核心目标的原因……不过嘛，实际上你也能想到的吧？正因魔法师把个人看得很重，所以魔法名之类的主观目标至今才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也才会诞生「神之右席」这样的秘密组织。」
「你到底，想说什么？」
「也就是说。」
右方之火把右手水平地举了起来。
站在广场中央的右方之火，周围的民众们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被恐怖的感觉紧紧束缚住连逃跑都做不到。在这些人面前，完全没有隐藏「魔法」迹象的右方之火朝着上条说道。
「眼前就有要被杀的人，从现在开始，还会有没有任何罪孽的一般平民几百人、几千人将在侵略作战中被杀死。对于这种状况，你觉得「拥有力量的魔法师」会因为有着战术上的重要意义就保持沉默隐藏起来？」
「！？」
上条的身体僵了。
这个时候，他在人群中看见了天使。
红色的影子，身上绑着黑色的皮带，穿着里色是红色的披风，不自然的身影。在广场之中却没有引人注目，大概是做了什么魔法的手脚吧。
莎夏·克洛伊洁芙。
看见她的时候，上条不禁一时忘记了之前的状况，产生了一种安心感。曾经用单手就牵制住了「圣人」的神裂火织，还在那个空隙构筑了能把六十亿人「一扫」全部杀死的术式的大天使。如果能借助那个力量的话，再没有比那个更可靠

的了吧。

但是，紧接着上条反应过来了。
那不是上条当麻所知道的大天使米夏·克洛伊洁芙。
只不过是俄罗斯成教的人类魔法师莎夏·克洛伊洁芙。
她似乎想做什么。
既然是俄罗斯成教的专业魔法师，多半是拥有一流的技术的吧。
但是。
「今天还真是幸运啊。」
右方之火的手指弹出了什么东西。
仅仅如此，就像箭一样急速袭向了人群缝隙中的莎夏，以这样的速度把莎夏直接向正后方打了出去。
「本以为还要多少伤筋动骨，没想到这么简单就把两个目的都达成了啊。」
大概有着这样一击就能把莎夏的行动完全封住的自信吧，右方之火都没有特意进行追击，而是重新看向了上条。
「……」
上条一声不吭地摆好了架势。
关于魔法的战斗，他不可能知道得很详细。但是，这种场合下唯一能和右方的右手对抗的，就只有上条的幻想杀手了。现在不是讨论能不能做到的时候，如果这时不冲上去的话，眼前就要有大量的人被右方之火轻松杀掉了。
一对一。
不存在能够依赖的人和能够依靠的武器。
这时。
右方之火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毫无预兆地，头向旁边歪了一下。
紧接着，有什么东西掠过了右方的脸部，他背后的建筑物的墙壁上，发生了真相不明的龟裂。
广场上的人们，完全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完全没有现实味道的光景，是麻痹了他们的判断能力原因之一。
「……」
但是，作为知道「魔法」的外行人的上条，略微咽了口唾沫。
那个右方之火，居然做出了回避行动。
虽然上条对真相不明的攻击本身也很吃惊，不过对于能让右方做出这种反应，更让他惊愕。
「还真是让人怀念的面孔啊。」
右方之火说道。
上条回过头，看见的是一片黄色的色彩。
眼睛的地方做了很特异的化妆，脸上挂着好多个耳环的女人。一副故意让别人讨厌的的打扮。衣服虽然是中世纪女性的基调，颜色却故意弄成大胆的黄色，完全不给人一点古老的印象，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张扬的朋克风格。
九月三十日，利用天罚术式使学园都市的所有机能基本上完全停滞的魔法师，「神之右席」的其中一人，在此之前曾让上条见识到超越常理的战斗的女人。
能听见刷拉刷拉的声音。
她的舌头上穿着耳环，上面还连接着一条很细的锁链，一直垂到腰间，锁链的前端还栓着一个冰一样的十字架。只有那个十字架，和上条以前所知道的不同。
前方之风。
右方之火第一次采取了回避行动，却由于本是同一个组织的魔法师。
「没什么，我虽然没有义务去帮那边的小鬼和俄罗斯成教的修女，不过你把罗马正教弄得乱七八糟也该适可而止了，实在看不下去了。」
轰！！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席卷了过来。
「神之右席」的两人。
同样立于二十亿信徒的顶点，次元完全不一样的魔法师同僚之间的战斗。

7

一方通行握着现代设计风格的拐杖，四周环视了一下。
货运列车的战斗所发现的羊皮纸束，是与学园都市暗部「逃亡中的一方通行的追击」，以同级别权限而实行回收作战。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可能就不是单纯迷信的胡乱涂写。
虽然对于超自然的东西，一方通行并不完全相信，但是说不定那只是因为，在现代被广泛理解的科学技术已经根深蒂固地扎在当代人们的价值观中而已。
（……如果，只是至今为止一直在「大脑」中自己这么认为而已的话。）
一方通行再一次深吸了一口气。
从极其主观的感觉上的问题来看，他对这个羊皮纸有一种违和感。
仿佛胸口的中心被压迫着一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和海原光贵偶尔靠近的时候所感受到的东西比较类似。这么说起来，那个男人也使用着一种和单纯的超能力有所不同的力量……虽然有着那样的言行（当然，那是为了不表明自己的能力而做的虚张声势的可能性也不低），不过和那个大概是有关联的吧。
也就是说，先把这个令人在意的羊皮纸带走再说。
毕竟只靠这个羊皮纸的话，一方通行也无法理解「记录着什么样的情报」。这样的话，从「本应该接收」这个羊皮纸的人那里问出情报，才是最快捷的手段。当然，只是进行中的某个中继地点，可能还无法得知接收人的最终目的。那样的话就按照中继地点一个接一个地追查过去，最后找到「知道羊皮纸的使用方法的人」就行了。
如果这就是，即使采用学园都市最先进技术也与事无补，拯救最终信号的生命的仅剩的手段的话。
一方通行想，即使最差的情况，要去直接袭击军事设施也没关系……但是。

「切，被抢先袭击了啊。」

空气中充满了烧焦的味道。这里本来是俄罗斯的空军地基的其中一个。在白色的雪原上铺着以公里为计数单位的沥青路，被围墙状的战壕包围着，其中还有复数的滑行跑道以及大量碉堡用的特殊混凝土做成的大型建筑物并列在一起。

现在连影子都见不着。围墙被强行拔了起来，厚重的混凝土墙整块地倒在地面上，滑行跑道上战斗机像玩具一样的躺在那里喷着火。至今哪里仍然有弹药被诱爆的声音，但人的声音却一点都没有，完全一片废墟，只有像是被打上天空的烟花一样的沉闷爆炸声还在断断续续地炸裂着。

这里别说「知道羊皮纸的使用方法的人」了，也不用谈什么单纯的空运中继地点了，连这些都变得不明不白。（……是学园都市吧）一方通行随意地想到。不管怎样，这不是和俄罗斯军正面冲突的正规军吧，做的方法也有所不同，而是在阴影中偷偷潜入俄罗斯内部的「恶」世界的暗部组织。连弹壳都找不到一个。即使墙壁龟裂了，从里面也应该能取出钻进去的子弹。原本学园都市就对于己方的技术流传到外面的事情极其忌讳，一直尽量避免着。虽说如此，这样的情况也实在太露骨了。

单纯压制据点的话，没有必要利用暗部组织。只要动用正规军，直接朝基地攻打过去就可以了。目的的话，应该是一方通行怀里的羊皮纸吧。为了羊皮纸本身派出了回收部队，对于搬运优先的空军基地也投入了别动队。大概把基地全部找遍也找不到一个幸存者吧。不过，这种要把知道羊皮纸的人全部杀掉的做法，可以看出是借暗部组织的手进行的。

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提示了。本就已经不值得依赖的救生索也被切断了，即使是这种状态下，一方通行的头脑中也并不是焦急而是疑问。（……这个羊皮纸，有着如此的价值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具体的使用方法是？这个，是学园都市无论如何也一定要拿到手的东西的吗？这时。对疲惫不堪的最终信号的身体已经做了些治疗了，多少也能起点作用吧。（……爱华斯那个混蛋说过「到俄罗斯去」，那个和这个东西也是关联在一起的吧。那个家伙说过，他握着和学园都市不同的「完全另一种法则」的钥匙。）

再深入思考下去，应该也得不到答案。暂时中断了思考，一方通行开始考虑今后的方针。（……这个羊皮纸的真面目是什么，俄罗斯方面能找到的线索被切断了。这样的话，下一个能追查的线路就是学园都市的暗部组织吗？对于妨碍方的人来说，应该知道「这个羊皮纸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因为还不知道具体哪里的哪个人持有必要的情报，战斗拖长的话就有后患了。电极的电池能源是有限的，因此对一方通行来说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发展，不过毕竟已经知道了一些事了。如果必要的话，就算在雪中爬着回去也只需要把目标的暗部组织干掉就行了。

极其好战的思考方式。一方通行想起来了手上筋疲力尽失去意识的最终信号的体重，于是苦笑了起来。「不好办啊……」到现在为止，应该都隐藏住了。无论生活在多么鲜血淋漓的世界，都唯独不想把那样的场面展示在这个少女面前。（……就快要掩盖不住了）最后的话语之所以没有说出口，与其说是不想让最终信号听见，不如说是因为自己心中的微微不安。不管怎么样，绝不能在这里停下。学园都市还保有着好几架超音速大型飞机。以时速七千公里以上的速度在空中冲出去，到达地球的背面也仅仅花费两个小时的怪物飞机。袭击这个基地的暗部组织的人员，如果是使用这样的飞机作为移动手段的话连追击都做不到。既然奇袭已经发生了，有必要火速顺着足迹追查过去。

没有迷茫的时间了。然而，打算转过脚跟的一方通行的脚步却停止了。出现了复数的影子。站在空军基地的滑行跑道的主轴上，仅仅是在平面上宽阔地排开，完全没有能藏住其他人的空间。然而，将近十个人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把一方通行围了起来。不，大概不只十个。人影基本上都是二十几岁的男女，所有人都穿着统一的衣服。一方通行之所以皱起了眉头，因为那并不是最先进技术结晶的军服，而是某种古老味道的修道服一样的东西。他们带来和海原以及羊皮纸同样的压迫感。

他们的其中一个人，用俄罗斯语开口说道。「学园都市吗？」「倒是你们这些人，不是袭击了这个基地的人吗？」「你似乎不否定啊。」修道服的男人放低了重心。一方通行把那看作是做好了互相杀戮的觉悟的信号，接受了。「我可没多少时间。」他把手伸向脖颈的电极开关上，伸缩式的拐杖也缩了回来。「快点把事情办完的话，不介意吧？」

8

右方之火。前方之风。

对峙的两个怪物，并没有突然朝高层建筑物的房顶上跳去，然后以眼睛跟不上的速度开始高速战斗。仅仅是。保持着互相瞪视的状态，两人无言地水平移动着，缓慢的、流畅的动作。保持着距离的均等，他们以平行的状态，向雪之广场的中央方向移动。没有极端容易分辨的爆炸声和闪光。尽管如此，因为右方之火 of 的袭击而陷于恐慌的人群，都冻结住了。如同巨人在浴缸沉下去时大量的水满溢了出来一样，前方之风和右方之火 of 的周围，人群很自然地远离了他们。

上条没有动。帮一下会比较好吧。艾莉莎莉娜、蕾莎、莎夏·克洛伊洁芙，谁都知道应该去帮一下。但是，都没有动。如果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旁边进行救助的话，自然就会被炸弹那边注意到了，所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的心理状态。

咯咚的声音响起。还以为是一阵风吹过去的声音，原来是前方的右手握住了卷着带刺铁丝的锤子一样的东西。将近一米长的巨大的锤子前端，就这样砸在地面上。右方之火 of 的眉毛略微一动。「真是奇怪啊。」「哪里奇怪了？」「「神之右席」是使用不了普通的魔法的。我们只能使用经过极端调整的术式。在你体内本应该是保管着麻痹学园都市用的「天罚术式」，支持那个东西发动的灵装，应该在九月三十日就被粉碎掉了。然而」「于是引起不可思议现象就这么让你意外吗？」前方之风把沉重锤子扛在肩上，很无聊地说道。是的。因为各自都曾呈现过极其壮观的战果，所以可能一时忘记了。右方之火也好，前方之风也好，都只是人类。即使是无视物理法则的超常现象，也并不是什么准备都不用就可以发动的。前方之风从虚空中拿出了锤子，也应该有支撑这个现象的法则才对。

也就是说。（……现在的前方之风，可以使用魔法……？）想起了那个几乎夺取了全部学园都市居民的意识的魔法，上条脸上开始发青了。但是对于右方之火来说，却没有更大的吃惊。「不管怎样，「天罚」并没有成功复原吧。就算复原了，凭那个方法论，也是打不倒本大人的。」「你那种恶意和敌意的考虑方法本身就已经扭曲了，别以为我会用那种东西。」「那么你要怎么做？」「对于「似神者」的你来说，以目前的状况还使不出全部的力量吧。」「是啊，所以我才需要莎夏·克洛伊洁芙和幻想杀手。」「那只右手。」前方之风把轻松的口吻压了下去，认真地说道。「应该是有使用限制的。」「……」

右方之火没有回答。一方的声音没了，而另一方的声音还在继续。「因为陪这些杂鱼们玩，右手已经「空中分解」了吧。魔法师使用超越常人的力量是有其中道理的。把库存耗尽的话，你也不不过是个普通的人类而已。

笑声漏了出来。不是前方的笑声。右方之火 of 的嘴唇形成了一个微妙的曲线。「怎么会」哗啦，他周围的空气放射出一种阴森森的重压感。右手的五根手指缓慢动着，他说道。「凭这种程度，就想把与本大人的差距填平吗？」「不啊。」前方之风抓着肩膀上的锤子的握柄，略微抬起来了一点。只有几厘米而已。在细微的动作的同时，她宣告道。「有趣的事情，是从现在开始的。」

咚梆！！紧接着，右方之火 of 的身体朝正后方被打飞了出去。

在几十米以外的上条，也没看清楚那个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不是速度，而是规模。突然之间，就在广场中央的，巨大的构造物冲破雪之大地露了出来。向上斜着飞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一个透明的冰制的帆船，全长四十米左右，但是船体还没有显露出来，光目前的部分就已经有四十米了。装在船侧面的冰之大炮，咯吱咯吱转向右方之火 of 的方向。随着爆炸声同时飞出的不是火药产生的爆炎，而是冰的粉末。对抗右方所象征火的冰之一击，这一击的本体并不是单纯炮弹，而是透明的锚。二~三十米大小的硬块，直接命中了右方之火 of 的身体，他的身体就这样飞出了几公里远。啪咚！！巨大的冲击音略微延迟了一下以后在广场上炸响了。完全不在意周围引起的骚动，前方之风说道。「……在意大利的基奥贾（译注：意大利北部城市，详见11卷），你知道彼亚吉欧·普索尼所指挥的护卫「亚德里亚

虽然这样说，也不可能转身逃走。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右方之火就会了结掉前方之风。接着也不能保证他会放任蕾莎和艾莉莎莉娜逃走，然后莎夏·克洛伊洁芙就会被带走。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右方之火手中还拿着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灵装。

「……」

嘴唇被咬破，渗出血的味道。

无视这些，上条再一次站了起来。

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还真是个乐观的家伙啊。」

右方之火这次确实停止了瞄准前方之风，而是向上条的方向瞟去。

「至今为止，你已经为了多少人而站了起来，多少次为了解决事件，而挥起那个拳头。你还真是，一个乐观的家伙啊。最最乐观的大概就是，因为每次受到了他人的触动，然后亲自奔赴到危险的地方，结果所有的成果和报酬最后都积蓄在了你自身之中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对于自己的行动是否真的正确，抱着绝对的自信吗？」

右方之火缓慢地把手抬了起来。

第三只手。

无法单纯靠魔法或者单纯靠科学说明，极度违反规则的东西。

「你所愤恨的本大人的作为，以及你自身至所做的事，在根本上的地方都一直没变过。本大人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而挥动右手，你为了解决自身周围发生的事件而挥动右手。这种把别人拼命积累创造出来的努力成果，一击打成粉末的做法，在手段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于是本大人确信着。……自己的行动意味着到达绝对的善。」

「……就为了这些，让茵蒂克丝受了那么多的苦，还要大放厥词吗。」

上条一秒都没有迷茫地说道。

「少在那胡说八道了。罗马正教的人都自管自肆意妄为，加强对法国的压迫，还背后推动英国的军事政变，那种东西叫做绝对的善？你脑袋出毛病了吗？」

「那么，阻止了这些的你就是善的吗？」

「根本不关善什么的问题。」

「……」

「茵蒂克丝正痛苦着。就是你引起的这场狗屁不如的战争的关系，还有多少人会因此哭泣啊。你那么想说的东西，就是这种奇怪的事情啊？为了连睁开眼睛醒过来都做不到的女孩子去战斗，就是那么不对的事情啊？说得再简单一点，让大多数人受了苦还那么高兴的混球，就少在他妈的这里给我罗罗嗦嗦讲道理！」

然而。

「真是乐观啊。」

右方之火笑着把右手朝上条伸了过去。

手上拿的这是小小的圆筒形装置。

茵蒂克丝的远程控制灵装。

相对于变了脸色的上条，右方之火只是很轻松地冷笑着。

「那些台词，你敢在一直被你用谎言骗着的修女面前再说一遍吗？」

震惊。

上条的肩膀略微颤了一下。

（这个家伙……）

「通过远程控制灵装，那个女人的意识可以和本大人连到一起。本大人所看到所听到的情报，也能传到那个女人那里。」

（难道说……）

「好了，这个状况，这个条件下，你还打算说同样的话吗？搞错了的话也没关系。如果你真的是那样想的话，为什么要在那个女人面前一直继续你那装模作样的演技。」

（发觉了……）

并不是对于自己自身的危机。

某个少女。

一直支撑着她的看不见的柱子，仿佛一点点地被削去的感觉。

另一方面。

右方之火用普通的手指，轻轻地抚过自己的鬓角，笑着说道。

「你所隐藏起来的東西必须由你自己来解决掉。那个女人是怎么想的，这只能由那个女人自己来下判断。你虽然为了自我满足一直保护着那个女人，但那对于那个女人来说到底是不是在拯救她，我很期待着这个判断结果呢。」

第三只手挥了下去。

因为充满恶意的话语，身体行动被确实封住的上条，连反应都没有。

目标不是上条。

而是先前被一击打倒，仍然躺在广场上的莎夏·克洛伊洁芙。

「先解决一个。」

转眼之间，右方之火的第三只手已经抓住了娇小少女的身体。

完全无视了相互之间的距离。

鞭子一样的手就像变色龙的舌头一样伸过去又卷了回来。

「！？右方！！！」

「第二个虽然也想到手，不过果然还是有相合的问题啊。」

对于叫着还给我的上条，右方之火以好像吹口哨一样的轻松语气说道。

「虽然天使的媒介确实地封印运送了，不过你的右手有特殊的阻碍效果，两个同时搬运就有点困难了。」

右手像缠满枝叉的袋子一样抓着莎夏，右方之火背对着上条。

「别简单地就死了喔。」

扔下了这样的话。上条无视这些朝着右方之火冲了过去。

但是右方之火没有回头。

「因为那个右手我还有用。」

产生了爆风。

在上条立刻用右手打消了爆风的时候，右方之火已经不在这里了。

危机过去了，广场上总算恢复了喧闹。

在开始活动的景色里，只有上条停在那里。

他的脑中，只有右方之火的话不停地回响着。

<对于那个女人来说到底是不是在拯救她，我很期待着这个判断结果呢。>

9

滨面仕上在雪地上走来走去。

一开始是在室内来回走，但是静下来以后却怎么也按耐不住。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肚子里面好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总之滨面就在雪地上走过来又走过去。

这里是很小的一个村落。

全部加起来也就五十家左右的居民。如果不是住在这里的人，连住宅和店铺都分不出来。不，这里的建筑大概都同时两者兼具吧。

「果然，对那个孩子的对症疗法已经到极限了啊。」

对着这样的滨面，大个人男子说道。

以偷来的汽车里的燃料作为交换，把滨面和泷壶带到了这个村落的男人。

他的名字似乎叫德格鲁。

「是技术等级在二、三十年以后的学园都市制造的药品所造成的影响吧。根本上的治疗法，在这种小诊所里是不可能有的。随便下手的话反而容易增加恶化的危险。」

「是啊，我知道。」

滨面的脸上浮现出不安之色，摇了摇头。

「即使如此，到现在已经好久没让她在一张像样的床上好好休息过了。那个，拜托了。只要等她身体状态稍许安定一点就行。我实在不想再看着她受苦了。」

「这边的话没有问题的啦，然后呢，你最终打算怎么办？」

德格鲁问道。滨面沉默了。

泷壶说过。

学园都市一直侵略到了俄罗斯内部，说不定里面隐藏着什么理由。如果掌握那个理由，占据能左右战况的位置的话，大概就能够和学园都市这样巨大的组织进行交涉了。

只有去找了。

在泷壶理后完全倒下之前，只能只身一人前往世界大战的中心了。

仿佛面对着实在于巨大的障碍，滨面感觉十分消沉，他改变了话题。

他把目光转向周围。

「好像有种慌乱的感觉啊。」

「确实啊，似乎是附近的村落被俄罗斯军袭击了，然后在被押送到强制收容所的途中，卡车的车队被一个东洋人的少年给救了。逃到这里的人比村子里的居民还要多。」

物资不足大概也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吧。

「……发电机那边没问题吧？」

「暂且是吧，原本预定有定期运输的物资和燃料的，不过却碰上了这种状态。因为俄罗斯军驻留在道路上的关系，路线也被截断了。说实话，那边一块你们如果不过去的话，也会是相当麻烦的。」

如果学园都市和俄罗斯之间不爆发战争的话，这些问题也不会产生了。

「抱歉……。是我们的错。」

一时间，滨面的脑子里划过了一个很傻的妄想。

说不定，正因为滨面和泷壶逃到了俄罗斯，所以这场大规模的战争才开始的。不过他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价值大到如此程度的事连一丁点可能都没有，然而还是有一种扎进一根小刺拔不出来的感觉。

但是，德格鲁摇了摇头。

「不是那样的，如果让你感觉不好了，那就对不起了。其实我是知道的。」

「？」

「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这个村子就被俄罗斯军看上过。这里离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很近不是吗？要建造进攻用的前线基地，这里可是绝佳的土地啊。所有碰见好几次这样征用土地的危机了，还不光是在地面上的。借着「防止独立国同盟的侵略行为」这个名目，运输机甚至撒下了大量的地雷。俄罗斯方面大概是拥有着发现并回收地雷的器材吧。当然，这个村子里没那种东西。」

难以置信的事情。

政府竟然会做这种事，这在日本是绝对想都想不到的。

「别在意了。我们也就是把它们当作小贴纸一样的东西，地雷什么的都差不多啦。回收起来转给NGO（译注：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的话，也能交换到食物和物资。实际上当场爆破掉应该会比较安全，不过和平活动总归还是想要一些更实在的成果啊。」

德格鲁指向村子边上的一个很小的房子。从地下挖了出来，信管的撞针被固定住以后的地雷都被放置在那里。

「……那么俄罗斯已经开始攻打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了吗？那个国家里到底有些什么？」

「谁知道。反正不是什么具体的危机问题，说不定俄罗斯政府只是害怕自己广阔的国土再被分离出去。至少，独立国同盟对俄罗斯来说算不上军事上的威胁。再怎么说，如果真的正面开战的话，基本上都拿不出什么兵力。」

虽然是身处现场的人，也不可能知道这个国家的所有事情。看德格鲁的口气，这些内容应该是从哪里听来以后再转述出来的。他也是普通人，在电视新闻以外的情报，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入手的。

正在这时。

扎啦，踩在雪上的声音传到了滨面的耳朵里。德格鲁转向了声音的方向，紧接着就把滨面按倒在雪地上。连抗议的工夫都没有，德格鲁慌张地抓住倒下的滨面的衣服，拉到了建筑物的阴影里。

「怎、怎么啦？发生了什么？」

「俄罗斯兵。」

手指竖在自己嘴唇上，德格鲁特意很小声地回答。吓了一跳的滨面把脸稍微伸出墙壁一点，站在雪地上的确实是一个穿着军服的二十多岁的男人。

德格鲁的表情认真了起来。

「村子的周围应该是安装了防止入侵者的感应器才对，那里的状况不太好了吗？」

「……我说，俄罗斯军的确是觊觎这个村子的土地吧？」

正在滨面询问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异变。

慢吞吞地走着的俄罗斯兵，突然往雪地上倒了下去。

连他的脸都没看见的滨面和德格鲁，再也没看出俄罗斯兵有动弹的样子。足足观察了三十秒以后，他们才慢慢地从建筑物的阴影里走出来。

慢慢接近那个倒下的俄罗斯兵，并没有发生什么奇袭。

试着把趴着的士兵翻了过来，他的脸上到处都已经变成青紫色了。

「是冻伤。」

德格鲁说道。

士兵几乎已经完全闭上的眼睛，看向了滨面他们，然后用俄语嘟囔了些什么。听了以后的德格鲁把视线投向了滨面。

「他说希望我们救救他。本来在附近的空军基地等着「货物」送到，结果在送达之前就被学园都市的人袭击了。穿着室内的勤务服的话，这种严寒怕是抗不住的吧。」

……今天的来客还真真是多啊，德格鲁又加了一句。

听见学园都市的名字的滨面，表情略微有点抽搐，不过现在光在意这个也是与事无补。

「……怎么办？要救他吗，虽然感觉上不像是什么受欢迎的客人。」

「别用这种目光盯着我问啊，我知道你就想去救他对吧。」

无奈地说着的德格鲁，把冻伤上俄罗斯兵扛到了肩膀上，滨面也帮忙撑着他的身体，他皮肤上已经冻得冰凉了。

「我说啊，对于德格鲁你们来说，这样没关系吗？」

「如果可以得话也想做得冷酷一点啊。不过，即使把这个家伙舍弃在那里也改变不了什么状况。」

前面的目的地，是泷壶休息着的小小的诊所。

虽然滨面对于具体治疗冻伤的方法并不清楚，总之先搬到火炉或者暖炉的前面多半不会错吧。滨面这样预测着。

（……「货物」吗？）

一边撑着冰冷的俄罗斯兵的身体，滨面突然想到了。

假设学园都市的部队有着不同于表面上的战争的理由……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理由就是那个在送达空军基地之前截取「货物」的作战的话……那个「货物」能不能作为自己和泷壶与学园都市之间进行交易的材料呢？

对了。

他说了，学园都市袭击了本应等着「货物」送达的空军基地。

这样来说的话，「货物」可能还没有被那个袭击部队拿到手。

滨面瞟了一眼昏迷不醒的俄罗斯兵的侧脸。

一般想要从这种每日沉重训练，积累着很多实战经验的专业军人「把话问出来」，凭借一个外行的高中生是不可能的。但是，都已经到了如此虚弱的状态的话，说不定还会有下手的机会。

这样打算着的滨面。

「……可恶，这样下去不就没脸见泷壶了。」

「？」

虽然德格鲁一副惊讶的表情，不过滨面再没有说什么。

方法并不只有一个。

就算不用踩着他人的不幸往上爬的方法，应该也还有和学园都市进行交涉的机会。

（总之现在先把这家伙搬到暖和的地方去。）

但是，诊所的门开了，里面有谁跑了出来。

是个十岁左右的少女。原本不是这个村子的居民，大概是押送中的车队里被救出来以后逃到这里的人的其中一个吧。衣服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多少也能区分出来。她一看见德格鲁，就用俄语拼命说了些什么。似乎是传达什么口信，不过德格鲁的眉头皱了起来，大概是因为她太着急了连话都没讲明白。

不过，在明白了少女所说的事以后，德格鲁的表情突然变了。他把冻伤的俄罗斯兵暂时交给滨面，立刻向诊所里冲了过去。

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滨面抱着俄罗斯兵也跟进了诊所里。

有点紧张。

少女跑出来的建筑物，同时也是泷壶理后休息所在的诊所。

说不定发生了什么。

有种不好的预感。

但是，滨面的预错过了。

实际上事态更加严重。

「突然之间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把俄罗斯兵放在诊所入口附近的电气暖炉前的床上以后，滨面用日语叫道。

正在飞快地和别人说着什么的德格鲁，终于转向了滨面这边，仿佛连夜潜逃一样的慌张的神色。

「……普莱贝塔。」（译注：其实就是按读音拼出来的pirate）

「那是什么东西。」

「用日语来说就是私人劫掠船一样的东西。原本是中世纪时军事制度的名词。作为政府公认的海贼，只优先袭击敌对国家的船，在拖累敌国财政的同时，还可以拿抢来的财宝充实自己国家的财政，就是这样的制度。在那时候，海贼们是作为「政府公认」而受到保护的，被称为获得了骑士名誉的海贼。」

「那又是怎么回事？」

「俄罗斯军在现代也采用了这样的普莱贝塔。」

德格鲁完全没在意脸上的紧张的汗水，用带着血丝的眼睛回答说。

「军队里面，存在着空白的部队，正式成员数量为零。就像普莱贝塔那样，经常实施攻击敌对势力获取资金的作战。虽然原本只需要他们截断敌人的补给线路，间接地夺取敌人的战力，不过袭击轻装备的人收获并不多，因为对于无用处的不满不断扩大，听说还设立了专门的部队。这样就可以用来执行更肮脏的任务了。」

虽然不知道到底里面有多少是真的，德格鲁继续说道。

「……那些家伙从西欧的中心，聚集过来了一群有着军旅经验的暴徒，听说是通过网络募集过来的。完全不受军队的规则限制，在短时间内能赚很多钱，似乎吸引了很多人。不仅如此，还配发了俄罗斯制的最新装备，然后派去执行肮脏的任务。一旦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在文件上立刻把部队解散就行了。在书面上把「引起问题的士兵们」流放到政治犯收容所里，然后把他们本人放回原来的国家就行了。用这种做法，原来会受国际社会批判的作战就可以圆滑地进行了，计划也能继续得到执行。」

「不会吧……。难道说这种地痞无赖一样的家伙们，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吗？」

滨面看了一眼被搬到电气炉子前面的俄罗斯兵。

「对、对了。他对俄罗斯军来说可是盟友啊。应该不会做出把整个村子全部消灭掉的事吧。至少，一开始多少让他露一露脸。」

「对手可是普莱贝塔，哪有这种好事。」

德格鲁摇了摇头。

那个俄罗斯兵，听见了普莱贝塔这样的词以后像发出了像呻吟一样的声音。

德格鲁慢慢地说道。

「至今为止，普莱贝塔已经不知道被多少次投入实战了。」

原本，俄罗斯军就为了建造进攻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前线基地，一直觊觎着这片土地。甚至作为行动的一环，还用运输机播撒地雷。

「不过，至今为止在那些家伙们接近之前就察觉到了，姑且能设法在真正的攻击开始前逃掉。当然，建筑物也被弄坏了，值钱的东西也会被抢走，不过那都是作为诱饵故意舍弃的。虽然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不过总归还有再设法重建的机会。」

「那么，那么，这次不也可以吗？」

「……情况变了啊。第三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军革新了普莱贝塔的装备。这样一来的话就逃不掉了。他们拥有了装甲车，远比我们的脚步要快啊，我们也没有能与之对抗的火力。」

「怎么会这样……」

德格鲁说过他们没有燃料以至于连发电机都转不起来。大概他们现在连能载着全村人逃跑的汽车都启动不了了吧。没法按照普通的惯例来对应了。

如果不能对应的话该怎么办？

「在离开这里一点的地方，有通过磁性探知人类接近的监视用的铁塔。那个已经被吹跑了，很可能是普莱贝塔他们干的。那些家伙已经到了很近的地方了，没有时间了。他们那些人完全不理睬战争条约之类的东西，要是被他们闯了进来，逮捕关押什么都没有就会被直接当场杀掉的。」

滨面看向了诊所的墙壁上。

那个大概是AK吧？详细的类型虽然不清楚，到处都有使用了木料的突击步枪立在那里。第一次把泷壶带到这个诊所的时候吓了一跳。然而枪支在这里似乎就像灭火器一样普遍。

但是，不行啊。

光是拿着那种东西来回走走的程度，是击退不了普莱贝塔的。对面也应该知道这里的「情况」。在知道的情况下，还做好了准备要单方面虐杀这个村子里的人。

没法与他们作战。

而且说到底，滨面顶多也就是在日本的小巷里挥挥手枪的程度，没用过那么大的枪支，两者使用方法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吧。

「该怎么办……？往哪里逃才行啊！？？」

「这个得现在去找。」

在被学园都市暗部组织袭击过的俄罗斯空军基地旧址上，一方通行冷静地思考着。

他现在被十个左右的男女包围着，每个人的都随时会冲上来。

异样的一群人。

不认为他们是单纯的俄罗斯士兵。用暗色的修道服把身体都包了起来，手上握着特殊装饰的剑、枪、杖、斧子一类的东西。一般看来，不会认为这是合理的武器。明明差了一个甚至两个时代，却很不可思议地和喷着火焰与烟雾的基地残骸……和俄罗斯的战场非常融洽。他们还带着和海原一样的压迫感。

肯定有着什么。

不过，现在最优先的不是那边。

手中还抱着名叫最终信号的少女。

没有意识，身体十分疲软。

为了要单手抱着她来战斗，开启全身的「反射」的话，恐怕会伤到最终信号。能力的使用必须十二分地注意才行。

只依靠两只脚步行。

为了不伤到最终信号，防御力明显地下降了。

接着。

「——」

一方通行皱紧眉头略微想了一下。

接着，他便开始实行了。

把攻击用的矢量变换能力，集中在右手上。

咚！爆炸声。

一方通行操作了脚下的矢量，一瞬间像投出去的枪一样向前飞去，一脚踩进了十个人里最近的一个人的怀里。

右手向前刺出。
仿佛轻轻抚过的一击，穿着修道服的男人的身体就完全不着地地飞出了十米以上。
接着，被打翻在地的男人挤出了一句话。
「乌诺佳诺依！！」
大概是代号之类的吧。
因为己方突然遭受损害而陷入胆怯的集团，总算从楞着的状态恢复了过来。正好站在一方通行斜后方死角的女人——很可能就是乌诺佳诺依吧，手指不自然地动了起来。
紧接着。
她周围的雪溶化了，化成了水之枪，向一方通行袭去。
既不是枪弹也不是炸药，不可思议的攻击。
普通人的话，光是因为这样大概就会楞住停下动作，在犹豫的瞬间就被贯穿了吧。但是，一方通行却完全没有动摇，他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结晶。
他举起了唯一开启了「反射」的右手。
水之枪粉碎了。
水化成了七色的光，顺着右手流向斜后方。仿佛墙壁重压了过去一样，把应该是乌诺佳诺依的队友的穿着修道服的四、五个人直接打翻了。
应该是格挡住的一方通行皱起了眉头。
搞不明白。
「反射」成功的话，应该把水之枪向乌诺佳诺依自己的方向打去，直接贯穿她的手腕才对。尽管如此，枪却偏离了，而且分解成了七色的光芒。奇怪的现象。不是水、冰或者水蒸汽。连使用「反射」的他本人也不明白，这个分解成光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
手指上有种什么东西滑溜溜地漏过去的感觉。
「反射」空间移动系能力的时候，会在三次元世界引起奇怪的现象。这一点一方通行曾经从经验里学到过，即使如此还是有种不同的感觉。
但是，没有工夫仔细考虑了。
乌诺佳诺依大概也产生了疑问，为了再确认一次，她再一次做了一个并不完全相同的水之枪。打算仔细地观察，在这一回寻找出突破口。
对于一方通行来说也正好是同样的。
手掌挥过，果然水之枪又变成了七色光芒。
但是，这次与上一回不同。
七色光芒的一部分，很危险地从最终信号的脸上擦了过去。

「……给我小心一点啊」

咚！！响起了沉闷的爆炸音。
一方通行把脚轻轻地踩向地面，大量的雪像海啸一样掀了起来的声音。就这样直接把乌诺佳诺依他们整个吞没了。像重击一样的冲击力一瞬间就把袭击者全部打晕过去了。
「果然我不适合右手啊。」
确认已经把敌人全部排除了以后，把电极的开关切了回来，一方通行稍微思考了一下。
刚才的水之枪是什么？
与学园都市开发的科学的能力相比，矢量的掌握方法完全不同。
不同的矢量。
不同的法则。
一方通行不由地浮想起在货运列车中拿到的羊皮纸。
是不是他袭击了这个基地，是不是学园都市的人做的，他们刚才在那种情况这样追问他。这么来说的话，看起来他们不是学园都市的暗部，而是俄罗斯方面的人……。
关于羊皮纸，说不定会知道些什么。
甚至包括使用方法。
为了拯救处于危机状况的最终信号，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
（还真是麻烦死了……）
看起来有必要从昏厥过去的袭击者们那里问点话出来了。
也有必要多加小心，免得一个大意被杀掉。
这样想的一方通行，动作却停止了。
抬头看向了天上。
学园都市制的超音速轰炸机撕裂了天空。如果只是如此的话，在战争中的这个国家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但是，这个轰炸机在基地遗址的上空投下了什么东西。不是降落伞，像一个把悬挂式滑翔机复杂化，装备着滑翔翼的东西。
看见了一个人型的東西。
没有继续去多想。
是敌人。
咂了咂嘴，得出了这个结论。
一方通行立刻打开了电极开关，一脚把脚边的小石头踢了出去。
咣！！随着爆炸声，空中之翼被击落了下来。
但是，人型一样的东西却没有砸到地面上。
紫电四散。
失去翼的人型的落下速度分成了好几个阶段，最后轻轻地在地面上着落了。
（……爆破了空气？）
进行简单推测的一方通行，完全没有惊讶。
他自己以前就在法国的阿维尼翁，从轰炸机上不用降落伞直接跳了下来。
令人在意的是那个能力的使用。
电力。

这是一方通行曾经见过的能力。
「是谁？」
那个人穿着雪原用的白色紧身战斗用衣服，全身都包了起来。像假面一样，脸也全部被特殊护目镜遮了起来。眼睛和鼻子的位置都不明。毫无表情的假面上，嵌着八个小型透镜，每个都是像时钟的刻度文字盘一样的圆形装置。因为是没有缝隙的衣服，里面完全不能放任何填充物。所以，在外表上虽然不太能看出体型，仅仅作为第一印象来说，大概像是一个高中生左右的少女。
吱啦吱啦。
散发着奇妙的紧张感。
假面侧面稍微露出一点的地方可以看见白色的耳朵和皮肤，还有长度到肩膀的茶色头发摇曳着。一方通行突然感觉到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是的。
和现在手中抱着的小小的少女，感觉上非常相似。
「你，是谁啊？」
白色的人影没有取下假面。
也看不见表情。
只有像时钟盘一样设置的小小的透镜略微动了动，她这样回答道。
「第三次制造计划，御坂的事，你知道吗？」

一方通行不禁停止了呼吸。
但是自称「御坂」的少女接着说道。
「呀~呵。我来杀你了喔，第一位。御坂对于战争的走向什么的没有兴趣，这种事情没有被输入到指令里。御坂的目的是抹杀第一位。御坂就是为了这个，就只是为了这个，才特地从培养器里被放出来的。」

行间 二

虽然想去调查却不是能够查得到的东西。
（……虽然说起来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御坂美琴从PDA上移开了视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她虽然至今都一直从「书库」里获取机密数据，但这一次的情况却不同，安全强度被大幅度地提高了。战争这种东西，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却体现出了实感。
她所能接触到的情报，只有非常有限的价值。
作战内容泄露的话，会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
不过，从中能获得利益却不只那么一点。
与战争无关的情报的话，倒是能够抓到很多。
御坂美琴在九月份的大规模体育祭「大霸星祭」，曾经观看过上条当麻的学校的比赛。也就是说，学校的名字已经知道了。然后再参照出席记录的数据，但是果然「关于伦敦的电话的那一天」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席过的迹象。
以出席天数来看的话，已经突破最低限天数了，肯定是要补习了。一般情况来看的话……还是不可能会这样。至少在数据上也应该会留下一点慌张弥补的痕迹。「以后，再也没有一天来过」这种情况，再怎么说也太反常了。
那个少年，大概真的不在学园都市吧。
如果电话里说的是真的，可能连日本都不在。
作为战争中心的俄罗斯以及英国的话，多少有点不太可能。不过，即使如此，也无法保证不会被卷入战争。话说回来，这次是世界规模的战争。安全的地方反而会很稀有吧。学园都市乍看之下一副和平的景象，实际上已经迎击了复数的弹道导弹了。说不定寻找「安全的地方」本身就是错的。
（……怎么办？虽然已经知道会有某种程度的危险，还是再设法挖取一些更深的情报吧。）
虽然美琴开始认真地考虑了，不过还是大大地吐了一口气。自己知道大脑已经充血了，即使试着继续入侵，以这种精神状态开始的话绝对会失败的。暂且先休息一下放松大脑，然后再考虑今后的方针的话会比较好。
这样想着，美琴把PDA切换到了单波段电视。
果然还是战争的新闻比较多啊，很多通常的频道节目都被中断了。即使放着综艺节目，也总有着一种战争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刻意不使用和战争有关或者会造成联想的词语吧。
不管看什么都没法好好休息。
或许切换到浏览器，看一些网上的节目会好一点。这样想着的美琴，向可直接操作画面伸出的手指却完全停住了。
新闻频道中，播音员正在讲述雪中的俄罗斯的状况。现场直播没有采用反射式放映，所以摄影可以拍到更远一点的地方。

在那个画面的边缘，映出了一个小小的某人。
裤子的口袋旁边露出了呱太的挂坠，某个刺猬头的少年，这是哪来的哪个人啊？

外国人佣兵部队·普莱贝塔的进攻开始了。

滨面仕上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果然是完全不在意有一个负伤的俄罗斯兵的样子，全力「进攻」。

「这边。」

德格鲁正在领路，这里是诊所的地下。原本是储藏奶酪和熏制的肉一类的东西的地方。当然，作为隐蔽所来说，就不能对耐久度抱有多少期待了。无法防御敌人的攻击，只是用来防止被敌人发现。

冻伤的俄罗斯兵，在电气炉子前面身体暖和过来了，似乎多少能动一下了。现在分了他一点储存的奶酪以后，体力上也恢复了一些。只不过，他的表情异常沉痛。看起来比起身体状况，被军队抛弃的事情更让他伤心。

滨面紧紧抱着虚软无力的泷壶。

变成这种情况完全难以想象。学园都市的阴暗小巷里虽然也是相当恐怖的地方，不过那里怎么也称不上地狱。虽然各个地方，有各种黑暗张开了大口。不过滨面他们拼命地从黑暗里逃出来的以后，「不是这里的话就在别地方」总归能找到乐园。

天花板的方向响起了很低沉的震动音。

看起来应该不是炸弹一类的东西。听起来比较像是车的引擎，不过即使如此，这个震动音也相当大。

「那是什么东西？履带吗？」

「大概连坦克都开进来了。」

德格鲁这样回答道。

「数量很少，大概就是两辆左右。他们完全不在乎正规的军事理论，大概没多少步兵跟随吧。……不过光是那个横行的装甲车辆，就已经是十足的威胁了。」

滨面在对低沉的震动感到恐怖的同时，也产生了疑问。

「先不管实际上有还是没有。如果在建筑物的阴影里，安排带有反坦克火箭筒的伏兵，那他们怎么办？一般来说，应该是从远距离把显眼的遮掩物炸掉以后，再突破进来的吧？」

「正规军的理论对他们不管用。虽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空隙，但是比机械化的军队更加残忍。还是尽量不要被发现为好。」

嘎吱嘎吱地讨厌的声音从天花板那里传来。

两个人停止了对话。

只有仿佛大楼的解体现场一样的轰鸣声继续着。并不是炮弹的攻击，大概只是覆盖着厚厚装甲的车体本身冲了过来吧，一点都不像正常的坦克运用方法。

（……是在玩吧）

滨面把泷壶的身体抱在怀里，不由地咬紧牙齿。

（……他们在等着我们忍受不了恐怖冲出去。悠闲地等着我们忍受不住引起恐慌的瞬间。）

普莱贝塔比起战略上的目的，更优先以杀戮本身为乐。哭着投降也是没用的吧，只恳求泷壶一个人得救也是没有意义的，最后只会在额头上被打一个洞而已。

从内心里涌出了强烈的愤怒，但尽管如此也做不了什么。如果从这里冲到普莱贝塔面前，那样才正合对方的作战计划。

德格鲁应该比滨面更加愤怒吧。

在这片土地上积累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和辛劳的，不是滨面而是德格鲁他们。正因为如此，积累的东西被人为了好玩就毫不留情地摧毁，怒火肯定是成倍增长的。

这样的德格鲁还是在忍耐着。

为了自己自身的存活，同时也为了不把隐藏在同一个地方的滨面他们卷进来。

滨面想着，不能采取轻率的行动。

但是。

危机，并不是那么容易离去的。

啪眶！！

突然天花板崩塌了，像雪崩一样的装甲车辆落了下来。

大概普莱贝塔的那帮家伙，也不是有意识地制造出这种状况的吧。没察觉到地下的事情就直接从诊所的中间开过去，结果就把床拔了起来吧。

但是，对于滨面他们来说偶然却是致命的。

大量的木板飞了出来，滨面和德格鲁都拼命地卧倒在地。锯齿一样的木板断面，直接刺在了灰泥的墙壁上。装甲车辆是一辆上面装了炮台的装甲车。那个炮台动不了。冲向地下的角度太急了，炮的前端已经歪了。

「快跑！！」

德格鲁叫道。

装甲车前部的铁门似乎要被打开了。

滨面拖起失去意识的泷壶，把她递给了已经从崩塌的地下跑到上面的德格鲁。

这时，装甲车的门咚地一声打了开来。

在滨面和冻伤的俄罗斯兵慌忙一起爬到地面的同时，胡乱扫射的枪弹就打了过来。诊所连影子也看不到了，别说房顶了，连墙壁也没了，只剩下一片瓦砾的废墟。

先爬到地面上以后，暂且避开了枪弹的袭击。

但是，现在还远不是安心的时候。

脸色铁青的德格鲁说道。

「这样下去在地面上会被杀的。很可能被附近的敌人发现的，而且等脚下装甲车里的人爬出来就死定了。所以在被追到以前钻到其他的隐蔽所里去！！」

正在这时，他们眼前什么东西爆炸了。滨面和德格鲁分别被爆炸吹到了不同的方向。鼓膜的情况貌似也有点不正常了。

倒下的滨面看见了德格鲁，他那里似乎损伤也不比滨面少。抱着泷壶的德格鲁，一瞬间看到了滨面，但是似乎为了情况所迫，直接带着泷壶跑开了。大概是逃到别的地下隐蔽所去吧。

（……可恶，我可不知道那个地下隐蔽所啊！！你要是让泷壶死了我可绝对饶不了你！！）

滨面慢慢地挣扎着爬了起来。脑袋中基本都是混乱状态，冻伤的俄罗斯兵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闻到了不祥的烟雾的味道，与以前闻到的料理和烟草的味道相比，没有人类生活的味道，生活的气息完全被吹得一干二净。

滨面压低身体，藏到瓦砾的阴影里观察着周围。

木料建成的房子，已经有接近一半崩塌了。白色的雪地上清晰地残留着履带的痕迹。似乎不是前面那辆装甲车留下的。

（武器。没有什么能拿来当武器的东西吗……？）

光靠手上一把手枪，是不可能跨过这个危机的。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就在十米左右的地方，就有一个机关枪的枪座。被沙袋以半圆形包围着，上面架着相当大的一挺机关枪，总不会是用来击落攻击直升机的吧。说不定不论实际效果怎么样，只是表现出「拥有这样的手段」，防止别人太容易就从空中飞过吧。

当然，滨面不可能知道怎么使用机关枪。

结果只会是被后坐力震飞吧。

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滨面的心狂跳着。在仿佛要破裂一样的紧张感中，他从瓦砾的阴影中跑了出来，在白色的雪地上狂奔。与其说是跑不是说是连滚带爬，最后滨面总算到达了被好几层沙袋围着的机枪台。仅仅是十米的距离，但是对滨面来说却像地狱之路一样。

机关枪被三脚支架固定着，试着把连接的部分扭转下来，却发现三脚支架的前端被钉子一样的东西完全固定在四方的混凝土板上。没有工具的话根本拿不下来。

「可恶！！」

滨面恶狠狠地骂着，这次把手枪拔了出来。附近的爆炸声至今仍然在持续着，即使响起枪声也不会被发现的吧。

正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

从别的建筑的阴影里，出现了一辆装着履带的装甲车辆，距离大概是二十米左右。回旋式炮塔的两侧都装着一门炮，炮身平行地并在一起，上面还装着一个盘子一样的天线。这个多半不是对坦克的，而是对空高射炮吧。不是像坦克一样发射爆炸性的炮弹，而是把机关枪极端大型化以后的东西。而且不是通常的使用方法，这根本就不是为了追逐地面目标冲在最前线的车辆。

虽然这么说，如果活生生的人类被打中的话肯定会变成肉浆的。

滨面咂了咂舌头，不过看起来那边还没有注意到这里。

而是在追寻别的目标。

一个抱着幼小的婴儿拼命跑着的三十岁左右的女性。她的背后还有一个十岁左右少女跟着一起逃跑。抱着婴儿的女性因为极度的恐怖、疲劳和屈辱，表情异常骇人。滨面虽然不知道她是谁，但是通过脑中深处总结出的情报可以看得出，她们多半是从车队里被救出来以后逃到这个村子里的人。可以看出服装上有着微妙的不同，不是德格鲁他们的风格。

在这样的女性的背后，高射炮的炮身微微调整以后瞄准了她们。

只要打中一发的话，受到的损伤就已经是不知道能不能好好安葬到坟墓里的程度了，必死的一炮。

滨面的胳膊激动地抬了起来。

回过神来时候已经握住了固定在枪架上的机关枪。

没时间仔细瞄准了。

扣动扳机。

机关枪分明已经被固定住了，右肩却像被电动工具抵住一样传来了冲击。冲击实在过于强烈，视野都摇晃不定。即便如此，滨面还是咬着牙，继续扣紧扳机。

高射炮的装甲上火花四溅。

虽说前提是「能够打得动的话」，但这个也算是拥有着能对小型飞机造成伤害的破坏力程度的大型机关枪。

枪弹的威力，把炮塔的回旋角度打偏了一点。

紧接着发射出去的巨大炮弹，偏离了逃跑着的女性的后背，紧贴着她们侧面飞了过去。

「快跑！！」

使用日语她们应该也听不懂，但是滨面还是用不输于枪声的声音大吼着。

高射炮那边也没有沉默着。

咯隆！！巨大的发动机开始出力，炮塔快速地回转着，仿佛可以感到对方被妨碍了兴趣以后的焦躁感。大概能塞一个高尔夫球进去的炮口，瞄准了滨面所在的机枪台方向。

「可恶！？」

一瞬间放开了机关枪，滨面立刻趴了下来。

紧接着就是扫射。

连作为壁障的沙袋也被一个接一个地打飞了，里面填充的黑土飞散了出来。大型机关枪也被打成了碎片。这样下去的话连十秒也用不了，就要失去掩护了。即使这样说，这种炮弹的暴风风中如果抬起头的话，身体肯定会被打爆的。

滨面完全动弹不得，这时高射炮的扫射却停止了。

（……弹药，用完了……？）

滨面乐观地想到，但却不是这样。

他们普莱贝塔，和正规士兵不同，不适用于一般的军队理论。

兴趣。

只是因为兴趣，才把装在高射炮的侧面的地对空导弹强行发射出去。

伴随着白色的喷射烟，朝着半毁的机枪台飞了过去。

「畜生！！」

滨面从已经被削得和眼睛一样高的机枪台，慌忙向旁边跳了出去。

紧接着爆炸了。
听觉消失了。
滨面被猛烈爆风掀了起来，在空中飞舞着，然后一头摔在雪地上。看了一下周围，这里就是刚才藏身的建筑阴影处，明明刚才离着机枪台有十米远的距离。当然这个距离不可能是靠滨面的脚走过来的，那个爆风居然大到如此程度。
脚在恐惧中颤抖着。
普莱贝塔太不正常了。
滨面他们也是曾经在学园都市的小巷深处，度过了一段绝对不值得赞同的生活。令这样的滨面也胆怯不已的，是他们大幅度脱离常规的精神面。仅仅是为了杀人的欲望，就特地穿越国境来到这个战场，他们绝对不正常。
晃晃悠悠地在意起这些事情的滨面，一时没有动作。
这时听见什么东西咯当一下地响了一下。
「？」
陷入了危险的恐慌感的滨面，完全不顾前后，拿起手枪就要扣动扳机时，突然注意到了，出现的是抱着泷壶的德格鲁。大概是通过别的路线跑进这片瓦砾阴影里的吧。德格鲁一直没有舍弃失去意识的泷壶，就这样一直抱着过来的。
她的睡脸，支撑起了就要崩溃的滨面的心。
「没事吧？可别再给我制造病人和伤员了。」
「哎，你没有逃到别的隐蔽所里吗？」
「只是为了四处躲避普莱贝塔那帮家伙的视线，注意到的时候就已经跑到这里了。」
……这么说来，包围网大概正在一步步地缩小吧。紧张的滨面口中有种干渴的感觉，一边想着是不是脚边的雪往嘴里塞一点，他再次提了一个问题。
「别的隐蔽所怎么样了？」
「在别的入口附近，都有那些家伙的人在晃荡，似乎还没有被发现。不过如果我们靠近的话，有可能就会暴露隐蔽所的存在。」
混蛋，滨面嘟囔着。
重新确认了一下，引擎声意外地少，大概只有刚才的高射炮吧。装甲车压穿了床以后也变得无法行动了，从那里出来的少量部队，在隐蔽所偶然地停了下来。
「他们察觉到了什么吗？」
「从房顶一直到束起来的窗帘深处，他们都彻底翻了个遍，连儿童床下面都想翻出点存款来。大概因为没有找到目标的人正不耐烦到极点了吧，一个个都急着想把敌人杀掉。」
「……虽然没有放走我们的意思，但看起来他们也不打算放任事情发展啊。」
普莱贝塔挡住了隐蔽所的入口。
已经没法跑到安全地带了。
原本就没有这样的地方也说不定。
滨面看着昏迷着的泷壶的脸，痛苦的汗水把她的额头都弄湿了，前发都贴到了一起。试着用手轻轻地帮她整理一样，不可思议地，指尖的颤抖停了下来。
绝对不能让她死在这里。
为泷壶而担心的人，也不会让他们死的。
在这种状况下，没有力量的自己什么都不做就被打倒在地，这种事情光是发生在学园都市的阴暗小巷里就已经足够了。
要从那种地方逃出来，滨面仕上不是这样做出决定的吗？
面对不讲理暴力的愤怒涌了上来。为什么泷壶要在这里受到生命威胁，为什么对于素未谋面的泷壶担心照顾的人们会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而遭到袭击？！差不多也应该反击了吧，如果说这是赌上相互性命的胜负的话，滨面绝对是有资格反咬一口的。
「……只要一会就好，泷壶的事可以拜托给你吗？」
「你，你要怎么做？」
他的脸色和气氛都变了，大概德格鲁也察觉到了吧。
滨面再次看了一眼德格鲁怀中泷壶的脸，回答道。
「给我开什么玩笑，看我不把它变成废铜烂铁！」
「先说好啊，RPG之类的可是没有的。那个高射炮虽然比起坦克来说装甲要薄，但也不是AK之类的武器能够打得穿的！！」（译注：RPG，就是火箭筒，进入现代以后反坦克火箭筒型号基本都叫这个，AK一般指苏制AK-47突击步枪）
「也就是用点小贴纸而已。」
滨面说了一些意思不明的话。
对着一副惊讶表情的德格鲁，滨面再一次用容易明白的方式直接说道。
「……打算转让给NGO的挖来的地雷，应该是在这附近某个地方保存着的吧？」

2

从基地里冲了出来。
一方通行在雪中跑着。
并不是为了追逐猎物，也可能不是朝着某个目的地疾走。
而是为了逃跑。
抱着最终信号的学园都市第一位的超能力者，正为了逃而奔跑着。
恐怖。
这是他最直接的感受。
超过木原数多。
超过垣根帝督。
超过爱华斯。
超过那个少年。
背后追来的敌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把一方通行的价值观的支柱一击动摇的，压倒性的恐怖存在。
啪啦，从背后可以听见紫电迸裂的声音。

比起第三位的超电磁炮，多少规模要小一点。
不过比起标准的妹妹们来说，明显规模要大。
响起了气球爆掉一样的声音。
两厘米左右的短铁钉，以略超过音速的速度被射出的声音。
相当于手枪子弹一样的威力。
铁钉从一方通行背后打了过来，准确地贯穿了他的左……手肘和肩膀正中。
并不是「反射」不能用了。
不知道该不该用「反射」。
不。
是无法判断开启「反射」的结果，到底是会对袭击者致死还是不致死。
改变角度的话，就可以让对方仅仅受点伤就完事了。但是一旦出点什么才差错，用平常的习惯，也很可能会变成杀死对手的形式的「反射」。这样一考虑下来，就已经动弹不得。
手上失去了力量。
本来被支撑着的娇小的少女，现在身体飞到了空中。
最终信号。
支撑着一方通行精神的少女的体温，被雪原凛冽的冷风吹得一干二净。
「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惨叫声。
最终信号的身体掉了在深厚的雪上。
一方通行连伸出手都做不到，身体的平衡崩溃了，踉跄着在白色的雪胡乱晃着。
内心深出漏出了冷笑声。
一方通行给自己定下过规则。
他在过去，曾经为了自己的实验，杀害了很多体细胞克隆人。
正因为如此，他做出了决定，今后无论发生什么，再也不会伤害妹妹他们和最终信号这样的克隆人。
因为这个原因，一方通行至今一直在鲜血的泥沼里展开着杀戮。木原数多、垣根帝督，还有统合理事会的潮岸。和各式各样的怪物们以性命相搏，在这样反复的战斗中，他的身心已经被消磨得疲惫不堪了。对爱华斯的时候败北了，然后听了他的话，逃亡到了这片雪之大地上。虽然绝对不会给自己打一百分满分，但是多少还是守护住了最终信号和妹妹们的生命和生活，也相信着所有必须做的事也都做到了。
然而，却偏偏变成这样。
学园都市的家伙们，还真是想出了一个无比精确地摧毁「那里」的对策。把那种即使与全世界为敌，仍然想要守护着的思念，那种战斗的原动力，粉碎掉的作战。
（疯了……）
必须守护的最终信号。
必须打倒的妹妹们的刺客。
无论是存活下来了，还是守护住了，一方通行都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打破自己赌上性命所守护的规则。
（第三次制造计划？就为制造出这种状况，就只为了刺激老子的精神创伤，就只为了挫折老子的心，就只为了这种无聊透顶的理由，又做出来了吗！？学园都市还真是疯了。狗屎混帐，从「外面」重新观察了一下终于明白了。那个城市的家伙们从最根本的地方都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普通的思考模式无法成立。
这就是袭击者的存在动摇了一方通行的精神的证据吧。
确实，对付拥有能够反射核攻击的力量的人，以这个战术来看，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吧。
「哎呀哎呀，难道说，还打算要考虑守护御坂吗？谁~~都没有拜托过你啊。本来你就杀了一万以上的人，如果以为你这样做就能补偿得了的话也太傲慢了吧。」
针刺一样的话语。
说话声调一模一样，但是其中所灌注的感情却是压倒性地不同。
「我说你啊，快点「自我毁灭」吧。就算打破规则和我全力战斗什么的，反正最后你也下不了手杀御坂的嘛。」
从安装着时钟的刻度文字盘一样的透镜的假面内侧，声音传了出来。
声音里没有害怕。
这种事怎么可能做得到，这种只有袭击者单方面能够发动攻击的确信是从哪来的？
距离只有大约十米左右。
「这样的话，御坂实行电极对策也是多余的吧。」
啪叽，从假面边缘漏出了刘海上，紫电飞溅了出来。大概是想使用电气系的能力，实行电波干扰吧。或者说，对御坂网络进行直接干涉。
考虑到这里的一方通行，心中一个微小的疑问浮了出来。
最终信号。
她连接着御坂网络，而且是掌握着所有妹妹们的命令系统的特殊个体。如果说这个袭击者也「其中一人」的话，最终信号只要一个命令就能把她的行动完全封住了。
一方通行带着最终信号一起逃亡的事，上层部多半是知道的。
尽管如此，却派了一个「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被取得控制权的妹妹」，来执行暗杀任务？
这么说来……
（伪装！！）
得出这个结论以后紧接着，一方通行的脚动了。
砰！！
别说白色的雪了，连下面的地面都碎裂了，以压倒性的速度打向了袭击者。这是利用自然物体发射出来的像霰弹枪一样的东西。
相对地，袭击者略微地伏下了身体。
不，与其说是伏下了，更像是从腰开始直接掉了下来一般的轻巧动作。
主要瞄准脸和上半身的如同上钩拳一样的一击，就这样被轻松地回避了。不过黑土的碎屑钩住了假面，把它吹到了空中。
她的脸露了出来。
然后。

这一回，一方通行跌倒在了白雪上。并不是因为受了什么奇妙的攻击，只是单纯地，因为认出了假面下的本来面貌，产生了激烈的抵抗。「没~~用的。」袭击者是，和最终信号成长为高中生以后，一模一样的少女。她冷笑着说道。「不过就是利用御坂们的网络进行代理演算出来的东西，第三次制造计划的御坂呢，能够监视御坂网络的运作情况，事先解读出下次攻击。胡乱攻击的话，对我这个御坂是造不成致命伤的喔。你应该没有手下留情的余地吧？要来的话，不铁了心要杀死御坂你就麻烦了喔。好了，明白的话快来杀死御坂吧。哎呀，不过你做不到吧。你要是做了的话至今的努力就全部泡汤了呢。那么，可以站着不动让我打吗？咿呀呀呀呀！！」

假冒者。特殊化装。多少能使用一些能力而已。这样想着，一方通行站了起来，但是「好可怕，救救我。」「……！！」

少女的声调传到了耳朵里，怪物的动作停止了。被铁钉贯穿的左手上面，血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一方通行连自卫地挥拳都做不到。「顺便一提。」

袭击者把手放到了脖颈上。那里有一道不注意的就会漏过去的，很浅的伤痕。「御坂体内装了「芯片」和「开关」，在接收到最终信号发出来的停止信号的情况下，只要没有统合理事会的许可代码，就会启动准备好的系统来自动拒绝信号。凭那个笨拙的女孩子，就想把御坂的机能停止，不可能的啦。」

「——」放在眼前的答案，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不杀死对方就会被杀。这并不是对于一方通行自身的。如果只是针对他的话，一方通行说不定会直接放弃把头伸过去。

问题是。这个暗杀会把最终信号也卷进来。这和被下三滥打倒在地不同。这和舍弃掉自己性命就可以全部解决的情况也不同。就没有一个能解救所有人的方法吗？

一方通行不管发生什么事，就算自己的眉间被人用枪口顶着，也不会让妹妹们再次被杀。不能杀。即使与整个世界为敌，无论在鲜血泥沼的黑暗中和什么样的怪物互相厮杀，也绝对，绝对不会把痛苦和恐怖带给拥有这张脸的少女，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虽然不觉得这样沾满鲜血的自己可以制造出她们的笑容，但至少，他一直希望能守护住从她们自己内心中产生的笑容。

然而。不管胜利还是失败，都会把妹妹们的其中一个逼向绝路。

在那场「实验」里一方通行很清楚，学园都市完全不是开玩笑的，只要他说去做的话就真的会把妹妹们一个个杀害掉。一方通行很清楚他连零星的斟酌和犹豫都没有。

但是。这个。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大概会把一方通行的最后一点理智也消灭的。比如说，妹妹们其中一人的死。

「……第三次制造计划。」

一方通行嘟囔着。

「实际上那个计划的开始，把你这家伙制造出来的事，制造其他的妹妹们也可以做到的吧。无论成本方面还是伦理方面，都是那些家伙决定的吧。」

「是的，即使是最终信号这样的控制台，也不会例外。」

一方通行已经明白了，学园都市在进行了一种实验，会利用妹妹们的网络做些什么，而且那个计划与叫做爱华斯的东西有关。

「不过，对于统合理事会来说，只要能一直都保持着可以操作御坂网络的状况，如果不是最终信号失踪的话，也不会大胆地决定重新制作吧？明明不要做些多余的事就行了，全~~部都是你做出来的喔。」

结果，事情就是这样。不是回收而是要杀害。

如果做出了新的御坂网络控制台的话，旧的型号就不需要了。或者说，一个网络不适合有两个控制台。所以，学园都市率先要把最终信号杀掉。

明明是为了自己方便才擅自做了出来，就因为现在不需要这种理由而要杀掉。

「怎么办？」

袭击者笑了。

和妹妹们一点也不像，带着邪恶感情的笑容。

「如果不想让妹妹们被杀的话，就只好在这里被我打得破破烂烂了吧。不过，御坂在杀了你以后还会杀了最终信号的喔。不过嘛，即使你要用力量阻止我，也只杀死「御坂」才行，咿呀呀呀呀呀！！不管你怎么做，你的心都会死的。一直到人格变得粉碎为止都陪着我玩，所以我很高兴喔！！」

伴随着绝望的话语，战斗开始了。

一场无论一方通行怎么做，心中的支柱都会彻底崩碎的战斗。

并不是在准备发动奇袭用弹道导弹打向学园都市。已经用各种各样的角度发射过复数的弹道导弹了，结果全部被精准地击落。导弹大部分都是在大气层外被迎击的，其中还有导弹在发射五秒以后被「真相不明的闪光」吹飞掉的事情。（罐子：看来麦姐还活着，这人真耐……）

以现有的导弹开发历史来看，这简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人类构建的迎击系统中结合了各式各样的科学技术，但即使如此，也达不到百发百中的精度。对于弹道导弹，基本上「本身不会被打到所以才能作为政治上的考量」，这才是常理才对。

关于这一点，上面的人应该是考虑到了才对。

在印度尼西亚的近海展开的潜水艇，其目的是阶段截断补给线。

学园都市，或者说是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岛国，和俄罗斯不同，资源非常贫乏。他们肯定不想变成这种持久战，那么只要把海外来的补给物资截断，让他们的资源迅速枯竭的战术应该是很有效的。

以万全的状态施展着科学技术可不是任何时候都可行的。

当体力来源被切断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末日了。

潜艇中的人这样想着。

为了连一艘运输船都不漏过，特意准备了二十艘以上的潜水艇。

但是……。

「还没出现啊。」

一直等到现在还是没有出现船影，某个人无意中嘟囔着。

这个海峡不仅是去往日本，世界各地的船都交错通行的如同高速公路一样的地方。事实上，已经确认到各个国家的船只进出了，但是唯独没有去日本的运输船。

难道使用了别的路线，还是说伪装成了别的国家的运输船？考虑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是还是得不出答案。所能知道的，只是如果没有大量的运输船来回行驶的话，学园都市的机能是不可能维持得住的。

从组成舰队的其他潜水艇里的通信兵那里传来了声音。无事可做的时候就闲着无聊，这不管是外行人还是军人都是一样的。完全看不见目标着一事实，在密闭的舰内会比平时更容易让人焦躁。

<他们真的用了船吗？根本大陆部的报告，不是说他们使用了厉害得不不了的飞机吗？>

「包括生活物资，各种各样的资材是不可能用光用那种怪物搬运的。不要被那些家伙们的技术冲击力给吓到了了。要搬运相当重量的大量物资，最适用的就是海路，这是事实不会错的。」

<但是开往学园都市的船连一艘都没有找到啊。假冒海盗去检查货物好几次了，但也全部落空了啊。他们在哪？海上也没有天上也没有，总不会从海底下溜了过去吧。>

「哪有这种事，潜水艇为了不被感知到声音，必要的尺寸是定死的，怎么可能代替得了大规模的运输船。」

「……怎么办？已经是最近洞了。」（译注：最近洞near pin，高尔夫用语，还有最近洞赛，大致就是谁打得最靠近谁赢。）

这么说着的，是一个学园都市制的潜水艇上的年轻通信兵。

他们从印度尼西亚的近海展开的俄罗斯潜水艇，旁边仅仅几米的地方擦了过去。船上堆积的货物，一大半都是运往学园都市的物资。俄罗斯军的闲聊，却正中事实。

异常的尺寸。

俄罗斯军的潜艇最大也在一百米范围以内，而学园都市制造的潜艇轻松就达到了五倍以上。

学园都市虽然不临海，但是有好几个协力机关，会协助把根本的技术情报当作宝玉一样隐藏起来。所以一旦进入日本领海以后，就会有小型的潜水艇过来协作把物资运进港口。

年轻的通信兵的旁边，另一个水兵一副厌烦的口气说道。

「具体上来说，他们的雷达和声纳无法感知到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公开上是不存在的。」

如此巨大的潜水艇，通常情况下光是螺旋桨声就相当大了，分开水流的声音也肯定会被感知到。

为了不演变成这种情况，本身这个潜水艇就不存在螺旋桨。从船的表面解析海流的流动，以能够很好地溶入其中的声音形式，采用喷水式推进器向前推进。不管怎么努力也消除不掉的、舰艇一旦推进就会散发出「声音」，通过喷水式推进器的特定干涉，就可以让敌方的声纳完全感知不到异常了。

「使用超音波兵器，并不是要取得交战的结果，而是能够解决螺旋桨产生的麻烦。」

除此之外，舰艇表面还用隐形材料极其精心地加以处理，另外还安装了防止磁力感知的装置。

即使如此，如果上浮到一定以上的水深的话，也不能否定有被发现的可能。

反过来说，只要下潜到一定以下的深度，这个可能性就无限接近于零了。

「我们接到的命令不是击沉敌人。」

水兵一副确认了自身使命的样子。

「只要做好本来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最大的胜利就是「确保安全」。」

4

地雷全都被存放村子的外面。

虽然惧怕着高射炮的引擎声音，滨面还是从瓦砾的阴影里跳了出来。一边藏在勉强保留着建筑原型的遮蔽物的阴影里，一边在雪地上前进。

有一个小小的屋子一样的东西。

小到连一辆小面包车都塞不进去的木头建筑物。

打开像厕所一样的朴素的门，能看见杂志成捆地随便堆在一起。还能看见像本垒一样的五角形的金属板，除了绑着绳子整理在一起的东西以外，还有果汁罐差不多大小的圆筒堆积着。

「就是这个吗……」

滨面呻吟似地说道。

按照德格鲁所说的，反坦克地雷好像就是那个本垒板。滨面用两手抓住这个被绳子绑着的铁块，放到了雪地上。如果他了解地雷的性能的话，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举动的。

解开绳子，抓住本垒板的边缘。

五角形的各个顶点上都有小小的一个三角形的东西部件装在上面，很可能是感知重量的信管吧。翻了过来以后可以看见中央部分略微凹下去一点，一根几厘米长度的木枝水平地插了进去。大概木枝是把撞针一样的东西挡住了吧，这不是本

避开了激战区的日本海，从太平洋迂回了一个大圈，俄罗斯海军的潜水艇终于开到印度尼西亚的近海。

来的部件，而是从地里挖出来以后，村子里的人们临时制作的。德格鲁说过，使用方法和手榴弹一样。把那个东西拔掉以后放在地面上就设置完成了，就是这样。以后，就等着独角仙走到上面然后轰地一声了。说不定，反正地雷就放在那里，用什么东西都可以当作控制撞针的工具。

虽然想尽可能地多拿几个。不过地雷还是很沉重的，每个大概相当于两、三个瓦片加在一起的程度。这样的东西如果搬上四五个的话，连路都没法走了。现在就已经处于不利局面了，还是尽量不要制造不利条件为好。

（……两个就是极限了吧）
这时，小屋相对比较近处的民居的墙壁被炸飞了。
是高射炮的巨大炮弹。
德格鲁说过，进入村子的装甲车辆应该是两台。然后，装甲车擅自拔起了床铺以后掉进了地下的隐蔽所。后面只要把高射炮干掉的话，应该就能暂时解除威胁。

滨面在高射炮的炮击中缩起身体，抱着地雷离开了小屋。
接下来不得不接近高射炮。
虽然可以在高射炮大概会通过的地方安放好地雷，但不能保证高射炮一定会通过那里。数量是有限的，也没有时间跑出建筑物的阴影，大大咧咧地在地面正中间设置地雷。这样考虑下来，实在说不上是很切实的作战。
确实如果只是要打中的话，靠近高射炮以后直接把地雷扔过去应该是最快捷的。德格鲁虽然是这样打的比方，不过也可以真的就当手榴弹用吧。

但是。
（……这个虽说「跑到近处」，可是有着非常高的障碍啊。）
更何况，对手配备了大口径的机关炮，那个威力别说是人体了，连建筑物都会轰然倒地的。被发现以后就死定了，特地去吸引注意力和从正面直接冲过去的风险也差不多大。

自己想不出一个好的战术。
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话，村子里大家就没法得救了。
流壶也会被杀的。
从学园都市里逃了出来也会失去意义，也不可能再找到交涉材料进行「交易」，回到原本的日常生活中了。
（只有干了！！）
滨面沿着崩塌的瓦砾阴影跑了出去。高射炮为了搜寻猎物，玩耍一样地把建筑物轰塌。村子里的人们所藏着的地方，大概差不多就要被发现了。在掉下来的房顶和倾倒的墙壁正好勉强保持了一个平衡的下面，滨面穿了过去。
履带的震动声，揪紧了心脏。
隔着破掉的玻璃窗，钢铁之块就在那里。
靠着即将崩塌的墙壁背面，滨面的视线穿过窗户看了过去。
距离很近。
只有五米左右。
手伸向了反坦克里面那个小树枝。
只要把它拔出来，地雷的功能就复活了。只要轻轻地有一点冲击大概就会爆炸。当然，扔过去的话应该也能引爆。
再一次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屏住呼吸。
把地雷里的树枝拔掉，靠着墙壁的脊背挺了起来，从破掉的玻璃窗里钻了出去。
高射炮似乎也察觉到了的样子。
但是，巨大的炮塔回旋过来和人类的手腕挥一圈相比，毕竟还是滨面更快。
爆炸物投了出去，然后滨面重新藏到了墙壁后面。
地雷从侧面砸在了炮塔上，然后爆炸了。
轰鸣声在滨面的脑袋里激烈地摇晃着。
然而，地雷和手榴弹不同，是在地面上安置使用的炸弹。理所当然地，爆风不是全方位扩散的，而是仅仅集中在向上的方向，把有限的炸药威力有效率地发挥出来。

滨面扔出去的反坦克地雷，也是制作成了这种样子。
然后，旋转着飞过去的地雷，正好靠背面的一方砸在了高射炮的炮塔上。感应到冲击起爆以后，大半的爆风都冲向了错误的方向。

高射炮的炮塔没有被炸飞。
滨面看见咯啦咯啦旋转着的炮塔，正在瞄准这里。
这时，又响起了异样的声音。
偏离了本来目标的爆风，把即将崩塌的建筑物的墙壁吹倒了的声音。滨面所藏着的这一个民居，是村子里唯一一个石造的建筑物，一个小教会。带着钟的尖塔一部分崩塌了下来，向高射炮的方向倒去。

高射炮的操纵兵大概也注意到了吧。
但是在扭动履带逃出去之前，尖塔的铁锤就砸了下来。厚厚的钢铁之块，这辆带着高射炮的车辆，竟然也没有被砸扁。但是被压倒性的重量按在下面，完全动弹不得，装着机关炮的炮塔也转不起来了。

「……」
滨面，一时无言。
原本内心中涌起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最后却没有涌出来。
他一时把视线从窗子那里挪了回来，环视了一下被破坏成残垣断壁的民居。这不是布景，明明就在刚才，还有人在这个的房间生活着。

滨面从倾倒的架子上，取出了还没有破掉的伏特加瓶子。
走出建筑物，站在高射炮前面。
如果是真正的坦克的话，为了能驱散近处的步兵，除了炮以后还会装备一挺轻机枪。不过，这个高射炮一开始就没有把冲入敌阵算做前提，所以没有装备那样的武器。

滨面已经没有给它造成伤害的东西了。（罐子：莫诺托夫鸡尾酒最高！一发搞定它！）
他把嘴靠近给厚重的高射炮内部供给氧气的小通气口，平静地说道。
「……今天天气真冷啊。」
虽然用的全部是日语，不过他并不在意。
配合话语不是他的工作。

「还真是一个特别适合烤肉的天气啊。」

从高射炮的顶部把伏特加瓶子扔了进去，于是金属舱门里普莱贝塔的士兵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
滨面把小小的手枪指向了那个舱口。
没有丝毫犹豫，把枪口指了过去。

5

上条在破破烂烂的广场中走来走去。
真是狼狈不堪的结果。
作为专业魔法师的蕾莎、艾莉莎莉娜和前方之风，都被击败了。莎夏·克洛伊洁芙被右方之火带走了，最后只剩下了战斗留下的伤痕。

现在，上条前往治疗负伤的魔法师们。虽然是这么说，不过他并不具备正规的知识，基本上都是听从身体无法活动的艾莉莎莉娜她们的指示来做的。

「前方之风……」
「想说感谢的话可是搞错人了。」
虽然连手脚都是基本动弹不得的状态，她还是伸出了舌头吐了一口气。
「我只是讨厌右方之火的做法，不能容忍那个家伙继续把罗马正教搅得乱七八糟而已。只是在这个过程，碰巧采取了符合你们利益的行动而已。」

「……」
虽然是带着憎恨的声音，上条还是感觉到什么安心的地方。
罗马正教的人，并不都是做着和右方之火同样的事。在那个组织中，也有强烈提出反对的人在。重新获知这个事实，比他自己那么想，更让他有一种卸下沉重包袱的感觉。

同样躺在旁边的艾莉莎莉娜插进来说道。
「话说回来，右方之火该不会已经是利用了十万三千本的知识的状态了吧？」
「茵蒂克丝应该不能完全弥补「神之右席」的术式。或许，右方之火目前只是为了有效地清除周围障碍而用。」
「能够知道右方之火现在去了哪里吗？」
或许坐上救护车会好一点，不过艾莉莎莉娜拒绝了。大概因为和右方之火的战斗已经使魔法暴露在了民众面前了，事后觉得有点内疚吧。或许是要避免以一种麻烦局面从现场撤退吧。不过这个也只有艾莉莎莉娜本人清楚了。

「……大概，是国境那一边的那个基地吧。」
上条稍许考虑了一下以后，回答了艾莉莎莉娜的问题。
「原本，右方之火就是在那里进行着某种准备的。还专门把那里居住的人们都强制赶走了。很可能是要把莎夏带到那里，然后用她做些什么吧。」

右方之火到底要做什么，目前还难以判断。
但是，右方之火光是做「预先准备」就已经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害了，从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概也包括在其中吧。这样考虑下来，右方之火接下来要做的事，很可能还要「在此之上」。不管怎么样，不能坐视不理，不能再让他引发更糟糕事态。

「我会想办法的。」
稍微想了下以后，上条对艾莉莎莉娜这样说道。
「我会想办法对付那个家伙的，同时也必须得救茵蒂克丝啊。所以你们就在等在这里吧。右方之火引发这种事态，转来转去又一次扩展到这种程度也说不定。」

上条说完就迈开步子打算走。
这时手臂被抓住了。
是相对受伤比较轻的蕾莎。她虽然没有特别说些什么，但能感觉到如果不让她一起跟去的话就不松手的意思。
上条一瞬间犹豫了，然后还是点了下头。（罐子：大家一起喊，1.2.3，LOLI控。）
蕾莎松开了手，走到上条侧面和他并排。
「没有时间了，借助一下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的力量吧，从他们那里借辆车一直开到接近基地的地方。」
「毕竟是敌对国吧，这样不会让对方的警戒更多一层吗？」
「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是由近几年从俄罗斯独立出来的国家们组成的。使用的车辆种类基本相同。只要从国境预备的薄弱位置突破过去，后面就没什么问题了。」

「……」
上条不由地支吾起来。
「……把他们卷进来了不要紧吗？」
「？」
「刚才也说过，毕竟是敌对国。虽然能得到协助是很好，但如果在俄罗斯国内他们被发现的话，那样就没法保证性命了。这种状况下还要拜托他们协助不要紧吗……？」

「做出决定不是我们。」
蕾莎毫不犹豫地說道。
乍看之下很随意的口气，难道就是如此看惯了人的生死吗。
「只要赌上姓名的本人自己决定就行了。至少，他们的人生只能由他们自己来选择。他们拒绝的时候再找别的办法。」

「……」
但是，上条仍然沉默着。
蕾莎手摸着额角，用不耐烦的语气说道。
「说了半天，还在想同一件事情啊。」
「什么啊？」
「不管右方之火怎么说，一个人的人生难道不是只能由本人来选择吗？」
「……或许是这样吧。」
「而且，无论你想隐藏什么，你总不能就在这种状态下止步不前吧，毕竟还是要拼命继续前进的不是吗？作为结果，你已经拯救了好几个人的人生了，其中还包括阻止了英国的政变。说实话，我觉得那已经是能够挺起胸膛值得骄傲的人生

了。」

即使丧失了记忆以后，也把这事隐藏起来继续生活，这应该没有做错吧？为了守护茵蒂克丝的笑容才这样做的，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沾沾自喜吧？确实。上条至今已经解决了好多次事件，拯救了好几个人的人生了。那或许是值得夸奖的事。在丧失了记忆以后所认识的人们有很多。对于这些人来说，有没有记忆都没有关系吧。无论怎么样，上条为了他们而战斗的事情未曾改变过。但是。「即使如此」上条小声嘟囔着说。自己的心刺痛着。「即使如此，至今我所采取的行动，到底是不是为了茵蒂克丝好，这不由我能够决定的吧。」

6

在多佛尔海峡的固化海面上，英国和法国的魔法师们正在激烈冲突着。状况基本接近于混战，但是以借助了卡提那一世和移动要塞格拉斯顿伯里的力量的「骑士派」为中心，局面开始一点点地有倾斜的迹象了。但是，人类是一旦受到压制就会产生强烈反击。法国方面的魔法师，在数量和条件上并不处于明显的下风，但因为受到了压制，反而在表情上多了一层鬼一样的魄力，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攻击术式。英国的「骑士」有好几个，向后方退去。只有略微一点点，阵型上露出了一点缝隙。将此看作是胆怯的英国第二王女琪雅莉莎，简单地向最前线踏出一步。「哎呀——。这样下去要被法国的混蛋们团团包围蹂躏至死了哦——。」「……！！！！？？？」这样一听，英国的「骑士」们就算逞强也无法后退了。有一点感觉达到肉体极限的同时挥着剑，总算勉强防止了琪雅莉莎被法国魔法师的人群吞没。另一方面，琪雅莉莎则双手叉腰。「真是的，都上了战场还吝啬什么气力，一开始就用这样的势头作战不就好了。」这时，骑士团长终于启动了通信用的灵装，偷偷地和温莎城堡取得联络。（译注：Windsor Castle，英国君主的主要行政官邸。）「是的，快点接通爱莉莎德女王大人！非常紧急！！希望能获得使劲打琪雅莉莎大人屁股的许可！！」「喂你这家伙，给我住手！！那位母亲大人就算只是为了这么做，也敢把卡提那二世的力量全部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的！！」就在吵吵嚷嚷的通信用灵装争夺战中，集团对集团的战斗正在进行着。大量的剑和魔法交织在一起，琪雅莉莎朝法国方面的魔法师瞥了一眼，嘴唇动了动。「嗯，真是没有个性的家伙们。」叹了一口气说道。「虽然实力及格的人很多，但还欠缺制胜的一击。打算把兵力都近代组织化吗？就凭这种程度的话，是对付不了包含了「圣人」和「骑士」的我们的。咚啪！！突然发出了爆炸声。从琪雅莉莎的头顶上。为了要抹杀第二王女，从天空中的劈下了一道雷。但是，公主毫发未伤。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原来周围的骑士们将剑挥向头顶，雷击反而被打飞了。「搞到最后，凡尔赛的圣女大人也就只能从远距离以外努力一下了啊。」琪雅莉莎很无聊地说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很清楚你是出不了宫殿的。不是宫殿里施放了防止你逃出去的封印，相反，是因为你的身体情况，连内脏都需要施以再调整，所以只能在宫殿中的魔法环境中存活下去。……就因为害怕你的法国的愚蠢头头们想掌控住你呢。」

声音大概是能够让很远以外的凡尔赛圣女听到的吧。没有回应。琪雅莉莎并不介意地继续说道。「而且，超出有效射程的延长术式呢，可没那么简单放出致命一击的。」假设魔法师拥有一百的力量。单纯为了攻击使出全部力量的时候，攻击力就是一百。但是把延长射程距离的术式组合进去的时候，这一部分就得从中扣除，攻击部分的比例就会相应减少。世界上，也存在着最初就不考虑物理上的距离，对宇宙中的某个地方都能造成同等伤害的术式。但是凡尔赛的圣女的术式里，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延长距离的话，威力就会相应地减小，只不过是典型的术式。不仅如此，借助了卡提那二世的力量「骑士派」，原本在性能就已经脱离了人类。力量削弱了的魔法实在算不上是有效的兵力。「接下来。」琪雅莉莎观察着远方的战况，朝着凡尔赛的圣女的方向说道。「差不多我们也该认~真起来了吧。你就在那里，咬着手指看着登陆的瞬间就行了。」

7

紫电迸裂的声音在雪中炸响了。

第三次制造计划。为了把因为爱华斯的影响而无法再利用的最终信号她们，以及挣脱束缚反抗命令的一方通行，确实地解决掉的计划。

与两万+α统一类型的妹妹们不同的系列。归根到底「大概就是个番外个体吧。」（罐子详细注：熟悉的读者应该知道，河马一直喜欢日文汉字加注音的方法表示人名，一方通行注音Accelerator，打ち止め注音LastOrder，也就是最终信号。这次这个最让人无力，番外个体，其实意思就是编号以外的个体，注音MisakaWorst，意思也就是最坏的御坂，好吧河马你赢了。因此最后考虑到取名风格决定取原汉字，定名为番外个体。）袭击者这样称呼自己。或许她自己也意识到，她本不应该出生，也没有得到谁的特别期望，就是这样一个生命体的模板而已。在她的手中，跳跃着两厘米左右的短铁钉。有时，铁钉就会带着如同气球爆掉的声音，以超过音速的速度射出来。但是（从使用电力的角度来看，比起实用化的超电磁炮还是不同的。）被情势逼迫着的一方通行，拼命地活动着陷于混乱的大脑进行着分析。（大概和某个狙击手所用的磁力狙击炮属于同样的方式吧，不采用弗莱明的左手定则，而是更简单地使用电磁石把铁制的弹丸打出去。）（罐子再次详细注：关于左手定则请去翻初中物理书，也就是通电磁场产生的感应力的最基本原理。简单的说河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磁力狙击炮单纯靠磁场斥力发射弹丸，而电磁炮则依靠通电以后产生感应力或称安培力，所以更猛一点。其实现实技术上无据可考，小说中超电磁炮的原理描述也很简易，不必深究。）即使明白到这种程度，一方通行还是使用不了「反射」。操纵脚上力度的矢量，一方通行以碎步开始超高速移动，以此回避番外个体的瞄准。考虑到目前状况，而且为了保护最终信号，战斗已经无法避免了。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会给番外个体致命一击也是事实。即使她是与两万+α统一类型的妹妹们不同的计划中制造出来的，即使她是为了杀死一方通行而启动的第三次制造计划产生的个体，但一方通行对于杀死同系列的体细胞克隆人，还是极度地抵抗。虽然很残酷，但如果这里站的是木原数多，或者是垣根帝督的话，一方通行这样想到。如果是这些混帐东西的话，他就不会有什么迷茫了。为了保护最终信号这个目的，毫不留情地将他们上下左右撕成碎片。一方通行不是博爱主义者。只要和自己的目的一致，就不惜和敌人相互厮杀。但是，正因为如此，对于现在这里出现的「敌人」，无论如何都希望可以避免适用于这个法则。接着。当然，番外个体也明白这件事。察觉到一方通行在踌躇，于是她就在利用这一点制订战术。她就是为了这个才被制造出来的。「你最好小心一点喔。」窃笑。脸上带着与以前所有的妹妹们都明显不同的「表情」，番外个体如此说道。浮现着饱含恶意的笑容。「虽然到达不了姐姐的力量，不过御坂对于两亿伏特左右的话，还是能够做到的。大致上，有大能力Level4左右的程度吧。咚！！响起了爆炸声。番外个体的身体消失了。她使用巨大的高压电流爆破了空气，乘着这个势头飞了起来。和从运输机上开始向地面着落时，所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一方通行察觉到的时候已经迟了。「看好喽，又来一发。」声音从正上方传来。紧接着，两厘米的铁钉落了下来。虽然向侧面横跃了出去，但一方通行中途身体也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倒在雪地上。腿肚子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红黑色的伤口。这一次的铁钉，看来是留在身体上了。「再继续逃呀。」从上空着落下来，番外个体踩着了雪地上。手中的铁钉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刺耳的声音，只是为了尽可能更多榨取一点目标的精神的作戏。「你不是把御坂们杀死了一万个以上，杀死了一万回以上吗？」刺耳的话语。和不相识的陌生人随便扔下的话语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仅仅轻微地震动了空气的声音，却使能够反射核攻击的一方通行从内部开始崩溃。「所以你要继续逃呀，悲惨地乞求饶命吧。这可不是普通人类的普通的死哦。最低也得一万倍地践踏人权才行啊，否则不是帐尾不合了吗？说明在先，这只不过是最低线而已。加上利息不三倍返还的话可别想这样了事。」（罐子：业障该还了啊，南无……）番外个体的脸上的皮肤，从内侧开始扭曲。原本纤细平整的少女面孔，简直就像是被火烧过的塑料人偶一样扭曲了起来。原因是憎恶。那不是单纯的怒火，少女的面孔轮廓似乎无法再次复原了，就这样随着极限的笑容继续扩展开来。（……别被迷惑了。）一方通行忍住从胳膊和脚部扩散开来的剧烈疼痛，拼命思考着。（这不是她们的其中一个，不是为了「实验」直接制造出来的其中一个。就像字面上的意思一样，只是借来了脸和身体还能说话的假冒者。对于这家伙说的话，没必要逐字逐句地过多在意。）咯吱咯吱，一种真相不明的感觉开始朝额头中间聚集起来。

全身都开启「反射」吗？
连番外个体的声音也用「反射」屏蔽掉吗？这样天平就会倾斜了。
但是。

「都是一样的。」

这一句话。

只靠五个音，就把一方通行的决心完全遏制住了。

「御坂是为了杀死你而被制造出来的。明明不怎么想出生的，硬是被逼迫出生的而已。为了屏蔽最终信号发出来的信号，皮肤被切了开来，埋进去了山一样多的「芯片」和「开关」。如果不是你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你做出了这些选择的话，御坂根本就不会出生。就算出生了，也不会是这种没有未来的做法。好痛啊，救我啊。当我知道这些言语的时候，已经是说不出这种话的状态了。所以御坂我有谴责你的权利，所以御坂我有杀死你的理由。」

接着，番外个体又追加了一句。

一个字一个字地，仿佛把自己得意的凶器亮出来的猎奇杀人犯一样。

「御坂们在作为单个的个体存在的同时，也通过网络连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御坂。这不是御坂作为个体才会拥有的特有思考方式。因为大家都是组成御坂网络这一个「大御坂」的一部分。」

咚！！响起了沉闷的声音。

一方通行的视野摇晃着。

意识到是自己的脸被通过爆破空气进行高速移动的番外个体踢飞了，还需要一点延时。

「你觉得为什么至今为止——包括最终信号，其他的御坂们都没有谴责你？不觉得很不自然吗？一万人、明明持续了一万次的被杀，为什么不抱有憎恶的感情？答案很简单。御坂们不是圣人君子，御坂们不是清纯善良的公主。……并不是因为自己意志而没有去憎恨。仅仅是，理解了这些以后，却因为表现在上的「人类的感情处理方法」还不完全，表现不出来而已！」

这一点所看准的。

是要把一方通行逼到走投无路。

所以只要不在意就好了。

因为是单纯的作戏，没有硬要当真的必要。

但是。

无论怎样，一方通行都无法无视番外个体……从妹妹们那里所发出的恶意。

就算知道这是作战的一环，还是会不由地被牵引过去。

说不定。

最终信号的那个笑容，并不是因为原谅了自己，而仅仅是因为「学习装置」急速形成的人格，在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认识憎恶和恐怖之类的负面感情。做了那么多坏事的自己，应该不可能那么简单就被原谅的。这一份顾虑，一直让一方通行无法释怀。

白色的雪上，好几滩红色的血扩散开了。

顺着一方通行的身体的姿势，好像划线一样流了下来。

番外个体把沾上红色液体的鞋子脚尖，在雪地上擦了擦。

「啾呀呀呀！！御坂们一点点开始「像人类一样」了哦！「像人类一样」以后，就可以变得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了

哦！！但是所谓「像人类一样」呢，并不是只往好的方向发展的！立刻就会有很多御坂们开始察觉到憎恶，开始考虑正当的复仇权利！！你至尽为止任意地沉浸其中的赎罪行为，只不过是你自己所进行的自我满足而已！！对减轻御坂的憎恶完全没有效果！！今后，你会被连接着的网络里的各式各样的御坂们，带着「像人类一样」的恨意到处追杀！！要么就成功了，你的生命因此终结，要么就失败了，你把所有的御坂都杀死。无论怎样，你心中所描绘的美好的未来都不会到来的！！」

伴随着话语，鞋尖一次接一次地踢了过来。

随着一次次攻击，一方通行到处都开始喷血。

如果想避开的话应该是可以避开的。

如果想反击的话应该是可以反击的。

但是，一方通行却做不到。

这样做的意志在心中完全涌不出来。

心中有什么东西已经被折断了。

不是外面造成的伤害。连与之对抗而燃起的怒火，似乎都完全衰败了，好像永远无法取回了一样。

或者说，比起进行「实验」的时候，更加壮绝地朝怪物方面变化。

「你只要沉浸在甜美的妄想里，否定掉御坂所说的话就行了。不过呢，为了能方便地从巨大的网络里读取负面感情，御坂已经经过了脑内物质的分泌模式的意识性再调整。所以，我已经判明，并不是「御坂们的憎恶感情不存在」，只不过是「已经存在的东西，没有表达出来的手段」而已。……包括那里的最终信号，全部的御坂们！！」

正要对着脸部践踏下去的番外个体的脚，突然停住了。

她看见了什么。

在少许离开一点的雪地上，最终信号倒在那里。因为爱华斯出现的影响，连意识都几乎丧失的幼小少女。她处于半埋在雪里的状态，仍然一点点地把手伸了出去。伸向了一方通行的方向。仿佛要守护着流着血被蹂躏的他。

实际上，那只手是够得到还是够不到。

这样现实的数值问题，她并不在意。

虽然最终信号似乎要使用什么能力封住袭击者的行动，但番外个体没有任何变化。她本身就是根据这种「对策」实现的，更何况，已经疲惫不堪的现在的最终信号，是否还有作为控制台发挥正确机能的余力，连这一点都无法确定。

娇小少女的脸上，粘稠的汗水流了下来。

能够看出她的体内正在发生着什么不祥的事情。

番外个体，仅仅只在那么一瞬间，动作停了下来。

紧接着，更大扭曲的笑容扩展开来。

「对喔，还是先把那个不良品干掉吧。这样一来的效果还真是想看一看呢。」

嗖地。

学园都市第一位的内心深处，不详的预感从未有过地膨胀起来。

「第三次制造计划中包括对御坂们进行刷新，伴随着网络的扩大与重新配置，以此达到飞跃性的性能强化。」

啦啦啦啦。

番外个体的手中两厘米长的铁钉，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事到如今，最终信号这样的旧时代的控制台已经不需要了。更不如说，她的存在只不过是现在开始重新配置的所

有御坂的障碍而已。」

简直就像是一个同类相残的状况，不过假设妹妹们是受「单一的巨大网络」支配的存在的的话，她的言行确实适用于以人类的思考回路加以处理。

人类也是同样的，一般都从自己的益处出发开始考虑。

现在的你不是原本面目，在你的身体里隐藏着了不起的才能，把那份才能发挥出来，成为真正的你，然后舍弃过去的你吧。

普通人类的话，按照这种模式考虑，内心中精神上的部分就能因此得以继续运作。但是妹妹们是由复数的身体构成的巨大网络，「舍弃过去的自己」这种话，完全不需要比喻，而是从物理上直接实现。

（……唉。）

阻止她们自发性的「进步」并保持原样的这种想法，只不过是单纯地令人厌恶吧。就好像无论过了多久都希望小孩子永远是孩子的父母一样，只能认为这样子实际上是夺取了他人的自由吧。

（……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想不让任何人死，事情是不会收场的。

摆在眼前的选项，就是以下两条。

要守护最终信号，就杀死番外个体。

不肯杀死妹妹们，就只能看着最终信号的死。

身体被铁钉贯穿，到处都被踢被踩，然后连最终信号都被矛头指住。

终于，一方通行醒悟了。

已经唯有放弃了吗？

轰砰！！爆炸声炸响了。

脚踩着一方通行的脸，用铁钉瞄准着最终信号的番外个体，就这样被猛地扔了出去。划出一条大弧线飞了出去的番外个体，从空中足有十米以上的地方，朝雪地上落了下来。

是的。

学园都市第一位认真发威的话，就是这种情况。

两亿伏特的高压电流也好，音速以上发射的铁钉也好，妹妹们的其中一人也好。

仅仅是一两只杂鱼，怎么可能反抗得了。

「咕哦！？」

番外个体呻吟着，接着看见了缓缓站了起来的人影。

仿佛海市蜃楼一样，失去了内芯的一方通行。

本来明明已经把他弱化了，抓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结果却。

「————！！」

番外个体小呼了一口气，借着磁力发射了铁钉。

以音速以上的速度飞行的铁钉，准确地被吸向一方通行的眉间。（译插：真的是被吸向，难道有磁力？）一方通行完全没有闪避，别说头动一下了，连眼睛都没眨。尽管如此，他的皮肤上连一毫米裂痕没有，血也一滴都没流。

是「反射」。

飞溅着弹回来的铁钉，准确地刺中了番外个体的胳膊。一方通行没有一丝一毫的迷茫和踌躇。躺倒在地的番外个体，又把铁钉取了出来。这一次瞄准了最终信号。伸出了胳膊，这次要把一方通行进行代理演算的核心破坏掉。

这时，幻影一般的一方通行明确地动了起来。

操作脚上力量的矢量，一瞬间接近了过来，对着番外个体的伸出的胳膊，毫不留情地一拳砸下。

折断了。

内部还埋着铁钉的骨头，在力量之下很干脆地就折断了，

惨叫着的番外个体，在空气中爆发出高压电流，一口气地朝一方通行背后打了过去。但是，一方通行抓住了她的脚，狠狠地摔在雪地上。

嘶嘶轰……！！

像是烟火大会的会场一样的震动朝周围扩散了出去。

朝着咳嗽着的番外个体，又是一拳挥下。

殴打，骨头嘎吱作响，鲜血飞溅，只有这样的声音持续着。

番外个体确实预备了干涉一方通行电极的策略，但是完全没有使用的空隙。由于持续着的剧痛，连一点点使用能力的精神都集中不了。

不断挥拳的一方通行，感觉到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开始咯啦咯啦地崩溃了。他曾走上了一条就算恭维也说不上是值得夸奖的道路，即使如此他也用笨拙的手一点点扒开了前进的方向，他也察觉到了自己原有的生存方式正在一点点地消失。即使与整个世界为敌，即使陷于鲜血淋漓的世界里徘徊着的怪物们之间的互相厮杀，只有带着这张面孔的少女们，无论发生什么也一定要守护住他们。

不，不对。

不是崩溃。

不是变成了零点。

还在零点之下。

他明白了，自己已经变成了，比起见到最终信号之前，比起「实验」的时候，更加接近于怪物的令人恐惧的存在。

「哈，哈哈。」

回过神来时候，番外个体已经不动了。

「……好痛苦……御、坂……」

勉强残留一点呼吸，但是身体已经到处都破裂了，胳膊朝着奇怪的方向弯曲过去。原本清秀的面孔已经肿了起来。赌上姓名也要保护住的少女，现在其中一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救救我，谁来……」

一方通行看清了现实。

发觉自己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在雪中跪了下来。

「呀哈哈哈哈哈！！呀哈哈哈哈哈呀哈哈哈哈哈呀哈哈哈哈哈！！」

只剩下干巴巴的笑声蔓延开来。

已经不行了，已经动不了了。学园都市的家伙们都失常了。你是和他们是合不来的。而且，你和借助了你的力量而繁荣起来的这个世界，也是合不来的。对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和平、幸福和笑容，都感觉到一种背后的极度黑暗。就好像电视上商业节目里很讨喜的灿烂笑容，其实是靠巨额的金钱制造出来的一样。原本如此憧憬着的「光明」和「善良」，也变得无法信任了。

反正这还没完。
假如知道第一位的心还没有彻底坏掉的话，肯定还会实行第二、第三次作战的。到时候还会派别的妹妹们出来，或许是根据那个小鬼的体形调整出来的个体，也可能是利用黄泉川和芳川，或者干脆把完全没有关系的村子和城市整个毁灭掉。

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是极限了。从今以后，他绝对会给予对手比这更大的痛苦，如果不那样做就会忍受不住。也完全没有再去挑战的念头了，就在这里坏掉的话，大概会比较轻松吧，学园都市所构造的「黑暗」不是那样普通的。

这时，响起了嘶啦嘶啦的声音。
被蹂躏得如此残破不堪的番外个体，在被染红的雪中蠕动的声音。
确实，番外个体说过，她准备了应用自己的能力阻止一方通行的代理演算的对策。
在刚才被连续殴打的时候应该是没有闲暇使出来的。
而这一次，说不定会用来进行反击。
一方通行一边继续笑着，一边不知何故开始摇头。因为心中强烈的痛苦，就在刚才还怀抱着的東西已经全部消逝了。内心已经变得破烂不堪的一方通行，觉得即使在这里被杀掉也没有关系了。
但是。
学园都市比一方通行所想的，更加疯狂。

比起其他动作，响起了某种更细小的声音。
是番外个体的身体中埋着的「开关」破裂的声音。

「……啊？」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心中的伤害已经达到上限了。
不会再有更痛苦的事了。
即使番外个体再怎么挑衅，任何讨厌的精神攻击也该终结了。
就是因为一直这样以为的，所以一方通行的思考在一瞬间确实地断绝了。
所有的感情波动完全趋于平坦。
紧接着。
人类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感情，都在他的脑中爆发了。
「咕、啊啊！？呀哈哈哈哈——！！呀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过度的冲击，实际上的视野也开始眩晕了起来。
连颜色都分辨不出来的世界里，只有一片小小的红色没必要地蔓延开来。
从番外个体的头上一直到后脑部，什么东西裂了开来。
绝对不是少量的血液涌了出来。
横着倒在血泊中的少女笑了。仿佛负面感情已经被固定在了皮肤上的笑容。恶意就像看不见的手指一样，从面孔内侧把皮肤拉长了。

一张一合地，番外个体的嘴动了。
用轻轻掠过声音，她呢喃着说道。
「……都、是、你、干、的。」
呕吐了。
「嘎呼！！嘎哈咕呼！！呀哈、呀哈哈、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

学园都市的混球们，把番外个体的身体做成了无论得到什么样的战果，都一定会结束一方通行生命的设计。就算一方通行以压倒性的力量没有杀她而收场，事态陷于一种「不彻底的情况」，在这时仍然要把一方通行的精神撕得粉碎。

至今为止，都是这样考虑的。
先利用第一位的精神创伤将他弱化，如果能杀死他的话就是最好。
假设败北了，就利用妹妹们会来追杀他这一事实，使他的精神崩溃。
但是，结果却错了。
没有那么轻易的好事。
岂止是胜利或者落败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管是胜利还是落败还是平局还是逃走还是和解，不管变成什么样的状况，都一定会引导出彻底击溃一方通行精神的结果的这个装置，就是番外个体这一个少女。

崩溃，这个词浮现了出来。
从精神论上来看，学园都市的第一位实际上已经与死无异了。
人类的作为人类行动所需要的力量已经消失了。
在这种腐烂的世界中是无法生存的，在这种腐烂的世界中是不会想要改变的。这个世界已经完蛋了，已经不是凭借人类的力量能做些什么的程度了。为了要离开这个世界，大概在雪中永远沉眠下去会比较好。
哆哆嗦嗦，番外个体的身体抽动着。
和自己的意志没有关系。
很可能是因为体内急剧失血，出现了休克的症状。
这就是学园都市烂掉的人们所造成的结果。
看见了最低级最糟糕的结局的一方通行。

「开什么玩笑噢噢！！！！！」

带着绝望的吼声，一方通行转向了已经垂死的番外个体。他的能力操控矢量。虽然主要多用于攻击的事情，但是，也并不是只有那种使用方式。读取人体中流动着的血液和电子信号的方向，把握到健康状况的事情也是做得到的。如果更加深入的话，还能做到某程度的治疗和应急手段。「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一方通行的眼睛充斥着血。新的目的产生了。那只不过是小小的反抗而已。

「这些，全部是学园都市那帮混帐的计划吧……。不管怎样，都让这个小鬼死在这里，把我的精神扯得七零八落，一爱的房间里喝着酒一边笑着的哪里的某个家伙。把这一切都包括在一起，都在掌握那家伙的手心中吧……」

咕嘟咕嘟，感情涌了上来。

人类的作为人类行动所必要的原动力。

「那样的话！！就由我来把这些全部都捣烂吧！！如果说这个小鬼不死「计划」就不会成功的话，就由我的手来拯吧你们的「计划」失败掉！！混帐畜生们，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你们那悠闲的表情，从今天开始就给我碎成粉

「混帐畜生混帐畜生混帐畜生们！！看不起我，以为我只有杀人力量的你们这些轻蔑的本性都烂掉的混蛋们！！就在这个时候把那个小鬼从天井的病毒里保护住一样，我绝对有着保护任何东西的力量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模糊不清的视野，无论过了多久就没有中断。
番外个体终于明白了她还活着。
身体里住着用来拒绝最终信号发来的信号的「开关」，她以自己的意志把那个东西起爆了。虽然爆炸只有极小范围，很多破片钻进了体内深处。一般情况下是绝对无法获救的，就算送到配备了最新锐设备的医院手术室里大概也束手无策。更何况，在这种空无一物的雪原上就更是无能为力了。

自己是一个用完就扔的个体。
就算在这里获胜了，也不可能用于别的地方。第三次制造计划之中，在正式的网络构建以前就预定要死亡的个体。
然而……
(……？)
不管过了多久，明确的死亡都没有到来。
只是暧昧地一直活着。终于稳定下来以后，大概可以预测到她会慢慢恢复活力吧。
自己活了下来。
学园都市的计划失败了吗？
还是说学园都市第一位的超能力者，战胜了世界级的全球性恶意了吗？
对于被调整为比通常情况更容易解析出负面感情的她来说，或许很难接受吧。但是现实就是，番外个体从不死就很有必然状况中幸存了下来，而且是借助了第三者的帮助。

番外个体暂时沉默了下来。
这一份寂静，对于本用于接收负面感情而制造出来的她来说不仅是不知所措的，同时也有某种安心感。
但是
「呀哈。」
某种，讨厌的声音。
仿佛终于接受了什么东西，却好像又变得粉碎了的声音。
「呀哈哈，不行啊，不行啊。嘎哈哈哈哈哈。」
声音波动不稳定，时高时低，一会大一会小的声音。比起从瓦斯的总开关上什么东西漏出来了的声音，更加带来一

「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已经忍不住了啦！！除了那个小鬼的笑容，别的再也阻止不了我了啦！！噢哈哈哈哈！！全部破坏吧！一片一片地毁灭吧！！作出着这种东西还高兴的家伙们，还有从中捞取好处的「幸福」的家人都不留！！一个都不留哦！！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咚！！爆风炸裂了。
愤怒地已经忘我的学园都市第一位，把能力全方位地散布释放出去了吧。番外个体这样想到。
但是不对。
还有黑色的羽翼。
仿佛凝聚了所有一切绝望的羽翼。
这一对羽翼，像要互相撞击一样缠绕在一起，相互摩擦。大概是想把他内心的变化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吧。随着一阵，一方通行的喉咙里迸发出了吼声。空气噼里啪啦地震荡着，能量余波在俄罗斯的白色大地上咯吱咯吱肆虐着。以上的一方通行的两脚为中心，地面像蜘蛛网一样的开始龟裂。

到底要膨胀到什么程度完全不知道。
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样的光景。
说不定，就在刚才还抱着番外个体的一方通行，其实并没有搞错。
学园都市的第一位超能力者的内心中，说不定还流淌着一些温暖的东西。
但是。
那已经全部都变得粉碎了。

自己到底扣下了什么样的开关？终于对这件事开始有所自觉的番外个体，全身都开始真相不明地哆哆嗦嗦地颤抖起来。

袭击村子的高射炮停了下来。

在其他地方到处展开的步兵们，原本都是乘坐在动不了的装甲车里的，所以不可能做好了真刀真枪的白刃战准备。作为士兵的熟练度先姑且不论，单纯只是比「拿着突击步枪的人数」的话，实际上村民方面肯定要多。更不用说，是在这种枪支像灭火器一样普及的村子里了。

枪口互相指着，两边人的动作都停了下来。

但是普莱贝塔方面的装甲车和高射炮都被破坏掉了。这一事实使得本来心生怯意的村民们的气势，极度地高昂起来。

看见了一步也不肯后退的村民们，普莱贝塔方面的动摇迅速扩大了。只要某一方紧张之弦绷过头了，一旦开枪的话，两边都必然会有大量伤亡。对于只想享受杀人旅行而踏上战场的普莱贝塔士兵们来说，肯定不想发展成那种局面吧。

内心受到挫折，很快就举起了双手。

光是这样就想乞求饶命这一点，恐怕他们对于自己至今所做事物的严重性，大概还没有自觉吧。

「……总之先搜了一下身，然后都关到一个能用的隐蔽所里了。」

德格鲁把这样的情况告诉了滨面。

滨面正在给身上四处的擦伤涂消毒液。

「是吗。」

「本来的话应该是恨到足以把两腿打折，扔出去喂野狗的程度。实际上，这样说的人也有。如果不是把高射炮炸飞的你这样请求的话，大概谁都不会听的吧。」

「……」

滨面多少感觉到了一点怀里手枪的重量。

最后面对从动弹不得的高射炮里跑出来的士兵们，滨面没有开枪。即使是对着恨之入骨的敌人，也没有扣下扳机。

如果是自己性命攸关的一瞬间的话，滨面应该是会开枪的。或者说，那样根本就没有考虑的工夫。但是，在那个时候却有着思考的时间，刚刚足够意识到敌人也同样是人类的时间。

不管怎样，虽然可能只是暂时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杀戮的思考方式已经该停止了。

虽然身处一片建筑的瓦砾之中，但是人们也可以开怀大笑了吧。在这里饶恕了举手投降的普莱贝塔们的事情，以后在某一天也会成为这个村子的人们的巨大力量的。这样想应该不会错的。

然而

「快过来！！出事了！已经不是刚才那帮家伙的事了！！」

某个人用俄语在大叫着。滨面虽然听不懂，但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于是和德格鲁一起往那边跑去，在那还没有毁坏的建筑物里已经有很多人聚集起来了，并不单纯是因为寒冷而围在一起。中间有一个很老旧的电视机一样的东西，屏幕上映着绿色的光点。

「这是旧时代的雷达。」

德格鲁这样告诉滨面。

「捕捉金属反应的反射波，并显示出来。越靠近中央，就是离着个村子越近。地面上的东西是显示不出来的。」

「那里那三个点是什么？」

「大型的影子，大概有三十米以上，看起来也不像是战斗机。这么说来的话……」

「那到底是什么？」

「直升机。」

德格鲁随着自己说的话紧张起来，表情越来越难看。

「是专门进行地面轰炸的攻击直升机。详细的机种还不清楚，不过相当大。三架都是一样的攻击直升机的话，以这个村子目前的东西是对付不了的。这回可不是用上地雷就能想点办法的对手了。」

这个村子里有AK之类的突击步枪，但还是打不了直升机的吧。攻击直升机和坦克、高射炮相比装甲要薄，但是却能以高速机动性作为弥补。即使有专用的携带型地对空导弹，只要没被背后偷袭，也是有可能成功回避的。

不仅如此，高速移动也就意味着要逃跑是十分困难的。用汽车逃跑的话，转眼之间就会被追上的。从空中发射过来的大量导弹和机枪扫射也不可能抗得住。

「……又是普莱贝塔吗？」

「很有可能。正式的扫荡作战的话，是不会用这样单一的兵器攻过来的。理论上应该使用复数的兵器和兵种组合在一起，相互弥补各自的弱点。但是对于普莱贝塔的家伙们，理论什么的是不存在的。」

鉴于装甲车和高射炮一直都没有返回，于是发动第二波了……大概就是这样。这样说来，他们的执着心也未免太不寻常了吧。与其说是要为了被干掉的伙伴出气，更像是要消除己方的耻辱一样的感觉，他们就这样确实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地下已经不能使用了，因为刚才的战斗损坏相当严重。再有导弹打在上面的话就要被活埋了。」

德格鲁一边展开地图一边对滨面说。

大概已经把基本的方针用俄语传达给大家了吧。

「村子南边的森林很宽阔，枝叶也能遮住空中的视线。尽可能不要聚集在一起，分散着跑进森林里。如果没被发现的话，直升机应该会把重点集中在村子上的。」

要点集中在了尽可能不要聚集在一起这句话上。

直升机上很可能安装了探察热源和磁力的感应器。集中在一起行动的话，就会被飞行员发现「这里有人聚集」。但如果是分散行动的话，就有可能被误认为是「森林中活动着的野兽」，这样存活的可能性就提高了。

不过，这是方针上的。

实际上只是假设在直升机扫射的时候，尽可能减少一次性大量死亡的人数而已。

（……伤亡不可能是零的。）

谁都明白这一点。

只不过是害怕而没有说出口。

滨面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于是像是要盖过正拿着地图进行说明的德格鲁的声音一样，他这样说道。

「……使用高射炮的话，说不定能赢。」

「你打算要张开击落飞机的弹雾吗？但是，这里又不是俄罗斯军的军事设施，哪有那么方便的武————！！」

说到一半的德格鲁，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想起来了。

就在刚才，被滨面弄得动弹不得的，不就是履带式的高射炮吗！

这一回，滨面把本来用作逃跑的地图展了开来，对德格鲁说道。

「没有工程的重型机械吗？动力铲也可以！总之，把那个高射炮上面覆盖着的瓦砾挪走的话，事情就好办了！！」

「但是……」

「难道就要这样下去被等着被杀吗！？不管怎样，除了开动高射炮以外的方针不变。让其他人脱离战场和藏到南方森林在意义上是一样的吧！对策总归多一个比较好嘛！最多也就是失败以后，我乘坐的高射炮被炸飞了，那帮家伙说不定也就因为把「可恨的目标」干掉了，满足了以后就回去了呢！！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一百倍吧！！」

德格鲁朝建筑物的出口跑了出去。

滨面也紧随其后。

看起来，为了应付在数米深的积雪封锁交通的情况，连除雪用的铲车都有准备。

滨面曾经在学园都市里偷盗ATM机的时候，操纵过工程重型机械。

把瓦砾挪走以后，中间的履带式高射炮露了出来。

履带本身没有损伤。

但是本来平行设置的两门火炮，其中有一个大幅度地歪掉了。这样在发射的时候肯定会伤到自己的。滨面他们并没有把火炮拆卸下来的专业知识。作为应急对策，滨面他们把坏掉的炮里所有的弹药都拿了出来。这样就算开炮，也要正常的一门炮就可以发射了。

「命中率可是要下降很多了哦。」

德格鲁说道。

「你觉得为什么要特地在同一个方向装两门炮呢？就是因为很难打中的关系。就算是专门设计为对空的高射炮，一般也不会只使用一辆的。准备好几十台同样的车辆，在空中一个面上张开大量的弹雾，其中几发打中的话，这样才能把飞机击落。就是这种程度的兵器啊……」

滨面像是要打断他一样。

「反正也不可能准备充裕的兵器了，只要有一点可能性就行了。抬头看着天上等着被杀，这种事情我可受不了。如果还剩下什么机会能以自己的力量能做点什么的话，这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高射炮的操纵方法什么的知道吗？」

「使用履带的部分没有变，基本上和铲车是一样的吧。」

看着再次登上了坑坑洼洼地瘪进去的车体的滨面，德格鲁浮现出了苦笑。

「高射炮基本上可不是一个人能开得了的喔。」

「什么？」

「负责开动车体的，负责旋转火炮射击的，负责确认周围状况进行指挥的……最低也要三个人才行。通常的配置都是要五个人左右的。」

滨面的动作停止了。

如果一个人开动的话，只能停下来进行一个接一个的作业。面对在空中自由飞行的攻击直升机，做回避运动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但即使如此，一边运动一边作战的话，和不断停下来射击相比，无论是能采取的战术还是生还的概率都大不一样了吧。

「所以啊，我也要一起去哦。」

德格鲁这样说道。

「把村子里的人们也叫上吧。有两三个人的话，不是就能开动高射炮了吗。你是在担心他们一旦听了肯定嚷着要战斗了吧。」

「等、等一下啊。」

滨面有点慌了。

这和自己一个人冲向死地，是另一种不同的紧张。

「这样好吗？就像你刚才说的，不可能必定能赢的。就凭这个坏掉的高射炮，被三架攻击直升机干掉的可能性反而更高吧？」

「喂」

就在这个时候。

从别的方向，听见用日语搭话的声音。回过头的滨面和德格鲁，一脸惊讶的表情。

过来搭话的是先前一直被冻伤所苦的俄罗斯士兵。

「那样的话，我也来帮一把吧。因为是空军基地所属的，调配以前接受过这种对空兵器的训练。正规的军人协助你们的话，胜算不就更大了吗。」

「……你，你在想什么啊？普莱贝塔也同样是俄罗斯军队吧。」

滨面多少有点警惕地问道，而俄罗斯士兵叹了口气回答说。

「什么同样是俄罗斯军队啊，那些混帐东西。」

「……」

「你们救了本来应该被抛弃的我。而那些混蛋，却把你们当作虫子一样要赶尽杀绝。……已经受够了，什么狗屁军队啊。就算被赶走也没关系，要么干脆亡命到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好了。不过在那之前，知恩图报更重要。我只是要为了救了我性命的人们，出一份力罢了。」

「……也是啊。」

德格鲁也把肩膀放松下来笑了。

「你似乎比起自己，更担心把我们卷进去啊。我可不想对这种表情的人见死不救。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理由的话，就要堂堂正正地战斗了。……另外，说到底也赌上可能性的人，也不只你一个。我们也差不多受够了普莱贝塔的做法了。」

听了这样的话，滨面对着他们两人都默默地点了下头。

带着一起作战的强大信心，他静静地咬紧牙齿。

接着，重新返回了高射炮的方向。

为了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少女，以及为了帮助担心照顾那个少女的人们，这是最后的可能性。

绝对不能输。
滨面仕上再一次这样坚决地想到。
外国人佣兵部队·杀人为乐的普莱贝塔们操纵的攻击直升机，马上就要到来了。

1 0

在一方通行的内心中，一直支撑着他的东西破碎了。
恶意象征的黑色羽翼，不停持续着扩大再扩大。
不过，那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因为能够涌出负面感情的心已经失去了核心，就像蜡烛和打火机没有了燃料一样，火焰是无法维持的。
正在这个时候。
视野的一角映入了什么东西。那是车队。在雪中，数台大型车正在行进。不是学园都市制造的东西。所使用的技术等级不一样，不过也不能否定暗部组织的人特地使用俄罗斯的车辆伪装出来的可能性。
仅仅如此的话，大概还不会引起他的注意吧。
如果是平常敏锐的一方通行的话，必定会仔细地观察。考虑暗部组织的可能性，警惕起来。但是，已经失去了气力的一方通行，对于这种程度的事完全不在意了。最糟糕的情况下，大概觉得因此被射杀都没有关系。
但是。
已经如同空壳一般的一方通行的心，确实地震了一下。
原因是大型车的其中一台上，所乘坐的男人的侧脸。
那是曾经在学园都市的调车场打倒了一方通行的男人的面孔。阻止了「实验」，使得绝对能力进化计划被永久冻结，拯救了一万个弱小的妹妹们的男人的面孔。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危急状况，都一定会站上前去的，不管变成什么样的绝望状况，都绝对会对走投无路的人们伸出援手。就是这样的男人。
那家伙应该在学园都市里才对。
为什么会在俄罗斯？
而且。
这个英雄。
这个和半吊子的学园都市的第一位不同，完美地拯救了他人的英雄，

为什么，对于近在眼前的那样痛苦的最终信号完全没有察觉，仅仅就是这样经过了？

不知不觉间，一方通行已经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怒吼。
在扯破喉咙的吼声的同时，把雪中埋着的岩石抓了起来，操纵矢量朝着远处的车队恨恨地扔了过去。
大型车的后部就像气球一样被打飞了，车队停了下来。
一方通行也知道他只是在迁怒。
本来这应该是必须由一方通行来完成的事情。而且连他自己都已经放弃了，还要责备毫无关系的那个人，他也很清楚地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
可是。
「……你不是救了所有妹妹们的英雄吗？凭一己之力对将近一万人的克隆人们伸出援手的，真正的英雄吗？」
从被弹飞了的大型车里，一个男人跳了下来。
那个男人似乎注意到了生出了黑翼的一方通行。
「那样的话，就救救那个小鬼的命吧！！为什么只有那个小鬼，明明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过，却非要受这种苦啊啊啊啊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
伴随着咆哮，黑色之翼又更强烈地扩大了一层。
自己明白自己是错的。
即使是明白，一方通行也已经无法阻止自己的力量了。
最终信号。
即使作为善意象征的她的笑容，似乎也无法抑制他了。
学园都市的第一位。
由于巨大的愤怒，连界限都超越了的怪物的战斗开始了。

行间 三

御坂美琴正在动真格地挖掘学园都市的情报。
从新闻里的俄罗斯的画面一角，确认了那个少年。果然他不在日本。但是，他偏偏在这场战争的中心，在最危险的地方漫不经心地晃来晃去。一定有着什么（罐子：是花心，一定是花心）。在美琴不知道的地方，那个少年说不定又握紧了右拳和某些强大凶恶的东西战斗着。
把意识集中在PDA的画面上，获得了好几个情报。
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她想起了以前拼命获取妹妹们有关「实验」的情报的时候。
画面上这样显示着。
<关于在俄罗斯以及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确认到的幻想杀手。>
所谓幻想杀手，也就是指那个刺猬头少年。对于那个能力的名字，美琴多少有些印象。
美琴把画面滚动了一下。
和好几个地图一起，还有着某些细小文字的注释。地图上有描绘着好几个箭头。那是学园都市的军队和兵器的动向吗，或者是那个少年所通过的路线？
<根据统合理事长发出的通知，对于幻想杀手采用通常对应以外的做法。>
所谓通常对应，指的是对于将学园都市的超能力开发技术泄露给外部机关的势力进行压制的做法，最差的情况下甚

至允许射杀的严厉对策。
不过，似乎出于某种原因，对那个少年不适用。
美琴总算舒了一口气。
但是还是太天真了。
美琴原本在妹妹们的事件里，不是被迫去体会到了学园都市暗部的黑暗之处吗？
<幻想杀手即使在学园都市之中，也是具有非常稀有有价值的能力者。注意这个稀有性，以尽可能地活着回收为目标。

但是。
一旦判明稀有的幻想杀手会加入学园都市以外的组织的情况下，迅速对幻想杀手发动袭击，并「回收」到与第二位同样处置的生命维持装置内，将更大的混乱压制到最小限度，此为第二目标。
目前，确认到幻想杀手与外部组织的人员共同行动。
如果仅是作为临时性的向导，则将处分暂时保留，但是一旦发生进一步深入的场合，即按照第二目标执行。（罐子：把妹之手连理事长都看不下去了）
统合理事长方面已经对此作出承认，所以没有问题。
在那种场合下，虽然因为权限关系对于详细资料不能阅览，但是此事关系到统合理事长的「计划」继续进行的可能性。>
「——」
御坂美琴暂时沉默了。
确实感觉很吃惊，但同时，也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PDA上，关于如何具体地对那个少年进行袭击，记载了降落伞空降部队的人员和装备，以及作战计划表。当然，军队的飞机都停在集中了航空·宇宙相关的技术的第二十三学区。
美琴关闭了PDA的电源，朝第二十三学区进发了。
……过去，为了防止绝对能力进化计划里的妹妹们被虐杀，那个少年拼上性命挡在了学园都市的巨大黑暗的前面。实际上，这到底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那个少年大概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但是，他为了自己和「妹妹」渡过那个危险的难关，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欠了那个少年一份大大的人情。
差不多也该多少还有一点比较好吧，一边跑着的美琴一边想到。

由俄罗斯陆军提供的攻击直升机一共三架飞在空中，仿佛劈开了白色的风景一样。时速三百公里左右的大型直升机，搭载了大量的弹药。一般直升机的旋翼切削空气的声音非常响，会给人一种一边散布巨大噪音一边飞行的感觉，但是军用的直升机特别注意了这个方面，在「安静的飞行」方面下了相当的工夫。

它们与旨在强调小型、高速、静稳的美制军用直升机相比，相貌大不一样。驱动一架直升机就至少需要三名乘员，这样的机体很难说是常见吧。完全没有掩饰的一副空中霸主的姿态，而且，尽可能搭载了大量的弹药，尽可能给予敌人更多的伤害，就是这样的一种机体。

对于速度与机动性两者并重的空中战都是完全交给米格和苏霍伊这样的战斗机的，完全不考虑直升机与直升机之间的战斗。相对地，攻击直升机则被设计为能够针对地面上的各式各样的目标进行切实地爆破。就是根据这样的分野制造出来的。所谓「陆军所属的飞机」就这么一回事。

「真不错呢，我可讨厌这种布局。」
普莱贝塔的飞行员嘟囔着。
他们的国籍不同，宗教也不同，人种也不同，性别也不同，年龄也不同，连吃的东西和喜欢音乐的风格，全都分散得让人好笑。

「这可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巨大军队偷偷开发出来的得意的试作机啊，真是爽到家了，这位置就像是横版射击游戏的主人公机体呢。」

<这可不是单纯的测试机体。>
编队里其他的飞行员的通信接了进来。

<而是测试大型机体是否在现实中可行，以及应用于战术组建的程度。在作战前所提出的理论，其本身并不一定是成功的。……就连俄罗斯军里，在实际投入使用的时候似乎也是把小型直升机和战斗机的共同作战作为基本模式的。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短处也说不定。特别是机体宽度增加了以后，就很容易被地面上的攻击打中了。>

「没关系的啦。在被打之前打回去就好了，在进入对面的射程之前用远程导弹打过去不就行了。大型机就是这时候派用处的嘛。就像横版射击游戏里一样，不用在意弹药光管打就行了。」

说话之间，目标点已经接近了。
到处堆积着瓦砾的小小村落。
先行的装甲车和高射炮，受到了抵抗似乎已经陷入行动不能了。不过他们并不生气。同样是普莱贝塔的人不管是被抓也好还是死了也好，都没有关系。他们只是纯粹地从心里期待着马上就开始的战斗。

开始往操纵杆上咯吱咯吱地加力（这种偷偷地胡乱加力的手法暴露出了自学的本质），飞行员听着旋翼的声音兴奋地大声嚷嚷起来。

「啊哈哈！！杀啊杀啊统统杀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几十米前面，大型车的车队停了下来。其中一辆的后部被打烂掉了。接着，那个被破坏的车的前部门打开了，可以看到一个少年跳到了雪地上。

曾经。
把杀死两万个妹妹们以后就可以成功的「实验」，仅凭一己之力就阻止了的少年。
对他发火只不过是单纯的迁怒而已，这一点一方通行也很明白。自己的言行不存在任何正当性和一致性。客观地来看的话，也应该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一方通行才对。

但是。
如果连那个阻止了狗屁不如的白痴「实验」的英雄，都因为这种无聊的理由死去的话，在一方通行所知道的人里，处于最重要的位置的「为了阻止悲剧而存在」的人，就这样简单地消失了的话。

这个世界
在真正的意义上大概就已经终结了吧。

[illegible]

从一方通行的背上，黑色之翼又爆发性地膨胀起来，一口气伸到了一百米以上的羽翼，化为了壮观的武器朝无能力者少年的头上挥了下去。

轰鸣声炸响了。
一击就能把高层大楼纵向一劈两半的破坏力。
尽管如此，目标的少年也没有变成一团团的肉块。

原因是右手。
向正上方撩起的那只胳膊，把漆黑的暗影全部都驱散了。

一方通行的嘴唇微微翘了一下。
凭开始的那么一下是打不死的，他的心底大概也是这么觉得的。
自己内心中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于是一方通行再次挥动了黑色之翼。
这一回是横扫。
仿佛要把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物体统统都切成胸口水平高度的一击，朝着无能力的少年毫不留情地打去。
这一次也同样被右手挡开了。
不过状况并不完全一样。
虽然黑之翼被消除了，但是少年也好像被威力压制了一样，侧晃了几下。

那个少年，有着能把学园都市第一位的超能力，光靠触碰就打消的「秘密」。

不过在另一方面，巨大的烈风和高电离气体之类的能把一定范围内的东西全部吹飞的攻击，则对付不了。到底是超过一定程度的破坏力就无法打消了，还是无法打消大范围的能力，或者说本身没有消除由能力引起的二次物理现象的力量？一方通行虽然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不过就算不明白其中的理论和法则，也能明白某种攻击可以把这个无能力者的少年打倒。

也就是说。
（采用压倒性的破坏力，不给他反击的机会就压成粉末……呜！！）
脑袋的深处传来了咯吱咯吱的钝痛。
简直像是左脑和右脑被劈成了两半，从里面要跳出什么东西来一样。
现在不是普通的状态。
到底是不是学园都市第一位的超能力都无法确定。
会发生什么完全不知道。
说不定会空中分解。
不过那又怎么样，一方通行咬紧牙齿。

现在。
在这个场面下。
必须使出各种各样的力量，拿出全力战斗不可。
轰！！风怒吼着。
一对黑翼变成了几十根锐利的锥子，朝着正往这里跑着的无能力者的少年猛烈地刺了过去。还不是从各种各样的角度瞄准一个小的目标，而是朝着把那个少年包含在内的一整片区域，像地毯式轰炸一样的攻击。

白色的雪和黑色的土都喷发到了十米以上，视线都被遮盖住了，地面上到处都是龟裂的痕迹。很可能远方的地震计现在已经能感知到震动了。

站在爆风的中心的少年是不可能没事的。
就算凭借一只右手可以消除攻击力量，但也无法一个不剩地应对所有的攻击。
伤害确实透过去了。
无能力者的少年不可能得救。
而且，几十个尖锥，其中任何一发产生的冲击波的余波，都蕴含了能把人类的肉身压扁的破坏力。
这应该就是结束了。
在胜利的同时，一方通行应该也失去了某种希望吧。
可是。

在一方通行面前，一个人影缓缓地站了起来。
白雪和黑土的粉尘对面，那个无能力者的少年站在那里。

当然并不是毫发无伤。
少年的衣服上面沾满了泥土，额角的地方渗透出了红色的东西，身体的重心明显朝一个方向倾斜着。
但即使如此，少年还是站了起来。
绝不屈服地，用两只脚站在那里。
「哈，哈哈……」
一方通行微微地笑了。

原理不明。这个攻击应该不是凭借一只右手就能阻挡得了的。但是，一方通行确实笑了，笑得很开心。反而像是因为这次攻击绝对能够打倒他的理论被推翻了，所以感到非常高兴，这才是。

仿佛把无可奈何的命运轨道，轻松跨越了过去的象征。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狂笑着的一方通行，在黑色之翼里灌注了更巨大的力量。
头盖骨里面的讨厌的声音显著增加了。
无能力者的少年，握紧了那个拳头朝一方通行走了过去。
这一回可不是试试身手了。
真正的激烈冲突开始了。

「他们来了。」
从高射炮上面顶盖把头探出来的德格鲁，单手抓着双筒望远镜说道。滨面则坐在高射炮的前部……通过操纵履带来开动车体的座位上。……除此之外不做别的什么事。车体的操纵和铲车一类的工程用重型机械类似，不过操作雷达和用机枪瞄准目标这些专业的工作滨面可应付不了。
透过窄缝一样的长方形强化玻璃，可以看到外面的雪原，滨面问德格鲁。
「果然是攻击直升机吗？」

「是三机编队。」
德格鲁没有看滨面直接回答道。
「没有见过的机种，非常大。说不定是顺便在做试作机的测试吧。」
「俄罗斯原本确实有过开发大型直升机的兵器开发历史。」
冻伤的俄罗斯兵插进来开口说道。
他的名字是格里金。
「或者说，打算做出拥有和C-130运输机同等运载量的世界上最大的运输直升机（译注：C-130，美军多用途运输机，翼展40米运载量可达近20吨，巨无霸……）。在技术性的动向以前，以这种设计思想制造直升机的国家，大概也只有俄罗斯了。」
听了格里金的话，滨面知道自己的脸已经变青了。
「这么巨大的直升机，也就是说它囤积了那么多的弹药和炸弹吧！。」
手指握紧了高射炮的粗糙的操纵杆。
想通过确认一下己方存在的兵力使自己安心一点，但一点效果也没有。
「跟最新锐的试作机打不要紧吗？可恶，这不是坏掉的对空兵器可以打得过的等级啊。」
「不，说不定反而有机会。」
德格鲁否定了滨面的话。
「？」
「因为那个不是正规军，而是普莱贝塔这种拿来凑数的人所使用的测试等级而且信赖度很低的试作机。如果那个是实战经验丰富、信赖度很高的第一线攻击直升机的话，我们反而就没有胜算了。」
「不管怎么说，一场死斗还是避免不了的啊。」
「要来了。」
随着拿着双筒望远镜的德格鲁这么一句简短的话，车内紧张起来了。
「……很可能是注重最高速度的打带跑类型。一旦小范围机动占据不了有利位置，大概就会一直线地脱离战场，再以一个U型大弯转回来。」
「也就是说，像西部剧里面的对决一样，只有在交错的瞬间射出子弹才行啊。」
啪隆隆隆隆隆！！响起了巨大的旋翼拍打空气的声音。
即使透过驾驶席上那么一条小缝，也能确认到白色天空中的三个影子。这样下去不一会儿就要从头上飞过了。
作为大前提，是不可能让那些直升机通过的。
如果不在这里阻挡他们的步伐的话，正在逃跑的村子里的人们都会被杀。
「要开始了！！」
德格鲁叫到，滨面握住了控制履带的操纵杆，格里金把手伸向了炮塔旋转装置。
战斗开始了。
当攻击直升机接近到三百米左右的时候，高射炮的炮口猛烈地喷出了火舌。比一般机关枪的连射间隔少许长一点，然而如同太鼓一样的低沉轰鸣声却猛烈地敲击着滨面的耳朵。
三角形编队的攻击直升机编队，随着炮击声一起散开了来。其中一机的表面爆出了桔红色的火花。炮弹打中了，但是还不至于击落。
「难道因为是大型机体，装甲也变厚了吗！？」
「滨面，轮到对面的回合了！马上导弹之雨就要砸过来了！！」
德格鲁的声音响起的同时，滨面操纵高射炮的车体快速后退。带着把雪都冲散的势头，钢铁的履带碾压着地面，强行推动起了沉重的车体。
虽然履带给人一种缓慢的印象，不过这个毕竟是军用车辆。从速度表上来看，最高时速被设计成可以达到七十公里。
但是。
和天空中飞行的攻击直升机的速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哼——乎乎——哼。」
这时，攻击直升机的飞行员一边给握着操纵杆的手上加力，一边舔着舌头。机枪也好导弹也好，不管那种装备都可以把高射炮打成粉末。一度离开那片空域，转了一个U型的大弯以后，在提高了速度的同时，为了瞄准目标而降低了高度。
「蠢货！既然活了下来就该老实地去装死嘛！！那样说不定得救的概率还高一点啊！！」
对空射击失败的高射炮，似乎打算拼命逃跑。但是，对于装了大量感应器的强化过的攻击直升机来说，是隐蔽不了的。飞行员用大拇指把操纵杆上面的保险盖按开，接着对着发射导弹的红色按钮摁了下去。
伴随着白烟，小型的导弹猛地向高射炮冲去。现在再采取回避运动已经晚了。说到底，本来履带式的高射炮就没有像样的回避速度。虽然貌似逃进了高高的针叶树林里，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隐藏起来了，导弹已经发射出去了。
「啊哈！！给我变成粉末吧！！」
大叫着的飞行员所期望的结果却没有出现。
因为藏身于高高的针叶林之中，像高射炮的房顶一样宽阔的针叶树，直接挡住了导弹。
爆炎和冲击波扩散了出去，但是即使是与坦克相比装甲相对较薄的高射炮也基本上毫无损伤。导弹炸到的针叶树倒是被打得粉碎，朝一边倒了下去。
而且。
「制造空洞的意思懂吗你们这些混球！！格里金！！」
滨面叫道，负责炮塔的格里金操纵杠杆，装在机枪侧面的地对空导弹喷出火焰向空中飞去。
那片天空刚才还被针叶树挡着。
但是因为刚才攻击直升机的攻击制造了一个空洞，穿过这个空洞的地对空导弹冲了出去。
「！？」
飞行员的喉咙一瞬间干燥了，但是导弹却没有朝他这里飞来，而是朝着马上就要横过来准备第二拨攻击的别的直升机飞了过去。
爆炸声和黑色的烟雾污染了俄罗斯的天空。
变成桔红色的铁块的攻击直升机，与地面剧烈地相撞了。从那里又卷起了一阵更猛烈的爆炸。
不过，飞行员对同僚被击落完全不觉得伤心。
只是因为己方的招牌上被人涂了泥巴而感到愤怒。
「弹雨。」
使用通信，催促另一架攻击直升机的配合。

「不要用导弹了，用机枪弹雨把它给打成蜂窝！！」
两架直升机先朝不同的方向大幅度飞离，然后转了一个U型弯以后，以最高速度一口气冲向了高射炮隐藏着的树林。
从两个方向同时进行扫射。
高射炮慌忙藏到了针叶树林中，不过同样的手法无论再用多少次都是不奏效的。攻击直升机的感应器准确地捕捉到了巨大的金属反应，三十厘米口径的格林机关炮能够把针叶树像纸屑一样贯穿，这一回遮蔽物就别想用上了。
但是目光重新移到雷达上
「啊啊！？」
飞行员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雷达上的显示很奇怪。他有点困惑了，不过还是正确地挪动操纵杆。格林机关炮准确地打在打在了地面上。
顺着直升机的移动，白色地面上画出一直线的枪弹线。
厚重的树木好几根嘎啦嘎啦地被折断了，在其中深处隐藏着的金属铁块被巨大的空洞暴露了出来。还不只一两个，像缝纫机凿过一样一个接一个的空洞。
咚！！在林中燃起了爆炎。
目标确实地被干掉了……应该是的。
尽管如此，飞行员的表情却一点也不轻松。
「喂，到底怎么回事？」
除了动摇更多的是焦躁，飞行员向同僚问道。
「为什么雷达上的反映增加了！？完全没有打中的感觉啊！！」
树林中如果只有一台高射炮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这时，同僚的通信传了进来解答了疑问。
<快看，是汽车！那些家伙，预计到自己会被攻击，就把村落里的一般车辆事先藏到了林子中！！所以我们就会搞错，把瞄准了金属反应——！？>
声音中途断掉了。
好几团桔红色的火花飞溅了出来，同僚的攻击直升机的装甲被打飞了。遭到了高射炮连射的同僚的直升机，直接在空中爆炸了。
「……」
接下来，对于仅剩下的飞行员来说，应该还有暂且返回基地这一个选项。
但是，他没有选择那一个选项。
血冲脑门的也是原因之一。
而且除此之外更多是因为，由于先前的机枪扫射，树林中的针叶树基本上都被击倒了。高射炮已经无处藏身了。就算用了大量的汽车来混淆金属反应，在肉眼就已经能辨认的状况下，也无法再迷惑对方。
「干掉你」
飞行员一度脱离了该空域，飞了到高射炮够不到的东西，接着转一个大U型弯。
下一次的进攻就结束了。
失去遮蔽物的高射炮，这一次终于无法躲避上面来的攻击了。
「欸哈哈哈哈哈哈！！给我变成蜂窝吧！！」

4

多佛尔海峡。
在固化的海面上战斗的英国和法国的魔法师们，因为第二王女琪雅丽莎和「骑士派」也冲到了最前线的关系，英国方面开始徐徐进入反压制的格局。特别是因为「骑士派」利用了移动要塞格拉斯顿伯里，接受了卡提那二世的力量供给。加上骑士团长的「把自己认知的武器的力量归零」的术式效果，无视了通常的「国境」概念，骑士们的剑更加纵横无尽地挥舞起来。
虽然法国方面的魔法师被压制住了，但是骑士团长的脸色却并不悠闲。
「……在顺利地向胜利迈进的同时，还警惕着敌人隐藏着什么伏兵，这是职业病吧。」
「对手毕竟是那个对手。」
「……」
琪雅丽莎的回答，让骑士团长不由地陷入了沉默。
不适用于常识的对手。
法国方面的军师……也就是被称为「首脑」的圣女大人的女人，是法国拥有特别的奇妙性质的人物。
「倾国之女」。
贞德·达柯，玛丽·安托瓦内特。（译注：前者即圣女贞德，后者是路易十六的皇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路易十六一起上了断头台，生平善恶各种传说毁誉参半，没有定论。）
先不论本人的善恶，她们本身的存在都是作为对法国国家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女性而屡屡登场的。那个军师也是这样的。虽然蛮横地对她处刑也有点可惜，但给予她自由也令人恐惧。所以，政府只能把她幽禁在凡尔赛的地下。
以那样的人物为对手，事情会按照常理发展才比较奇怪吧。
或者说，觉得里面有些什么的这种想法，这就已经被带进「倾国之女」的气氛里了吗？
「那些家伙的手段应该不那么那么简单吧。」
琪雅丽莎很随意地说道。
「如果有了被逼迫的自觉的话，他们说不定会做出通常军事行动里不可能出现的暴举。对这一点应该有所防范，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
「连混乱的工夫都不留给他们，把战场直接镇压住。强大的战果，就会让本已超越了恐惧的敌人哑口无言。」
<还希望你不要太小看我们了。>
听见了来源不明的声音。
远程指挥着法国方面魔法师们的「首脑」的圣女大人。
可是琪雅丽莎笑了。
「确实，如果你直接跳出来的话，战况大概就会改变了吧。」

被大量骑士守卫着的琪雅丽莎说道。
「只不过，你不管怎么做都没法从凡尔赛的地下钻出来。光凭在远方用用小家子气的远距离炮击的程度，可是打不倒我们的骑士的。再怎么动脑筋，也改变不了现场士兵的力量。擅长引导出力量和提高力量本身的上限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第二王女笑着用很无聊的口气说道。
「我们的目的可不是法国哦，哪有空跟你们这种小人物玩，在无谓的损害扩大之前快点把道让开。你的工作不是「首脑」吗？现在该怎么办，别说你连这种程度的判断都做不了了。」
<哼哼。>
「倾国之女」笑了。
<你明明知道我是很能动脑筋的人，为什么就偏偏不去考虑那种可能性呢。>
「什么？」
这回轮到琪雅丽莎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的光芒。

隆！！
身旁骑士团长的身体，被巨大的冲击打倒在地。

「！？」
琪雅丽莎还没有来得及吃惊。
突然飞过来的是一个女人，一个穿着以白色宽松布料为基调的华丽礼服的女人。而且，比起礼服，她的皮肤反而更加接近于不健康的白色，眼眶略微有些深陷。手里拿着的一把剑也实在是非常不协调。给人一种一直躲在图书馆角落里读书的青年拿起了棒球球棒开始挥舞的感觉。

她是？
她到底是？
「……实际上呢，我能行动这件事，才是法国所布置的最强策略？」
以红和金色为基调的张扬的西洋剑，指向了琪雅丽莎。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骑士团长。
「————归零！！」
这一句话，应该就能把「倾国之女」所拿着武器的攻击力打消掉，变得比海绵还要安全了。
但是。
「太天真了。」
「倾国之女」只是平静地说道。
「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其实上是非常暧昧的。英格兰的王，威廉姆一世原本也是法国的贵族哦。」
没有立刻反应，难道是有必胜的自信吗？
「……我想，你的术式应该对于王家相关的武器不适用的吧？」
「糟————！？」
看出了骑士团长的惊愕，「倾国之女」挥下了西洋剑。
超过了音速。
这很可能是和卡特尔一样，施加了法国特有的国家级的术式吧。
琪雅丽莎没有防御的手段。
「骑士派」虽然借助了卡提那二世的力量，但是拿着剑的是女王爱莉莎德。琪雅丽莎自己本身并没有受到剑的恩惠。而且，就算骑士们挺身而出，「倾国之女」的剑也会连盾带琪雅丽莎一同切断的吧。
紧接着。
锵————！！伴随着尖锐的声音。

第二王女琪雅丽莎手中的剑，把本应绝对无法防御的一击挡住了。

卡提那一世应该随着政变的终结一同失去了。
卡提那二世还在爱莉莎德的手上，琪雅丽莎应该没有任何力量才对。
「德兰达尔吗？」（译注：Durendal，查理曼大帝的圣骑士罗兰所用之剑）
琪雅丽莎轻轻地说道。

她的身体并没有被切成两段，连一道伤口都没有。超近距离的剑刃对抵中，琪雅丽莎只是笑了出来。
「为什么？」
「倾国之女」呢喃着。
琪雅丽莎手上所拿的，只不过是几厘米的银色金属，从上面窜出了一把光之剑而已。鉴于自己手上的武器威力，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这把剑是法国之剑，是法国其本身的破坏力。如果要和它对抗的话，起码得是英国的象征才行，不把那把卡特尔拿出来的话，是不可能对抗得了的……。
「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其实上是非常暧昧的。这是你之前说过的话。。」
「什，什么。」
「和你们的王，查理曼大帝是一样的方式啦。那个王不是在自己的剑柄里埋进了神圣之枪的碎片，所以获得了神圣的力量与价值吗？」
「……难道」
「倾国之女」重新把目光看向仅仅几厘米的金属。
「卡提那二世的，碎片！？」
「和母皇战斗的时候，卡提那一世和卡提那二世撞击在了一起，是那个时候的副产品啦。……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拿在有着王族渊源的手里，也只能发挥出这么一点程度的力量啊，还不能用作单纯的破坏。这种钻漏洞和隐藏技巧之类的感觉太多了，所以我还真是很讨厌这把剑呢——就像讨厌引起改变一样。」
琪雅丽莎和「倾国之女」之间，魔力发生了爆炸。
两人互相跳开一点距离，重新架起了剑。
「实际上，我能行动这件事，这才是我们英国最大的秘策呢。」

一方通行所采取的行动很简单。
背后生出的漆黑之翼，两只一起由上挥下。
只不过，这次的目标不是正朝这里跑来的无能力者的少年。
而是眼前空无一物的白色地面。
爆炸声炸裂了。
随着巨大的破坏力，大量的沙土被卷了起来，形成了一个高度达到了十五米以上，宽度达到三百米以上的土之海啸。整片风景都被卷了进去，仿佛要把渺小少年的身体整个吞下去一样袭了过来。
这样他应该就死定了。
就算他身穿军用驱动铠，血肉之躯也会连同复合材料制造的装甲一起被砸烂。
尽管如此。
咣咣！！无能力者的少年朝着飞扬的土尘正面冲了过来。
身体被大量的石块砸中，不过都不是致命伤。
（————）
一方通行虽然一开始感到吃惊，不过很快根据情况看出了他的策略。
有事前情报。
学园都市第三位的超能力者超电磁炮，对于一方通行来说曾是有些关联的对手，而那个超电磁炮有关的传闻里其中有一条，似乎有一个「只用一只右手就抵抗住了那个超电磁炮的身份不名的无能力者的存在」。
疑问出现了。
打比方来说，就算存在能够把各种各样的能力全部打消的右手。
但他是如何掌握好时机的？
超电磁炮的速度有音速三倍以上，雷击之枪的话有着更快的速度。就算拥有有效的迎击手段，要掌握好那个时机可是极高难度的事情。只要有一瞬的失误大概就会死掉了。在那种状况下，「无论多少次都简单地应付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看来，大概能做出粗略的推测。
也就是说
（前兆感知）
举例来说，超电磁炮的情况下在使用能力的时候，周围会有微弱的磁场和电磁波散发出去，那应该会使周围的夹子和门把一类的东西产生晃动。因为紧接着的大爆炸的关系，超电磁炮自身可能不会注意到这种仿佛地震前兆一样的微小的晃动。「为了明白看不见的磁力线，于是通过撒上铁砂把磁力流动显示出来」，就像小学的实验一样。于是，由于这种「非本人意图的微弱动作」，就会如实地提示了将要进行超电磁炮的攻击。
越是拥有强大的能力，就越是会在本人意愿之外对周围散发余波。就好像猜拳时的习惯一样，对接下来将要采取的行动进行了提示。
当然，不仅如此。
并不限于一个种类。
虽然和一方通行的能力相比是很常见的一种，但好歹也是第三位的超能力者，不可能那么简单就招架得住。
很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比如那个雷击之枪。
如果是纯粹的高压电流的话，右手向前突出，即使多少会有些瞄准偏差，雷击自然就会被吸引到突出的右手上，就像避雷针一样的东西。
再比如铁砂之剑。
除了在手中聚集的剑以外，周围一带的铁砂会隐约地按照磁力线的流动变化着形状。这样一来，变成了「可以看见的磁力线」，就能推测出接下来要挥出的一击会往那里打去。根据情况不同，也可能发生「实际上没有接触到铁砂之剑，光碰到了周围散布的铁砂之线就把剑给分解掉了」这样的事。
有时必胜法会变化。
是使用本身所拥有的最厉害的能力，还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一点点余波？
根据不同的重视倾向，必胜法也会跟着改变。
最重要的并不是有没有获胜的方法。
而是绝对不依赖于一种模式，经常从新的切入点重新审视问题。在此之上，摸索最适合当前情况的解决方法。就算是面对同样的能力者，也要明白同样的解决方法并不一定继续适用。即使只是「雷击之枪」这一种，根据如何选择攻略的起点，就可能会不得不进入完全不同的路线。
正因为如此，战斗方法是变化的。
在依赖于能把各式各样的能力无效化的防御性能的同时避免被瞬杀，借此争取到一点点时间，并做最大限度的活用。就像字面上的意思一样，通过身体被打中以后获取的情报作为基础，最后勉勉强强找出一条活路。（忍不住的罐子：我%¥＃……%，人家才冲个锋，河马你就写整整3页多的说明文，而且还要继续，还要废话到什么时候啊！还有那个一方通行啊，你丫的别分析了老半天最后还是被人家简单一记友情破颜拳给打飞了好不好……这种老长的废话简直翻译得要崩溃碎碎念碎碎念……）

光有思考方法是不行的。
光有能力也是不行的。
只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初次获得勉强可以取得成功的战法。
在与死亡相邻的状况，还能继续保持身体和思考持续活动的胆量，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吧。
但是。
无能力者自身，对这些事应该没有自觉。
应该如何利用能力其本身，以及派生出来的余波，此为判断基准。接着具体执行的时候和临机应变的战术相互切换。他应该只是把那些和反射神经组合在一起使了出来而已。对于超电磁炮的「周围的铁制品都会轻微晃动」，并不是明确地从视野中心获知，而是通过视野角落的轻微活动，在他的脑海深处的某个部分里进行处理的吧。所以，并不能保证百发百中的成功。但反过来说，如果故意去关注的话反而更容易失败。
但是。

光是承受了一方通行的攻击还活了下来，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战力了。就算右手寄宿着特殊的力量，能达到同样战果的人又能有几个呢？

[illegible]

两人的吼声重叠在一起。
无能力者的少年，毫不迟疑地冲进了拳头所能及的范围内。
一方通行挥起了黑色之翼。
两个攻击交错而过，只快了那么一瞬间，无能力者的少年的攻击更早到达了。一方通行的脸被打中飞了出去，身体的平衡崩溃了。黑色之翼的攻击轨道偏离了，没有打中无能力者的少年，而是在毫厘之间穿了过去。

爆风席卷而来，别说无能力者的少年了，连一方通行的身体都向后滚了几十米远。两个人从雪中爬了起来，又握紧了拳头，不等互相之间的距离缩到零，就以最短距离开始了突击。

并不只是针对无能力者的少年一人的，而是更加模糊的，对于这个不合逻辑不讲道理的世界本身的憎恶和愤怒，以语言的形式一口气喷发了出来。

「凭什么啊！！凭什么就没人拯救那个小鬼啊！！你不是英雄的吗！把那个「实验」就用一只拳头就阻止了的英雄吗！！那就去救救她啊！！别人都做不到的事你如果能做到的话，多少也能帮一把那个小鬼的啊！！」

伴随着咆哮，黑色之翼里面又有更大的力量席卷而来。
与此同时，自己心中有什么破破烂烂的某种东西开始剥落。
已经停不下来了。
即使回想起最终信号的笑容，也变不成阻止暴力的枷锁。

「像我这种狗屎一样的恶党至今都挡在前面这太奇怪了吧！！不管怎么想都是搞错了吧！！我怎么可能当得了英雄啊！！无论怎么做，我都只能选择鲜血淋漓的解决方法啊！！为什么我非要做这些不可啊！！像你这样的英雄早点赶过来的话，一开始就不会有发生这种错位了！！那个小鬼也就不会有那么痛苦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挥舞着翼与拳头相互厮杀，无能力者的少年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吧。一方通行自身，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仅仅是口中发出呐喊，别人应该也无法理解。

一瞬间，两个人都沉默了。
他们的视线移开了，朝向了在附近倒下的小小的少女。
接着。
黑翼比以前更加地膨胀起来。
这对羽翼分裂成了一百枚以上，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向无能力者袭去。
爆炸声和冲击波肆虐的同时，地盘本身开始低沉地摇晃起来。
(这样就死了吧……。死不掉的话就奇怪了吧。)
一方通行这样想道。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太奇怪了。
尽管如此。

「为什么啊……」
他不由地发出呻吟一样的呢喃。
最终演变成了巨大的吼声。
「为什么你这个英雄今天不死啊！？你不死的话，不就全部破裂了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为什么啊……」
他不由地发出呻吟一样的呢喃。
最终演变成了巨大的吼声。
「为什么你这个英雄今天不死啊！？你不死的话，不就全部破裂了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听到了回应。
近在眼前的两人互相握紧了鲜血淋漓的拳头，少年开口了。

「……英雄什么是不需要的吧。」
复数的脚步声在雪上响起。
拳与翼的相交。
空气被震撼了，好几次攻击打中了，鲜血飞溅。
「我这样的无能力者，像是那么了不起的人吗！？善人？恶人？开什么玩笑！不站到那种位置上，就不能去拯救别人吗！！眼前就有不希望哭泣的人在哭泣啊！眼前就有连一句救救我都说不出来，光是咬住嘴唇忍耐着的人啊！这还不够吗！！站上前去不就行了吗！！特殊的位置和理由都不需要！！有了这些，不就已经能够挡上去成为盾牌了吗！！」

吐出了心里话，让无能力者的少年的力量增强了。
这话不光是对着一方通行说的。
他的话，仿佛斩断了他自己心中的迷茫。
「我不知道你要保护什么，也不清楚你被什么事情伤到了。但是，如果你想守护那个孩子的话，就挺起胸膛去守护她啊！！就在现在，为守护她而感到骄傲啊！！这不是你的人生吗，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吧！！想用自己的手去守护的话就去做，想要舍弃一切的话就要有把一切都带上的觉悟。但是，你自己到底想怎么做啊？！那样真的好吗？对着不怎么了解的人，还硬要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寄托过去，这样你就能够完全满足了吗！！」

爆炸声四散。
黑翼杂乱地挥舞着。
土和雪都被震飞到了高空。
但是无能力者的少年没有倒下。面对仿佛要把整个身体都覆盖住的巨大的攻击，勉强把承受不了致命伤的虚弱部分强行扭进身体里，继续向前再向前地突进。

嗖地。
一方通行的脊背上走过一丝寒气。
直到今天，一方通行都认为，无能力者的恐怖之处是在于面对强大能力者时的临机应变的战术。利用强大能力者自

身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先从正面进行突破，然后瞄准那个小小的死角打出强力的一击。这才是最恐怖的。

但是，他错了。
最恐怖的，不是那么复杂的东西。
是的。
带着不肯放弃的这种想法，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对不放弃，笔直地冲了过来的敌人，再没有比这更恐怖的存在了。
学园都市最强的超能力者终于注意到了这一点。

作为证据。
（刚才的一击……）
一方通行的喉咙里咕囔了一下。
（就算是威力最弱的一级，也不是活生生的肉体能承受得住的破坏力吧！？）
这些事都无关紧要。
恐惧的根源，不是那些琐碎的理论。
现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最恐怖的敌人」正在迫近这一件事。
说起来，一方通行这时突然想起来了。
曾经，在调车场围绕着利用妹妹们的「实验」时，也发生过同样的激烈冲突。
那个少年最恐怖的地方，不就是在本应绝对站不起来的场合下，还是没有放弃，硬撑起着用两只脚站起来的时候

「你快选择啊……」
无能力者的少年，和那个无可奈何的鲜血淋漓的调车场时一样，朝着学园都市最强的超能力者冲了过来。
「是想继续用你的手守护下去？还是全部寄托给他人自己逃走？还是想要我来帮你一把！！」
那只拳头。
紧得不能再紧地握在一起了。

「是傲慢也好什么也好，让你这家伙挺起自己胸膛的东西，就自己来选吧！！」

轰鸣声炸响了。
无能力者的少年的拳头，确实地打了在一方通行的脸上的声音。
踏进了「恶」之道，经过了很多个偶然以后获得的黑翼的力量，对那个少年不管用。
不。
其实。
非要踏上「恶」之道不可，对自己来说这只是一个枷锁吗？
无论如何。
不管发生什么都想要守护的东西。
那就是最终信号的笑容。这与她所处的位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吧？如果真的要守护她的话，自己是「善」也好，是「恶」也好，并不一定非要跨越过垣根这些人吧？

至今为止都追逐着其背影的人物，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存在吧。不是因为「善」也不是因为「恶」。正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这些事情，不管做什么也达不到「单纯恶」的一方通行。

这样的话。
一边向着正后方倒下，一方通行一边想着。
自己的内心一直有所萦怀的某种幻想破裂了。

于是。
和上条当麻同行的魔法师蕾莎，一直眺望着这场战斗。
从魔法的角度来观察的话，迷之袭击者的黑翼中灌注着极其恐怖的意味。但是最令人恐惧的，还是把那个羽翼镇压住的上条当麻。

蕾莎把就在刚才目击的事情，重新在脑中反复回味了一遍。

(……那个少年。抓住了分裂成一百片以上的黑翼的其中一根，然后，旋转了一下……?)

那个少年的右手似乎是具备了能把各种各样的异能之力打消掉的效果。但是，因为条件和限度，面对过于巨大的力量，也有没能彻底消除，仅止于防御住的程度的例子。目前，右方之火所使用的特殊的大剑，到打消为止多少也花了一些时间。

一般来说，无法打消……这种情况对他来说，应该也是很不利吧。
但是。
现在，那个少年反过来利用这种缺点，特意去抓住了「消不掉」的黑翼。然后扭转羽翼令袭击者的平衡崩溃，在均等释放的一百根羽翼的包围圈里，制造了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

配合对手的强大之处，能够有所区分地使用特异之力。
这场残酷的战争，不是具备了增强那个少年的力量的机能吗？
可是。

(……光凭这一点，真的就能突破那种状况吗……?)

就算能够用右手「抓住」强大的力量，果然光凭这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假设蕾莎也背负着同样的力量，怎么也不可能解决掉那种状况的。

这么说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的就没有什么道理吗？
还是说……。

一方通行的视野忽明忽灭。
在横着倒下的视野中，看见了最终信号还埋在冰冷的雪中。事到如今只能皱起眉头的一方通行，发现了有谁在她旁边向下蜷着身体。
如果是进入俄罗斯国境的时候的一方通行的话，光是这一点大概就足以成为杀人的契机了。
但是，现在他却动不了。
在最终信号旁边屈下身体的是那个刺猬头的少年。他仔细观察了一会失去意识的娇小少女的脸，然后终于把那只右手伸向了最终信号的额头。好像是感冒的时候去测量热度一样的动作。
仿佛硬物破碎掉了，尖锐的声音在白色的俄罗斯大地上回响了起来。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方通行无法理解。
他的意识再次陷入了沉睡。

下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一方通行已经在车内了。
不是一般的乘坐用的车辆，别说是为了乘客的内装了，连窗户都不存在。很可能是卡车的货箱吧。粗鲁的金属制的床和墙壁，让他的警戒心越来越强了，思量着是不是有可能被学园都市的暗部组织回收了。
但是，紧接着他注意到了。
那个刺猬头的少年，也在复数的车辆构成的车队里。一方通行所乘坐的这辆，大概也是其中之一吧。
没有震动。
车是停止的吧，在一方通行醒来的时候，大概就一定到达了目的地吧。
最终信号被安置睡在旁边。
就在先前还浑身流着的恶汗，不知为什么已经哪里都没有了。就在失去意识前，因为那个刺猬头少年触碰过了，那个右手大概产生了某种效果吧。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效果，应该也只是暂时的。
他的矢量变换能力，可以正确地捕捉人体的脑电波的乱流。通过这样使用力量试着调查了最终信号的身体，所以他明白做根本性的治疗是不可能的。
现在虽然是安定了下来，但早晚会再度发作。
但是，在解决问题之前的时间限制确实延长了。
一方通行不知道对这个状况应该如何判断为好。嘶啦地一下，怀里的羊皮纸的触感传了过来。这时，他在最终信号的娇小身体旁边，看见了一片小小的便条。
考虑到时机，很可能是那个刺猬头少年留下的。
用手拿了起来展开以后，在纸片上这样写着。

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
禁书目录

在离开学园都市之前，打倒了一方通行的爱华斯，曾说过：记住禁书目录这个词。
说不定有什么联系。
拯救最终信号的关键，或许就以便条的形式进行了启示。
这时，停着的卡车货箱的门，从外面被打开了。光线照了进来。开门的金发碧眼的大个子男人，对里面的一方通行他们说道。
「把你们送到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吧。虽然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一起考虑那孩子的治疗方法怎么样？」
一方通行没有回答。
他仅仅是握紧了手中的便条，在最终信号前面垂下了头。
仿佛是向白色的天使祈祷一样。

与此同时。
在远离科学的街道，超越了人类范畴的存在平静地笑了。
爱华斯。
普通的人类看见的话，大概要直冒脂汗了，就是包含着这种微妙意味的笑容。他带着任何人都无法正确理解的笑容，只是呢喃着。
「果然……他的右手很有趣啊。」
从爱华斯那里得到「有趣」的评价，对于所有想过一个正经的人生的人来说，还真不知道会不会起到好的作用。
爱华斯自身并不存在会关注人类的一生之类的短浅的思考回路。
他的存在，仅仅是采取了遵从自己的兴趣的行动而已。
「在那个少年离开城市以前，如果能让他见到对面的话，说不定会更好。」

利用针叶树林的遮蔽物已经失去了。
攻击直升机还剩下一架。
上空的攻击已经蒙混不过去了，真正的一对一。一旦在这个时刻失败的话，普莱贝塔的攻击直升机就会把村里的人全部杀光的，其中也包括无法动弹的泷壶理后。所以，无论如何滨面他们都必须在这里获得胜利。
然而。
「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狭窄的高射炮车内，无论谁都吼了起来。就连实际上并不接触扳机的滨面和德格鲁也激动了起来。
地面一直线的枪击线扫了过来。

使出真本事的攻击直升机，实在是过于敏捷了，就算用机枪瞄上去也很难打中。导弹虽然可以锁定，但很可能就算发射出去也是没用的。通常，地对空导弹都从逃跑中的飞机背后打去的。从正面攻击高速移动的飞行物，命中的可能性实在太低了。使用针叶树林作为遮蔽物发动奇袭的时候，也是因为对手「总不见得会碰见反击吧」的疏忽大意，采取回避运动的时候迟了一步。在被全力警戒的状况下，导弹完全派不上用处。
像西部剧的交互射击一样，格里金曾这样说过。
相互的枪弹交错而过，早开枪的一方取胜。
滨面这样想到。
但是。
空中的攻击直升机，不知道比滨面他们有利多少倍。
（可恶……！！）
滨面慌忙操纵履带，为了逃开逼近的枪弹线，扭转了车体的行动方向。但是来不及了。细微地修正了轨道以后，攻击直升机的攻击准确地迫近了高射炮。
要完蛋了。
就在不禁失声叫出泷壶的名字的时候，仿佛紧紧揪住心脏的声音，在滨面的耳边炸响了。那是厚厚的金属板被贯通的声音。
意识飞远了。
不是什么比喻，而是呼吸真的停止了。
不过。
滨面还没有死。
说到底，敲击着鼓膜的贯通音并不是高射炮的车体被炸飞的声音。

那个不祥的声音，是从上空中的攻击直升机上发出来的。
是全长三.五米的大剑，从侧面把直升机穿刺的声音。
「……啊？」
Ascalon（阿斯卡隆），在其侧面显示出耀眼的文字，
面对实在是过于超出常理的光景，滨面不由地发出了愚蠢的声音。尽管自己的性命被救了下来，但还是难以认同这种现象。
在这期间，还有更不合理的现实在眼前继续展开。
朝着在二十米以上的空中飞行着的攻击直升机，什么人飞跃起来跳了上去。是的，某个人从白色的地面上跳了起来。那是一个穿着青色系衣服的大个子男人。他一把抓住了横向穿刺了攻击直升机的大剑剑柄，以猛烈的势头拉了出来。
空中的王者，就好像玩具锤子一样被玩弄着。
随着重力落下的大个子男人，在雪原正中间着地了。与此同时，大剑砸在了地面上。攻击直升机则猛烈地爆炸了，桔红色的火炎朝周围四散飞溅。
「……为了从无端的暴虐下守护人们，为了阻止没有必要流下的泪水，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一边夺取敌人的武器一边全力与之作战的姿态吧。」
在火焰之中，男人的声音低沉地回响着。
连滨面都能够勉强理解单词意思的流暢的英语。
紧接着，火焰从内侧被全部吹散了。
男人的周围，雪溶化了以后形成的水之块，像无重力空间里的打翻了的果汁一样，不自然地运动着。

「虽然不清楚详细的情况，不过就由我后方之水来冒昧地助你们一臂之力吧。」

复数的想法交错着，主人公们的邂逅产生了更进一步的故事。
现在正是反击之时。
在激化的巨大战争之中，只要他们不迷失自己的目标，继续走下去。
由连绵不断的人们的笑容所形成的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简单地崩坏。

战况报告

罗马市内的医院里，只有一个房间被奇妙的空气包围着。静谧。睡在那里的人物的姿态，仿佛与整个房间都融为一体的光景。躺在床上的是罗马教皇。直到前几天为止还应该镇座在梵蒂冈大教堂的深处的老人，现在身穿手术衣，好几根软管接在嘴巴和鼻子上。年轻的神父一走进了病房，就忍不住摇了摇头。或许在内心中的某处，做了什么祈祷吧。承认了自己在世界上引发混乱，所以，他不是像传说一样地挡在了前面吗？「……右方之火的残暴行经，已经没人能阻止得了了……」年轻神父硬挤出了这样的话。「目睹了他的力量的枢机卿们，都在恐惧面前屈服了，或者干脆就都是遵从利益的人。岂有此理的是，竟然在这场战争的正当中，有人说要实行新教皇的选举。」只有年轻神父的声音继续说着。「英国和法国之间，似乎也爆发了魔法方面的大战。恐怕，现在全世界各地，大概都被卷入了正合右方之火企图的各种各样的战争中。」换句话说，连一个回答都没有得到。对于这个，年轻神父不由地有些崩溃了。但是，事态还没有完。接着又有另一个修女，冲进了屏息静气的病房了。「不，不好了！！」「这可是在我等的教皇御前！！」年轻神父的简短呵斥，使修女的身体一下僵住了。但是，她还是一副铁青的脸色，简直像是上了岸的鱼一样，嘴巴一张一合地动着。「罗，罗马市内的市民们，说他们已经受够了支持这场战争了！！已经开始在大道上聚集了！！大概是要向梵蒂冈进发了！！」在表面上，这次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俄罗斯和学园都市之间进行的战争。但是，学园都市和英国是盟友关系，以及罗马正教对俄罗斯是藕断丝连的支持关系，这些事情对于民众来说应该都是知道的。实际上，意大利军的好几个部队都已经在战争中出阵了。罗马正教管理下的枢机卿们，都被右方之火拉拢，恐怕已经无法指望了。说不定，真正感到愤怒而开始行动的普通市民们，反而会具有把历史回归正轨的力量。但是「……不阻止不行。」「神父大人？」「历史上，这样的民众革命好几次都成功了。但是，那都是因为事先做了细致的提前准备，才得以成功的！像这样的，仅限于到了现场才开始想到发动的暴动，是改变不了历史的！！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就会落到被罗马正教的战斗部队抹杀掉的结果！！」「那，那么该怎么办？怎么办啊！？」「他们是认真考虑罗马正教的未来的。正因为如此，在他们化身为暴徒开始行动前，一定要阻止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年轻神父和修女急匆匆地往病房外跑去。但是，神父在出口处一度停了下来，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罗马教皇，仿佛硬挤出来一样地呢喃道。「如果是您的话……。您如果能在民众面前亮一下相，即使打声招呼也好，光是这样大概就能把大家不安的情绪抹去了吧……」仿佛要把不存在的可能性自己抖落一样，年轻神父摇了摇头。然后为了实际地解决眼前的问题，他向发生了暴动的罗马市内跑去。病房里再度恢复了静谧的空气。然后。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扑啦，罗马教皇的指尖动了。

只是一点微小的震动，但就好像扣下了整体的扳机一样，罗马教皇闭着的眼睑睁开了来。他拔掉了嘴和鼻子上接着的软管，从床上坐了起来，环视了一下周围。没有教皇的豪华服装，不过墙角挂着朴素得没有任何特点的修道服。罗马教皇拿起了墙边小桌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新闻。一边听着播报的新闻，一边把手术衣脱了下来换上修道服。

报道的是悲剧。在蛮横的暴虐面前哀叹的母亲映入了画面，更增加了一层不安的播音员的声音继续说着。接着出现了做着祈祷的少女侧面，她的父亲据说在离家不远处的爆炸中失踪了。为什么要发动这种战争，某个人在旁边哭诉着。罗马教皇一时沉默了。在他有了下一个具体的动作之前，脑中直接传进了魔法的通信。<嗨，模范的绅士先生，又忠于罗马教皇的职位了吗？>「瓦希莉莎吗？」以前，为了强化与俄罗斯成教的首领总大主教的协助关系，进行对谈的时候，和她秘密交换了联络方式。「枢机卿似乎要开始进行教皇的选举了，所以你判断出我很快就会失去权威了吧。虽然是由这样的我来说，不过这场战争可是阻止不了的哦。」<即使如此你还是站了出来，只要明白了这点就非常非常足够了。>「你们那边现在在做什么？」「嗯——？」

正在这时，砰！！巨大的声音掠过了教皇脑中。

教皇皱起了眉头。刚才的很明显是爆炸声，还不是一个两个，断断续续的爆炸，还伴随着怒吼的声音。很可能是瓦希莉莎在闲聊的同时，还和什么人展开了魔法的死斗。

<你想听吗？这可是让「歼灭白书」的造反派最眼泪流满面的时刻啊。啊哈哈，连斯库古滋奴弗菈那样的变态女魔法师都鼻水直流了呢。你难道不是听见同胞互相残杀，就会流泪的类型吗？>

瓦希莉莎的语气没有变化。光是这一点，大概就能看出来实际的战况是多么倾向于一方了。「……手下留情点，终究是你的部下吧。」<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哧哧笑着的瓦希莉莎，用看不出到底有多认真的语气说道。「不过，对于不擅长这些事情的你说来，到底想怎样把这场战争终结掉呢？」「没什么，只不过是把必须做的事完成而已。」罗马教皇简单地回答道。「……不是作为管理着二十亿信徒的教皇，而是作为一个罗马正教徒，把该做的事做好就行。也就是在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扭曲的时候，从内部进行阻止。这是和那个佣兵之间的约定。」那么既然都到了这个地步，罗马教皇口中嘟囔着。「虽然为了有效地拯救信徒们，连「神之右席」尝试过了，但看起来上帝还是打算继续给予我试炼啊。」罗马教皇打开了病房的窗户，毫不犹豫地跳了出去。老人拉开了另一个战场的开幕。

右方之火回到了俄罗斯境内的基地。「别那么胆怯嘛，尼克兰。」<这战争可是你发动的啊。>

「正确的来说，是由本大人所提案的战争。官方的诱因不是你们做出来的吗？」<因为是魔法阵营和科学阵营的战争，所以战争结束以后的俄罗斯立场就会变得很有趣了——就因为你这么说我才接受了提案，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吗？！学园都市制的肆无忌惮无人兵器战力，到底获得了怎样的战果，你也应该听说了吧！！>

「所以说，你这是在胆怯啊。」<照这个状况继续下去，连你的根据地都守不住了。别跟我说你连这个意味着什么都不知道。顺便一提，再没有对策的话，我们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会在排除了你之后，对自己引起的战争自己做一个了断，尽量去摸索一种损害最少的终结方式。>

「还真是悲观啊，对于背着总大主教偷偷地准备了这场战争的你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明明应该处于被俄罗斯成教追杀的立场下的吧。」右方之火的肩头微微颤动着笑了出来。「我们来假设一下吧。假设，本大人的手上有着能一瞬间逆转局势的秘密武器的话，会怎么样？」<你拿到了核武器了吗？很不巧，这对俄罗斯来说可是没用的。>

尼克兰抢先说道。带着嘲讽的语气。<正规途径的弹道导弹已经试射过了，肯定是打不到学园都市和协力机关的。就算你拿到了弹头，打不中的话也没有意义。如果被百发百中地迎击的话，就算拿出了核武器，也是没法让对方停手的。>

「大天使「神之力」。」<！？>

只是一句喃喃细语，就让尼克兰住口了。「对于你们来说，应该是叫作米夏·克洛伊洁芙吧？」<你真的拿到手了吗……？>

「已经确保了作为媒介的修女了，以这个为基础再造出大天使的形体，使用这颗棋子结果会怎样？事先申明，这可是一直都能出动的状态喔。接下来，你拼命担忧的战况，会是一点点都无法动摇的吗？」对于引起了莫名其妙的战争，只想坐享渔翁之利的尼克兰·托尔斯泰来说，现在已经开始打如意算盘了吧。从通信用的灵装里就能听到兴奋的声音，不过右方之火已经不怎么注意听了。把原本形式上的灵装放在一边，右方之火喃喃地说。「（……不过嘛，那可不是把那个拿到手的真正目的。而是由「似神者」的本大人，把「神之力」的力量攥在自己手里。不过，那个对应属性的暧昧性可是不得不忌讳的东西吧。」内心的想法这时中断了，右方之火好像对世界重新进行宣告一样说道。「接下来，就是欢乐的贝兹雷合姆计划的时间啦。」

「……你说什么？」在日本海上空作战的俄罗斯空军飞行员，艾卡莉艾莉亚·A·普伦斯卡亚皱起了眉头。从头盔上连动的通信装置里，敌对的学园都市超大型战斗机上的乘员的话语传了过来。<都说了，是克里姆林·报告啦。>

一边都互相操纵着最新锐的金属集合体盘旋飞行着，敌兵有一半像是服了你们一样地说道。<那是俄罗斯国防上最优先的重要指南。毕竟是军队所属的人，多少应该听过一点吧？>

「……」只是听过名字的程度而已。但是，那可不是取得正式的阅览许可就能看得到的东西。只是类似于在军队里的人之间流传出来的传说一样的东西。艾卡莉艾莉亚也没有见过克里姆林·报告本身，而只是听说过那个东西在正式记录上并不存在（应该是）的传闻，然后因为已经被敌方掌握了这事而感到震惊。

<知道具体的内容吗？>

「有回答你的必要吗？」<是「细菌之壁」。>

艾卡莉艾莉亚以为学园都市的飞行员突然之间就强行换了一个话题，结果却错了，实际上是在说同一件事。<通过空气感染来杀人的病毒，除了呼吸器以外，从皮肤上也能渗透进血管的类型。不仅如此，这东西还具备分解

油脂成分的效果。除了从根本上停止动物的呼吸以外，还会在抗生化兵器用的面具和导管一类的过滤器上开洞。一旦散布了出去，就不可能用通常的对应手段来处理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所谓克里姆林·报告，是核武器发射设施的防卫指南啊。……假设本国被武力入侵了以后，核发射设施要被夺取的情况下，把「细菌之壁」散步在设施周边，就可以在不损坏发射设施的情况下，切实地只把人员抹消掉。这一套具体的指南，就是克里姆林·报告。>

「——」
<当然，驱动设施的俄罗斯军队的人，是不会给附近的平凡度日的民众送去避难警告的，因为这可是以确保核发射设施的安全为优先的指南啊。对于「细菌之壁」，目前还没有完成对应的疫苗。而且它对于热处理有极强的耐性。虽然有报告说，浓度极高的臭氧可以令细菌死亡……但如果对感染以后受折磨的人们使用的话，会变成什么结果也不用我说了吧。>

艾卡莉艾莉亚握着操纵杆的手微微地颤抖起来。
如果这些话都是真的话，战争的意味就变了。
学、园、都、市、不、是、为、了、使、俄、罗、斯、的、人、们、受、苦、而、进、行、战、斗。俄罗斯军的上层部擅自发动了战争，因为对于目前的趋势抱有恐惧，于是开始暴走了，甚至批准了会让理应被守护的俄罗斯国民更加痛苦的作战……这样不就变成了学园都市他们是为了阻止这样的发展才进行战斗了吗？

但是，艾卡莉艾莉亚摇了摇头。
是的。
现在的这些话，也可能只是为了让他们丧失战意而进行的宣传。
「敌国说出来的话没有信用可言！现在，你们已经用武力侵入我国的领土，拿枪口指着我们了！！什么证据都没有的奇谈怪论，就想把在现实中引发的进攻给掩盖过去吗！？」

<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学园都市的飞行员好像还很高兴地低声说道。
<所以还特意准备好了。>
哔！！

就在旁边的战斗机仪表的数字显示器上，显示出以多角形表示的很多情报一类的东西。复数的小液晶显示器的其中一个，突然切换到了不同的画面。

通信用的端口被强行开放了，大量的情报像被硬塞一样地送了进来。
但是，让艾卡莉艾莉亚惊讶的还不是这个。
画面上表示的数值和文章，仿佛要把她的心脏强行停滞一样。
<你怎么看呢？>
学园都市的飞行员的询问传了过来。
<你觉得你们的上层部，真的是会守护俄罗斯的民众吗？>

从英国第二女王琪雅丽莎的口中，也说出了克里姆林·报告的名字。
琪雅丽莎和「倾国之女」的距离，近到鼻尖都能挨住的程度。各自的剑与剑紧紧抵住，而且两人的头还靠得更近。
由卡提那·二世的碎片产生出的光之剑和法国之剑德兰达尔。
都达到了各自的传说领域的武器相互交错在一起，同时她们的言语也交错在一起。

「……你说什么？」
「对于「首脑」的你来说，以俄罗斯的情况和技术力，考虑到现在学园都市的进攻程度的话，应该就能明白我说的话是真的了吧。难道说，非要我特地把克里姆林·报告拿来让你亲眼目睹才行，你不会是想吐出这种台词吧？」

两把刀刃之间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两人互相退后了十米左右。
「倾国之女」一边架起德兰达尔一边说道。
「无论你打出了什么样正当的理由，为了干涉俄罗斯而把法国当作踏脚石已经是事实。而且，对于在罗马正教的庇护下最终成长起来的我们法国来说，不可能在这里反叛他们的命令。就算克里姆林·报告的事情是真的，我也没有收起剑的理由。」

「你是认真的吗？」
「你不也是为了守护自己国家的民众引发了政变，甚至还要驱逐欧洲的人民吗？」
「那只是必须做的事而已。」
琪雅丽莎没有否认。
没有仅仅往自己有利的方向辩护，而是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丑陋之处。
她接着说道。
「但是，我并没有打算为了守护我的人民而杀害没有必要的人，连一个人都没有呢。」
「……」
「一旦发动了克里姆林·报告，俄罗斯人民就会遭殃，这和守护你们法国的人民有什么关系吗？」
「那是……」
「罗马正教的庇护？那真的是你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吗？那是真的会保护你们的東西吗？目前，就因为罗马正教方面的压力，你们不是发起了没有必要的战争，还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立于危险之地了吗？」

「倾国之女」不禁沉默了。
琪雅丽莎平静地架起了卡提那·二世的碎片上生出的光之剑。
「在欧洲中，对英国进行实际上的魔法攻击的也只有法国而已。其实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这场战争不是取决于罗马正教，而是取决于右方之火。……如果没有这种小规模冲突，我也会前往俄罗斯的。现在的话还可以避免演变成最糟糕的事态。」

她没有一丝迷茫。
完全没有那种东西。
「好了，你打算怎么办？我将其认定为自己的夙敌的法国，就是这种程度的无聊的存在吗？」

学园都市，第二十三学区。
在集中了航空·宇宙相关技术的这个学区里，各式各样的航空机正在待机着。一般都是运送人员和物资的民航飞机比较多，不过现在这里已经完全被染上了军事色彩。各式各样的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之类的整齐地排列着，做整備的工作

人员穿梭在其中。
在那里有一架轰炸机。
超音速轰炸机HsB-02。
全长超过八十米，最大时速可以冲到七千公里以上，超越了地球的大气层以下的极限的飞机。
轰炸机。
但是，在其中宽阔的空间里并没有堆积着炸弹。只有空空荡荡的空间而已，但是如果让知情者看到的话，大概会不寒而栗吧。在那里搭载了比单纯的炸弹更加恐怖的东西。
「哼~哼~哼——嗯。」
一个女人哼着歌的声音。
带着愉快情绪的声音里，还能听到啪唧啪唧的火花一样的声音。那里放置着一把椅子，某个人坐在了上面。这个女人失去了左臂，右眼也被毁了。从她带着黑色焦痕的黄色外套边缘，还伸出了一条闪着蓝白色光芒的手臂。椅子周围并列着无数的医疗仪器，好多根管子和电线接到了那个女人的身上。
麦野沈利。
学园都市第四位的超能力者。
原子崩坏。
决定把她投入到俄罗斯国内的战线上的理由非常简单。
「……还真~是期待啊~，滨一面——」

与此同时，在另一架轰炸机上，还搭乘着一个超能力者。
「呃，呃哇？什么，什么啊这是！？」
轰炸机的飞行员叫了起来，这架飞机应该只搭乘了清一色黑黝黝的男人们才对，他们都是从俄罗斯上空用降落伞进行空降的特殊部队。他们应该是被下令在查明一个名叫幻想杀手的无能力者的动向以后，一旦发现他被收入敌对势力的情况下，立刻发动袭击夺取他的意识，这样的部队。

他们不是能力者。
但是他们是装备了最新锐的火器，拥有以非人类的动作切实地把目标解决掉的本领的专业集团。
然而。
为什么在宽阔的空间里，所有人都失去了意识？
另外。
在他们正中间散发着噼里啪啦火花的中学生一样的少女，到底是谁？
「嗨~~，就让我稍许搭一下便车吧。」
「……！？」
飞行员全身都发出了危险的信号，想着立刻跳出机舱外，大叫着把危机通知给周围的人。
但是，在那之前火花就飞了过来。
调整成不会留下后遗症的高压电流，使飞行员的肌肉强制收缩了，变成了几乎一根手指都动不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的状态。

「嘎啊……！？」
「不好意思呢，这边也差不多快要发飙了，下一次就不保证会手下留情了哦？」
对着滋滋地抽着凉气的飞行员，她说道。
御坂美琴，这样说道。
「请你一直开到俄罗斯吧，只要按照和原本一样的工作去做的话，我就会好好夸奖你的。」

「接着来，怎么办？」
在学园都市的某处，爱华斯这样说道。
爱华斯不是人类。
另外站在他对面的，仿佛与之呼应的东西，也不是人类。

「……」
黑色的长发里混着一点茶色的头发，眼镜后面战战兢兢的双眼，身材良好的少女。这样看起来的少女，实际上是AIM扩散立场的集合体。

风斩冰华。
与爱华斯相对而立的风斩，眼睛里以往不安的眼神已经没有了。
甚至还多少带着一点从心底发出的战意。
面对这样的风斩，爱华斯说道。
「在俄罗斯国内确认到了和你类似的存在。大天使「神之力」。不，如果把不完全性认为是她的性质的话，应该称作米夏·克洛伊洁芙才对。无论怎样，那不是以目前的人类技术和军事力能够应付得了的东西。一旦开始了蹂躏，悲剧就会造访那片土地上所有的人了。」

「所以你就要我去战斗吗？」
「这也是很令人感兴趣的选择之一。而且说到底，你不也是有着必须选择那一项的义务吗？」
「……」
「虽然已经开始考虑具体的策略了，但是，如果真要做的话也不必担心。我很倾向于喜爱这个充满了AIM扩散立场的城市，不过利用散布在全世界的妹妹们为媒介，赋予AIM扩散立场以方向性的话，从学园都市一直深入到俄罗斯，延伸出一条带状的AIM扩散立场区域也是完全可能的。」

「那是……」
风斩虽然略微停顿了一下，不过再度开口说道。
「你是想要再次往那些人的头脑里送进病毒吗？」
「如果必要的话。」
爱华斯简单地说道。
「不过实际上没有那个必要。虽然最终信号不在手边是有点麻烦，不过这一次的目的很可能是和妹妹们的利害关系一致的。就算没有控制台发出的强制性命令，各个个体大概也会协助我的吧。」

「……」
「那么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倒是你想做些什么？」

「什么都不做。」
到回答为止，连一秒都没有存在过的东西。
「我只去做看起来有趣的事情而已。虽然俄罗斯国内的动向挺有点意思，不过要为了那个去战斗的话，就感受不到兴趣和价值了。」
这就是爱华斯。就算人类毁灭了，世界也消失不见了，爱华斯的脸色也不会变一下吧。
那种为了某种远大的目标一步步积累细致计划的人，以及光指尖就拥有毁灭世界力量的话，随着反复无常的兴趣而行动的人，到底哪一边更让人恐惧？
「你可以走了。」
风斩稍许考虑了一下以后，低声说道。
「只不过，有一个条件。」
「你这是在对我说吗？考虑着夸张「计划」的人可不是我喔。」
「请不要对我的「朋友」出手。」
「如果没有产生兴趣的话，一直不会的。」
「……如果你出手的话，就算是「两败俱伤」，我也会把你当作敌人来对待的。」
「作为威胁来说，还是太天真了。」
爱华斯微微笑了。
「因为这话可能反而会引起我的兴趣呢。」

[illegible]

上条当麻正朝着那样的战场的中心前进着。
他乘坐在艾莉莎莉娜独立国同盟车队中的一辆。途中为了送一方通行他们，有一辆往别的方向开去了，不过其他的车辆现在都在顺利地朝右方之火的城市行驶着。
上条从失去意识的一方通行怀里看见了一卷羊皮纸。
因为很可能是魔法物品，所以没用手去碰，只是留下了茵蒂克丝的名字。那是可以告诉他羊皮纸意义的少女的名字。

「……是啊。」
他轻轻笑了笑。
虽然与学园都市第一位的战斗是意想之外，不过从那里获得的东西并不少。
「光在那里罗罗嗦嗦地任意发泄烦恼，是一方通行就可以那么了不起啊。」
旁边坐着的蕾莎看向上条的侧脸。
他直视着前方，好像把先前的自己都打飞了一样的感觉，笑着继续说道。
「什么理由啊，什么正当性啊。那种东西连一小片都不需要嘛！！没有像模像样的道理，就不能冲上前去吗！？茵蒂克丝正在痛苦着，连和平常一样露出笑容都做不到了。我就只是为这而战！！已经够了吧！理由什么的根本就不去想了！！更多合理的理由之类的东西，我才不要去磨磨蹭蹭磨磨蹭蹭地去找呢！！」
声音里带着正体不明的芯。
是的。
就像在伦敦发生政变的时候，面对获得了卡提那一世的新女王毫不迷茫地冲了上去的时候一样。
「全部都交右方之火，就能平安无事地解决吗！？这和对茵蒂克丝的内疚不内疚，哪里有关系啊！！不管你这个混蛋说什么，我想去救茵蒂克丝的想法是能够改变得了的东西吗！？不管你说得多么伟大，你那些东西绝对成为不了阻止我

的理由！！」
回来了。
赋予那个少年力量的原动力，回到了原本的位置上。
「才不是守护正义！！才不是因为规则书上写着所以才不得不去救她！！我啊，我只是想去救她而已！！那么就没有必要阻挡我了吧！！正确不正确的理论都给我一边去，寻找什么正确性的证据也都给我一边去吧！！」
大声吼出来的上条，略微沉默了一下。
接着，他小声继续说道。
「……确实我是最差劲的人，一直骗着茵蒂克丝的无药可救的家伙。或许，我的人生已经没有资格说出挺起胸膛守护她之类的话了。」
上条当麻。
再次在右拳里注入了力量的少年，直视着前方说道。
「但是，正因为如此……能让我低下头的人，绝对不是右方之火。」

伦敦。

圣乔治大圣堂对这次战争来说，是重要的「看不见的据点」。大量的人员，也就是魔法师们，直接的都在对抗法国方面的进攻力量，间接的则为了终结这场大战本身而活动着。然而，在这之中，只有一个人完全处于整体的流向之外。

史提尔·马格努斯。

虽然作为「必要之恶教会」的战斗要员，他却并没有走向战场。从根本上对于战争的走向就没有兴趣。史提尔最后作为护卫留在了这个大圣堂。在宽广的房间里，一个少女一直在沉睡在床上。

茵蒂克丝。

把十万三千册的魔导书记忆在脑中保管起来的修女。

从很久以前，在拥有奇妙的右手的少年出现以前，就已经在保管了。

正因为如此。

「开什么玩笑。」

瞪着对方，嘴里叼着香烟的魔法师狠狠地说道。

在几米的前面，站着一个长长的金发女性。头发实在太长了，已经达到了身高的2.5倍的金发女性。

萝拉·斯图亚特。

身为英国清教的最大主教，同时也是「必要之恶教会」的首领的女性。本来她是拥有连史提尔的对等谈话都能够禁止掉的权限。

但是史提尔的表情非常可怕。

简直像是面对敌人一样的视线。

相对的萝拉，则一点都没有要训斥他无礼的样子，只是嗤嗤地笑了起来。

「啊啦，对于非常非常痛苦的可爱部下，我只不过是来探望一下而已，连水果都准备好了喔。」

「……那孩子的远程控制灵装有两个。「王室派」的那一个被右方之火抢去了，但是「清教派」的那一个还健在。你应该知道是谁拿着它的吧。」

史提尔沉静地说道。

「为了不让十万三千册的知识被右方之火滥用，想让「清教派」的灵装硬插进去是吧。现在的话，先启动的右方之火方面的连系更强。所以就专门跑来折腾这孩子的身体的，想变更优先顺序对吧。」

「精明啊真精明，你注意到了啊，那么可以让我试一下吗？」

「我都说了你开什么玩笑！！现在就已经因为高度负荷痛苦不堪了还要继续增加她的负担，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嗯哼，就算你的妄想是正确的。」

萝拉用完全是对小笨蛋一样的语气，对史提尔问道。

「我可是这个组织的的首领啊。随手指派的人员要多少都有，就凭你一个人又能对付得了多少？」

「那样的话」

史提尔把嘴里叼着的香烟，朝庄严的大圣堂的床上吐去。

转眼之间，他的手上已经拿起了大量的符文卡片。

「最差也要在这里把指挥的人干掉。」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还真是了不起啊。」

萝拉·斯图亚特缩起了肩膀，从手里水果的篮子里面，把手掌大小的灵装取了出来。

史提尔的表情因为愤怒而扭曲了，萝拉则毫不在意地继续说。

「不过，事态会悠闲地等着你吗？」

「什、么？」

史提尔连反问的时间都没有。

咻。

从他背后的床上，什么人缓缓地坐了起来。

Index-Librorum-Prohibitorum

禁书目录。

在这个世界上，史提尔·马格努斯最希望守护的少女。但是样子却有点怪。眼睛简直像是照相机的镜头一样没有感情，茵蒂克丝周围环视了一下，小小的嘴唇动了起来。

「……警告……。啦啦……第四章咔嚓……第八节。远程……使用者、的更加……连接、确认。咔嚓兹兹……批准、情报的展示……。工作中、情报的……收发信被、阻隔……危险性的……某种因子、开始自动排除……。」

砰！！带着异样的声音，茵蒂克丝周围跳跃着复数的光芒。

转眼之间就开始描绘出了一个纤细的魔法阵。

本来已经残破不堪的娇小少女的身体，现在又被加上了强大的负荷。

「打算怎么办啊，史提尔？」

好像要继续压迫被迫逼的史提尔一样，萝拉愉快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边在手上玩弄着史上最恶的灵装，

「已经给了你机会了，做点什么吧。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就由我来做点什么。」

「用不着你说……」

啦啦，史提尔咬紧了牙齿。

「用不着你说，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
带着机械一样眼睛的少女，听见了叫嚷声，把头转向了炎之魔法师的方向。
然后，她这样说道。
「————敌对性、确认。现在开始……使用术式的解析、以及……执行对应的特定魔法的构筑……」 【待续】

后 记

一本本追着看的读者，好久不见。
一次性购买了二十二册的读者，初次见面。
我是镰池和马。
终于到了科学与魔法的战争了！上一回是「单个国家里的战斗」，这一回变成了又增加了一个国家规模的大战。
上条当麻、一方通行、滨面仕上，从每个人不同的视点看向了一场战争。除此之外，他们也在这个世界上，拼尽全力生存了下去，另外没有公开亮相的人们，这一回也拼上性命全力去战斗了。以往都是「一个主人公为中心」构成的故事，这次多少也发生了变化，目标变成了显示「这是世界规模的战斗，所以不管拿出哪一块来看都是危险的战斗故事」。
在故事的终盘，各人争执不休的心虽然也还有一点，不过还是朝着一个方向聚集起来了。这个趋势绝对不会消失的。对于大战不做多余的「辩解」，而是努力使自己前进的道路不被扭曲。很可能对于多数的主人公们来说，这才是为了胜过「战争这样实在过于庞大的流向」，最最重要的事情吧。
至于他们会不会成功，如果大家能见证他们的活跃，则是感激不尽。
在此对插画的灰村先生，责任编辑的三木先生和藤原先生，表示感谢。接着又要更加地更加地说些莫名其妙的麻烦故事了。（罐子：没想您很有自觉嘛）科学也好魔法也好，正义也好邪恶也好，为了把各种色彩混合在一起，「怎样风格的插画才能把全体的方向性整合在一起啊」是非常麻烦的事，我这样推测到。每次都答应了我极其无理的要求，这一回真的是非常感谢了。
然后也对各位读者表示感谢。说实话，在一开始只有一卷的时候完全没想到会写成这样的故事啊。一直支持我在随心所欲的环境里放手去做，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

那么现在也差不多该合上书页了。
希望还有下一次翻开书页的时候。
请允许我至此落笔。

到底主人公有几个呢

镰池和马